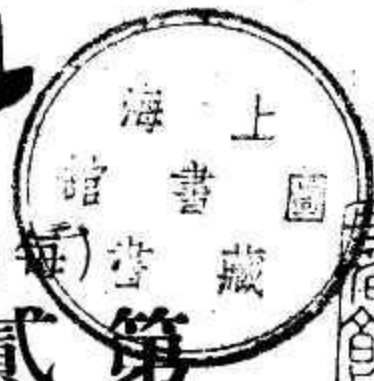


乙巳正月

新小說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每號定價三角半）
第貳年第一號
（原第拾參號）



探偵小說

俠 戀 記

全一冊 定價二角半

有英雄與美人之兩大原質此書亦何能外此但其中情節之離奇結構之整密又另有一種特色甲國一美人入乙國之祕密結社欲與乙國政府為難丙國一警吏代乙國從事偵探而卒脫甲國美人於難此內容之大概也至其譯筆則以祖國最優美之文學演之其價值視茶花女諸作毫無遜色謂余不信請讀一過

發行所

上海時報館

此書偵探
小說之一
種也凡佳
小說總含



新小說第貳年第一號目錄

光緒三十一年元月

●圖畫

清太后那拉氏

●歷史小說

痛史

第十三回胡子忠再開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第十四回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我佛山人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三回擬禁烟痛陳快論 觀脏物暗尾佳人
第十四回宦海茫茫窮官自縊 烽烟渺渺兵艦先沈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三回接京函陳大人賣關節 除孝服凌貴與考鄉試
第四回盼鄉榜焦心似沸 講風水信口開河
第五回論柴米家庭現醜態 恣鼓簧中表動爭端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續第十) (二號)

紅溪生述

第十九回駭壯觀水中巫峽 驚座客艦外鮫人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十三回破陰謀奸徒中毒 尋死路鳳美投河
第十四回十家巷佳人櫻小恙 時敏街偵探叩芳踪

●法律小說

宜春苑

無敵美齋譯

●偵探小說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一回孝娃娃委曲承歡史太太殷勤訪友
第十二回顧蘭如呈身探瑞福陳家肅立志報師仇

●割記小說

嘯天廬拾異

嘯天廬主草稿

俠胥義盜
傳
奇
祈黃樓主人

警黃鐘傳奇

第五回 附

小說叢話

錄
一六五

飲冰室主人新著

中國之武士道

高等小學及中學教科用

現已出書 定價每本大洋 三角半

今日欲起中國之衰不可不取 **軍國民主主義** 稍有識者皆能言之矣然欲養成全國風氣其基礎必在 **學校教**

育 而此種精神 **非徒理論所能感發也** 如故莫 **歷史** 之

人物 為之模範以鼓舞之而他社會之偉人又不如 **本社會之偉人其感化力**

尤大 此又史學之通義也 **飲冰** 以主人 **編纂國史** 成之暇先編 **以傳記體** 敘述

先八十餘人 而加以贊評 **發揮其精神** 自敘一 **古代** 民

武士信仰之條件二十事 復有 **蔣氏** 智由一 **大勇** 之

楊氏 一叙 **生死** 之理皆有關係之文字也此編以作學校教科不徒適於 **精神教育** 而已其優美高尚之文學

可補現在各校國文一科之缺點 也即學校以外之人亦宜各手一編常置座右

以資策勵

總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發賣所 內地各書坊 **橫濱新民社**

清太 后那拉氏



說史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鬧安撫衙 山神廟結議狄定伯

且說安撫衙門的人。亂做一團。一個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聞得縣令來驗屍。大家又忙着打聽。誰知這縣令也驗不出甚麼道理來。忽然大堂上一個小廝。大叫道。在這裡呢。在這裡呢。衆人不知何事。一閃又到大堂上去。只見那小廝。抬着頭。在那裡指手畫腳。衆人仰面一看。嚇了個魂不附體。一齊亂嚷起來。一時縣令及幾位師爺。都來看。縣令道。這個刺客的本領。也就非凡。那麼高的正樑。他竟能把刀插上去。內中一個師爺。戴起了近視眼鏡。把那紙帖上的八個大字。一個一個的細辨出來。後頭那一行小字。還是看不見。叫眼睛好的人。念給他聽。他聽了。吐舌道。這個胆子還了得。正說着。人報中軍到了。原來這中軍。昨夜也擁了民間美女。飲酒作樂。不覺過醉。直睡至紅日三竿。左右聞得這事。急急走到帳內。把他千呼萬喚。方得起來。還是宿醉未醒。聽得這件事。老大

吃了一驚。忙忙過來。正遇着師爺們。同着縣令。議論這刺客留刀的事。中軍抬頭一看。也覺吃了一驚。想了一想道。這廝合當命盡。他既然說今夜來取刀。待我今夜點齊了本部人馬。在這裡守着。不怕他會飛上天去。又對縣令道。說不得貴縣也要辛苦了。費心也點齊了通班捕快。今夜在這左右。幫着巡邏。僥倖拿着了刺客。大人回來。彼此也有個交代。內中一個師爺道。不如此刻先派了兵。挨家搜查。各處要路隘口。多派人把守盤詰。中軍聽說。連連稱是。馬上就發出號令。各處大索。又叫縣令派了元差。跟着衆哨官。百長。什長。分頭搜查去了。宗胡兩人。正在竊竊私議。胡仇心下明白。只因此時衆寓客歷亂異常。房外不住的有人走動。不敢輕易說出。恐怕洩漏機關。只有宗仁急的搓手頓足。又不敢露出形色來。恐怕犯了人家疑忌。其實同寓客人。那一個不是忙着趕路的。今聽得已住之客不准放行的號令。那一個不急的搓手頓足。唉聲歎氣。不過宗仁是有事在心的人。格外提心吊胆罷了。正在惶惑之間。那搜查的人到了。

一聲叱喝。把一座客寓。重重圍住。當先一個哨官。跟着一名縣差。帶了幾十名兵丁。一闕而進。先是每一個客房。派一名兵丁守住。那哨官親身一處一處搜過來。跟隨的人。帶着就搶掠金銀。一間間翻箱倒匣。摧牆倒壁。的搜過。可憐有一個被他行李內搜出一把裁紙刀。一個搜出一把扞脚刀。也被他當作兇器。登時鎖了。押到縣裡去比問。真個是馬槽則所。沒有一處不搜到。後來搜到大仙的那一間。宗仁更是提心吊胆的。兩手捏着一把汗。只見那店主人跪倒稟道。這屋裡向有大仙居住。求老爺免搜。那嚨哨官喝道。胡說。莫不是你這裡藏着奸細麼。那店主不敢再辯。連跌帶扒。退了下去。那哨官舉足一踢。碎。把門踢開了。先自進去。後頭跟了六七個人。在屋裡四面一看。並沒有東西。連個桌椅也沒有的。那哨官反動起疑來。細細的四下裡找尋。忽見一處地下的泥鬆了。凸了起來。就叫手下發掘。掘下了三四尺深。忽覺得一股腥氣。直刺鼻孔。一個兵丁。舉動鐵鍬。再掘了一下。不好了。掘出禍來了。只見地洞中。伸出了

一個碗大的蛇頭。吐出三四寸長的舌頭。往上一噴。那兵了早着了毒氣。暈倒過去了。嚇的衆人。一聲大喊。跑了出來。大叫捉蛇捉蛇。那蛇不捨。蜿蜒蜿蜿。往外追來。這裡面搜查的人。一個個都是赤手空拳的。奈何不得。內中有個機警的。連忙出去招呼了有兵器的進來。一陣大刀長矛。亂刺亂砍。那蛇騰躍起來。拿尾巴打傷了幾個人。方纔被衆人殺死。細看他時。真有碗口粗細。一丈來長。想來這間屋子。一向是他在那裡作怪。住的人住得不安。無知的愚人。就說是有大仙了。閑話少提。且說當下那哨官。叫把暈了過去的兵丁。拖出來一看。已是無救的了。又傷了幾個人。也就無心搜查。有那未經搜查的。也不過胡亂翻了一遍。就算了。宗仁眼看着他們去了。方纔放下心來。然而不見搜出自己包裹。却又納悶。胡仇道。大哥不必心焦。那東西我早就安放了一個妥當去處。包你不誤事就是了。宗仁不知此中緣故。仍是悶悶不樂。且說那中軍當日抖擻精神。要捉拿刺客。不到日落。就傳令衆軍士。飽餐一頓。到得黃昏時份。便

點齊人馬。把一座安撫使衙門。圍了個水洩不通。衆軍士一律的弓上弦。刀出鞘。又叫了兩小隊。分佈在大堂、花園、等處。只等刺客到了。一齊動手。中軍又出下號令。如有能捉住刺客者。回明安撫大人。破格行賞。倘刺客當面。仍被逃脫者。即照軍法從軍。你想衆軍士那一個不圖賞怕罰呢。一個個都振起精神。磨拳擦掌。等待捉人。那中軍官。身披掩心甲。佩了腰刀。不住的內外巡邏。那幾位師爺。已是嚇的手足無措。他們本是分着房間居住。到了此夜。天尙未黑。便商量要住到一屋子裡來。立叫小廝。支起鋪來。關上房門。下了門拴。又抬了一張桌子。把房門堵住。恐怕不够。又七橫八豎的。加上幾把椅子。又支上一床薄被。把窓戶擋住。收拾停當。有兩個格外胆小的。早就鑽到床上。抖開被窩。連頭、脖子。有兩個自命胆大的。還要商量。今夜如何睡法。一個說。要點燈睡的好。就是刺客來了。也可以看得見。一個說。燈是點不得的。點了燈。要被他們看見。反爲不美。一人一個主意。正在爭執不已。猛回頭。看見先睡的兩個。在床上抖的連帳

子也動了。不覺打了個寒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頭鑽到床上。也陪着他發抖去了。不提這裡慌張。且說那中軍官巡出巡進。不住的喝着口號。叫留心呀。留心。後來巡的乏了。就坐在大堂上憇息。抬頭看着那把雪亮的刀。暗想看他如何取法。忽又回想到。我坐在這裡。是嚇的他不敢來了。不如藏在暗處。張弓搭箭。等他來時。給他一箭。豈不是好。想定了主意。便走出廊外。揀個黑暗去處伏住。也不去內外巡邏了。只眼睜睜的望着那刀。守到三更以後。大眾都有點困倦了。忽報說後面馬房失火。中軍此時隱身不住。忙忙出來。分撥兵丁去救火。方纔分撥定了。又報中軍府失火。中軍官道不好。他這是個調虎離山之計。我不能去。只分派得力人。回去撲滅就是了。這個時候。他一定要來了。衆軍士們。小心呀。一聲未畢。只聽得撲通一聲。又是撲通一聲。屋頂上掉下兩個人來。衆兵一齊大喊道。刺客來了。刺客來了。舉起火把。圍上前來照着。中軍也忙着來看時。却不是甚麼刺客。原是本標的兩名哨官。一個已是跌得頭破額裂。腦

漿迸出。眼見得是硬了。一個未受重傷。還能說話。中軍喝問道。你們做甚麼來。那哨官道。我們二人。商量着刺客一定從房頂上來的。徒在底下守着無益。我兩人曾學過飛走的工夫。因此同他兩個。同登屋頂。分做東西兩處屋角守着。方纔看見大堂屋脊上。好像有個黑影子。我連忙趕過去。看見那一個也趕到那裡去了。我兩人合在一處。却看不見人。不知怎麼。覺得脚下絆了一絆。就跌了下來了。中軍聽說道。不好。這時候管保到了。抬頭看時。咯噠一聲响處。中軍只喊得一聲曖。那呀字還沒有喊出來。身子便倒了。衆兵士這一驚。非同小可。上前一看。便一齊發出怪聲喊道。不好了。中軍爺着了鏢了。這一聲喊。大堂上下。一切守看的兵士。都圍了過來。兩個百長。忙叫先抬到堂上去。這是刺客放的鏢呀。衆兵士七手八腳。忙忙抬了進去。大眾還抬頭一看。道。還好。刀還未拿去。你看明亮亮的。還插在上面呢。這一鬧。可鬧的不得了了。安撫衙內攪他一個人馬沸騰。又忙着防刺客。又忙着救中軍。誰知他這一支鏢。不偏不倚。恰恰

中在太陽穴上。那裡還救得過來。一面將鏢拔下。他早大叫一聲。氣就絕了。此時上下無主。只得飛跑到裡面。報與衆位師爺。誰知一處處的房門。都是敞着的。末後找到一個房間。門雖關着。却是任憑你把門打得如同擂鼓一般。裡面只是寂無聲息。這報信的嚇得沒了主意。跑到外面去。大叫道。不好了。衆師爺都被刺客殺了。大衆聽了。慌做一團。內中就有個哨官出來做主。一面報縣。一面用流星馬。到河南路飛報。不一會縣令來了。慌慌張張。驗了中軍。派定人守護了屍首。又到後邊去要驗衆師爺。叫人撬開房門。推開桌子椅子。看時。只見六七頂帳子。在那裡亂搖亂動。一個便叫道。不好了。刺客在房裡呢。翻身就跑。縣令恰纔要進去。倒被他嚇的倒退兩步。後來有兩個稍爲胆大的。約了一同進去。剔起了燈亮。揭開帳子一看。只見一團被窩。在床上抖着呢。拉開被窩看時。內中一位師爺。唇青面白。嘴裏三十二個牙齒。在那裡打着關。說道。大大大大。大王饒命。這兵丁伸手拉他一把道。師爺莫怕。刺客去了。呀。師爺的手。怎樣

濕漉漉的。扶起他看時。渾身上下。猶如水裡撈起的一般。可憐這是他出的冷汗呢。不曾叫他汗脫了。還算好。那位師爺定了定神。看見攙他的人。是個韃兵打扮。方纔放了心。一面縣令也進來了。一個個的都叫了起來。縣令看見一衆師爺無事。方纔略略放心。仍舊出到大堂。分付把中軍屍首停好。代他解去了。掩心甲。忽見他的腰刀。只賸了一個空鞘。刀却不見了。此時衆人防刺客的心都沒了。亂烘烘的不知亂些甚麼。此時聽說中軍爺的刀不見了。一個便道。不好。中軍爺的刀。是寶刀呀。不見了。還了得麼。回來。中軍爺問起來。怎麼回話呢。一個道。吓。人也死了。還會問你要刀麼。這一個方纔笑了。縣令在大堂上。踱來踱去。搓手頓足。急不出個主意來。猛抬頭看見樑上插的那把刀。忽然想起道。早上來時。那刀子沒有那麼大。好像換了一把是的。莫非他們捉弄我麼。想罷。便對那哨官說道。怎麼樑上那把刀子。好像不是早起那把了呢。一句話提醒了衆人。留心細看。就有中軍貼身的親兵。認得是中軍的刀。便道。這是我們

爺的刀呀。怎麼飛到上頭去了。衆人留心再看時。那紙柬兒也換過一張了。只是燈光底下。看不大出是寫的甚麼字。縣令便同哨官商量道。這光景只怕又是那刺客所爲。莫若把他拿下來罷。哨官道。我們天尙未黑。就守在此處。寸步未曾離過。他那裡就換得這樣神速呢。沒奈何先把他拿下來罷。萬一他揮不穩。掉了下來。又鬧出事。於是分付兵丁。拿梯來取。可奈沒有這個長梯。恰好兩處救火的回來了。就拿那救火梯子進來。誰知仍舊搭不到正樑。又取過一張桌子。墊了梯脚。方纔搭住。扒上去取下來看時。正是中軍的寶刀。此時縣令心中還疑心衆人拿他捉弄。再看那紙柬時。却是並未換去。不過上面又加了一張。寫的是「原物取還我去也」七個字。不覺心中納悶。只好等安撫使回來。聽候參處。這裡足足忙了一夜。天色大明。縣令方纔別去。這一天鎮上各處格外搜查得利害。可奈絕無踪影。宗仁只是納悶。惟有胡仇心下明白。他却絕不作聲。一連過了三天。看着有人動身去了。知道已經弛禁。宗胡二人也收拾馬匹。

料理動身。宗仁道。我們的東西在那裡呢。可要取了回來。胡仇道。大哥只管放心前去。包在弟身上。取了回來。宗仁無奈。怏怏而行。一行出了河北鎮。望北進發。這一天胡仇有意耽延。從早到晚。走不到五十里路。便要歇宿。恰好這個所在。沒有村店。只在路旁一個古廟內歇下。喜得這座古廟。沒有閒人。只有一個老和尚在那裡苦修。用了一名香火道人。也是個老頭兒。當下二人叩門入內。說明投宿來意。和尚連忙招呼到方丈裡坐地。一面擺出齋飯。就讓二人在雲堂歇宿。胡仇飽餐一頓。便嚷困乏。要去歇了。拉着宗仁到雲房裡來。悄悄說道。大哥。你看天色已晚。我正好去取東西。你且在此等我。倘是等久了。可不要着急。我這來去。差不多有一百里路呢。你放心安睡罷。我不到天亮就來了。一面說着。一面急急的換上夜行衣。宗仁問道。到底往那裡取去。胡仇道。自然還到鎮上去取。宗仁還要說話時。胡仇已經走出天井。輕輕一躍。到房頂上去了。宗仁暗暗想道。一向只知道他是技擊之流。原來有這個本事。不定鎮上鬧的

事就是他做出來的呢。一時心中又驚又喜，又是納悶。驚的是胡仇有這等本領，居然像俠客一流。喜的是有了這等侶伴，沿路可以放心。納悶的是他既幹下這個事來，何以三天以來，並沒有一言吐露，把我瞞得鑊桶相似。呆呆的坐在那裡悶想。一時人聲俱寂，四壁蟲鳴，那一寸心中，猶如轆轤般亂轉。看看坐至三鼓，只得安排就寢。睡到床上，那裡睡得着，只是翻來覆去，好容易捺定心思，方纔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已是天色微明，仍未見胡仇回來，不覺又是耽心，開出門去解手。走到廊下，只見漆黑的一團東西，宗仁心疑，走過來蹴了一腳。忽的那團東西豎了起來，原來是一個人。宗仁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胡仇，不覺大喜道：胡兄回來了。何不到房裡去。胡仇道：弟回來得不多一會，因推了推門，是關着的，不便驚動大哥，就在這裡打一回盹，却也剛纔睡着。於是宗仁解過手，一同進內。胡仇提着一個包裹，進房放下道：東西都取來了，一件不失。大哥請點一點。宗仁道：又何必點呢。只是你把這東西放在那裡，如何把我瞞起來。

呢。胡仇道。我何嘗要瞞大哥。只因那邊耳目衆多。不便說話罷了。宗仁道。那刺客的事。莫不是也是你鬧的麼。胡仇道。大哥那裡知道的。宗仁道。我只這麼猜着。也不知是與不是。胡仇就把當夜如何到安撫使署。如何殺了兩個韃子。如何放了十九個女子。如何留下扑刀。如何遇見狄琪。如何把包裹寄放在鴉巢內。一一都告訴了。又道。昨夜還要有趣呢。大哥睡了。我到三鼓時候。前去取刀。見他們防備得十分嚴密。我便到馬房裡及中軍衙門兩處。都放了一把火。要想調開他們。誰知他們人多了。調不盡許多。後來又看見東西屋角上。都伏着有人。憑着我的本事。本可以躲避得過。然而究竟碍事。我就在屋脊上面。故意露了一露影子。那兩個人便一齊趕過來。他們在南面來。我却伏在屋脊之北。等他走近。我只伸手在他兩個脚上。一人拉了一把。他們便倒栽葱的跌下去了。我走過來一看。連那中軍官也圍着觀看呢。我就輕輕跳了下去。走到那中軍背後。把他的腰刀。輕輕拔了下來。仍然縱到屋上。好笑那騷韃子。猶如睡着

一般。一點也不知道。我等他回過臉來。覷準了。賞他一鏢。衆人亂了。圍着去救。我這纔翻轉身子。抱定庭柱。翻了個神龍掉尾的式子。又換了個順風拉旗。到正樑上。拔下自己的刀來。又把他的腰刀插上。留下一個紙柬。方纔把刀送到鴉巢裡去。你道有趣不呢。宗仁聽罷。半晌不語道。這件事好便好。只是於大事無濟。以後還是不要做罷。胡仇道。我本要刺殺那安撫使。爲民除害。可巧他不在家。倘使在家時。叫我給他一刀。豈不省了許多凌虐。宗仁道。話雖如此。只是胡兄知其一。不知其二。從來奸佞之輩。逢君之惡。或者貪污之輩。虐民自利。那就可施展行刺的手段。殺了他爲民除害。須知那奸佞貪污之人。不過一兩個。多不過十來個。刺殺他也還容易。警戒他也尙容易。此刻外族內侵。遍地都是韃子。他本來已經是生性殘忍。更兼仇視漢人。幾乎成了他韃子的定例。那一種凌虐苛刻。看的同例行公事一般。那裡還知道這是不應爲而爲之事。就讓你今番得了手。殺了他。明天又派一個來。仍是如此。你那裡有許多工夫去一。

個個的刺殺他呢。何況未曾得手。格外惹起他的騷擾來。你看前兩天那種搜索的樣子。只就我們歇宿的那一家客廡。已經是鬧得雞飛狗走。鬼哭神號。那班驍兵。借着檢搜爲名。恣行劫掠。內中正不知多少行旅之人。弄得進退無路呢。胡兄具了這等本領。莫若早點到了燕京。觀過三宮。覆過旨。仍到文丞相那裡立功去。倒是正事。胡仇聽了。慚着半晌道。這麼一說。倒是我害了河北百姓了。這便怎麼樣呢。宗仁道。既往不咎。以後再辦起事來。審慎點就是了。說話之間。天已大亮。二人梳洗過後。吃了早點。謝過和尚。上馬起程。走不上三十多里路。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生得唇紅齒白。態度翩翩。書生打扮。騎着一匹白馬。後面一個小小書僮。背着書囊。緊緊跟隨在後。那書生見了胡仇。滾鞍下馬。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却說那書生見了宗仁、胡仇。連忙滾鞍上馬。宗仁、胡仇不知他是何人。見他招

呼也只得跳下馬來。彼此拱手相見。宗仁、胡仇、同聲問道：「足下何人？」素昧生平。望恕失敬。那書生道：「路上非說話之所。那邊一座小小的廟宇，可到那邊談談。」宗胡二人滿腹狐疑，只得牽了馬匹，一同前去。走不上一箭之地，就到了廟前。四人一同入內。那書生又翻身出來，在那廟的四面看了一遍，再復入內，叫小童到外面去看好了馬匹。方纔指着宗仁對胡仇道：「這一位弟是素昧生平的。怎麼胡兄也認不得我起來？」胡仇被他邀到此地，本來是滿腹懷疑，摸不着個頭腦。忽聽了此言，猛然省悟道：「原來是狄兄失敬失敬。」便對宗仁道：「這位便是前幾夜弟遇見的狄武襄公玄孫定伯兄了。」宗仁大喜，也通了姓名。三人就席地而坐。胡仇道：「狄兄前夜不說是到河南路去麼？怎麼反從北面來呢？」狄琪道：「此是四天以前的話了。有了這四天，到河南路去，可以打兩個來回了。那一天分別時，已將天亮了。別後無事，我不等大亮就動身，趕到河南路，恰好斷黑時候。可巧這一天，是那一路的甚麼安撫使生日，聚了多少韃官，在那裡吃酒。我

也效顰胡兄。在大堂正樑上。給他留下一刀一柬。並未傷人。就連夜回到河北路來。知道胡兄鏢打了中軍官。不勝欣佩。那天匆匆一見。並未請教胡兄要到何處去。所以前日特地趕到前站。希冀可以相見。不料昨日等了一天。未曾遇見。方纔想起。胡兄一定是先行出了河北。然後折回去取軍器的。所以在半站上歇了。以圖近便。所以今日一早又迎將上來。不期在此相遇。胡仇道。那裡不是三天不准人行麼。狄兄怎樣走的。狄琪道。弟與小徒。並未落店。只在各處閒逛。胡仇道。弟與宗兄。同奉了旨。到燕京去。代覲三宮。所以行李內。還有表章銀兩等件。不盡是軍器。狄琪道。這個差使。怕不易辦。弟聞得三宮在燕京。如同囚禁一般。住的房子。四面盡是高牆。外頭都有韃兵把守。絕不放一個漢人進去。胡兄到了那裡。千萬要小心在意。胡仇道。怎麼韃子們專門用高牆困人。河北路困那女子的。也是高牆。狄琪忽然想着一事道。胡兄。你幹事勇往則有餘。細心還不足。河北路高牆裡的幾個老婆子。你把他綁了不放他。又仍然把那門

鎖了。豈不白白的餓死他們。弟從河南路回來。想起此事。連夜進去。放了一個。好讓他叫喊起來。論來他們不過迫於勢力。代他看守那女子。罪還不至於死呀。胡仇道。兄辦事真是細心。弟萬萬不及。當真說的。不如求狄兄收弟做個門徒罷。狄琪道。師弟是斷不敢當。然而弟奔走江湖五六年。並不曾遇見一個同調。今得見胡兄。也是三生有幸。我們不如學那小說上的行徑。結爲異姓兄弟罷。胡仇大喜道。如此只怕我還要叨長呢。當下兩人就交拜了八拜。叙了年齒。胡仇二十八歲。居長。狄琪二十四歲。爲弟。胡仇對宗仁說道。宗大哥。不要看的眼熟。不如也一同拜了罷。宗仁道。不忙。不忙。我們聯盟會裡。將來免不得一大班都是異姓兄弟。那纔熱鬧呢。請問狄兄。此刻要到何處去。狄琪道。弟行無定踪。胡仇接着道。我曾勸狄賢弟到仙霞嶺去。宗仁道。不如到江西文丞相那裡立功的好。狄琪嘆道。依弟看來。文丞相也不過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罷了。此刻天下大勢。那裡還好提得起。說罷。不覺長嘆。宗仁聽了他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的話。猛然想起謝枋得教育後進之言。因道。狄兄既不到江西。仙霞嶺是不可不去的。疊山先生也到那裡去過。發了一番議論。勸各人各盡所長。教育後進。以爲將來地步。此刻岳蓋臣已把他那家傳的易筋經。教將起來。據說學了這易筋經。上陣見仗。氣力用不盡的。狄琪道。兄說的岳蓋臣。莫非是岳忠武之後麼。宗仁道。正是。狄琪大喜道。如此弟一定到仙霞嶺去。只因弟從前學的易筋經。未經師傅。終不得法。所以勞動久了。終不免有點困乏。如今好投師去了。胡仇道。賢弟真是了不得。有了這個本事。還是這般虛心。只是宗兄勸你去做教習。你却去做學生。未免反其道而行了。狄琪道。弟何足爲師。然而遇見要學的。也未嘗不肯教。就是弟帶着的那個書僮。也並不是書僮。就是弟的小徒。說罷便叫了他進來。與二人相見。又代他通了姓名。原來姓史名華。年方十六歲。相見既畢。仍到外面看守馬匹。狄琪對胡仇道。兄此番到燕京。弟有一物可以借與兄用。胡仇便問何物。狄琪道。此乃弟世代相傳之物。就是先武襄公所用。

的銅面具。先武襄公。每到陣上。必戴着銅面具。是人所共知的。後來人家又故神其說。說是這銅面具。有甚法術。其實是個謠言。就是弟也不知是何緣故。一定要帶着這東西上陣。想來當日西征。與及征儂智高時。那些敵兵。都是無知之輩。所以帶上這黃鄧鄧的東西。去嚇敵人。也未可定。然而細細想去。却又不必如此。或者以備避箭之用。也未可知。這都不必管他。自從到了弟手。弟却另外有用他的去處。我們夜行。身上有了夜行衣。以避人眼。只有一張白臉。最難隱藏。所以弟把那面具。用黑漆漆上一層。夜行時戴上。更是方便。胡仇道。躡來躡去的。帶了這東西。不怕累贅麼。狄琪道。一點也不累贅。說罷到外面去。在書囊裏取了出來。交與胡仇。胡仇接過來一看。那裡是個面具。就同織布的梭一般。不覺對着他發怔。狄琪道。所以不嫌累贅。就在此處。當日不知怎麼巧匠做的。他有個軟硬勁。把他拉開來。就是一個面具。一鬆手。他又捲起來了。說罷拉開來。給胡仇看。果然是墨墨的一個面具。一撒手。又捲了起來。仍舊同梭子一

樣。胡仇看了。大以爲奇。問道。但是怎麼戴法。狄琪道。這面具上頭。同帽子一般。下面也照着下頰樣式做的。拉開來。上面先戴在頭上。下面往下頰上一扣。再也掉不下來。說罷自家戴與胡仇看。果然四面帖服。不像平常的面具。不覺大喜。狄琪道。兄到了燕京。恐怕韃子們。不許你們好好覲見。少不免要夜行。故此物相借。胡仇謝了又謝。宗仁道。我們彼此上路罷。不要太耽閣了。錯了站頭。胡仇道。宗兄怎麼近來胆怯了。宗仁道。並不是胆怯。只因身上背着這重大事件。在這荆天棘地。上行走。不能不小心些。狄琪道。正是。天也不早了。我們走罷。說罷出了廟門。各各上馬。拱手而別。狄琪一心要學易筋經。就帶着史華。逕奔仙霞嶺來。一路上無非是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過了衢州。到了仙霞嶺。只見山下亂石縱橫。無路可上。只得循着山邊而行。行了許久。只尋不出上山路。正在躊躇之間。忽然一聲鑼響。那邊石巖之中。跳出了二三十人。當中一員頭目。手執齊眉棍。嘴裡噤哩咕嚕。說了幾句話。就同韃子說話一般。全然聽他不

懂。狄琪笑道。你這漢子。嘴裡說些甚麼。那頭目便立在一旁道。沒事。沒事。就請過去。狄琪道。我不是要過去。我是要到仙霞嶺的。那頭目道。你到仙霞嶺做甚麼。這裡就是仙霞嶺。你說了。我同你通報。狄琪道。我姓狄名琪。要拜訪岳將軍的。那頭目便放下齊眉棍。叉手道。請狄將軍少待。便當通報。那手下的小卒。聽見了。就有兩個飛奔上山去了。這裡狄琪問那頭目道。你剛纔嚙哩咕嚕的。說些甚麼。那頭目道。這裡的山主金將軍的號令。凡是韃子經過。一律要捉上山去。不許放走一名。若是漢人。就放過去。因為近來有許多韃子也扮了漢裝。亦有許多漢人也扮了韃子。恐怕鬧不清楚。前兩天岳將軍出下號令。叫我們守山口的。都學了兩句蒙古話。有人經過時。先拿這話問他。他答得出的。便是韃子。答不出的。便是漢人。以此為分別的。狄琪聽了。這纔明白。忽見兩個小卒。當先走下來。說道。岳將軍迎下來了。狄琪放了轡頭。迎將上去。果見當頭來了一員好漢。生得面白唇紅。一表堂堂。騎着高頭駿馬。按轡而來。便上前欠身問道。來

者莫非岳將軍否。岳忠連忙下馬答應。狄琪也翻身下馬。執手相見。彼此又通過姓名。史華也上前見過。方纔上馬。同到山上來。金奎早迎到廊下。狄琪也上前廝見。分賓坐定。史華侍立一旁。狄琪道。今番在路上。遇見宗伯成胡子忠二位。說起金將軍義不降元。與岳將軍雄踞仙霞。爲將來恢復地步。不勝欽佩。又聞得岳將軍。肯以易筋經教育後輩。不揣冒昧。願拜在門下。說罷。納頭便拜。嚇得岳忠還禮不迭。說道。不敢。不敢。弟一技之長。何足掛齒。狄兄願學。早晚儘可談談。至於師弟之稱。斷不敢當。拜罷。重新入坐。岳忠問起如何遇見宗胡二人。狄琪便將胡忠如何在河北路行刺相遇。自己如何到河南路去。又如何趕在前站。迎將回來。一一告知。只瞞起盜鏢之事。一字不提。正在滔滔而談。忽聽得金奎在旁邊呵呵大笑起來。岳忠道。金兄又笑甚麼。金奎道。我只喜這仙霞嶺的英雄。日多一日。想的不覺心癢起來。忍不住要笑。狄琪問道。尙有那位在此。還請相見。岳忠道。是疊山先生兩位公子。前天到了。狄琪道。何不請來一會。岳

忠道。他兩位各有所長。大公子熙之。長於農事。前天到田上勘視了一回。說水利還未盡善。此刻監工改造溝洫去了。二公子定之。考究畜牧。此刻往山後勘地。要建造畜牧場。少刻都要來的。狄琪聽了。暗想道。虧得有此二人。不然。徒然在此耍刀弄棒。稱雄稱霸。到了糧食盡絕。也是徒然。若要出去劫掠。只落了個強盜的名目罷了。忽聽得金奎又道。狄將軍。可知道我們這山上。被謝疊山老先生。定下了一個規矩。狄琪道。請問是甚規矩。金奎道。凡在山上的人。不能空住着的。狄琪笑道。可是要獻納伙食錢。金奎道。豈有此理。狄琪道。不然。便是聽受驅策。金奎道。唉。算我不會說話。狄將軍不要同我取笑。狄琪道。請教到底是甚規矩。金奎道。各人要將自己本領。教與衆人。今狄將軍有了這通天本事。明天也可以選幾個人教起來。狄琪道。這不是小弟推託。這可不能胡亂教人的。不比平常武藝。縱使教成一個萬人敵。他總是要在明處使出來。弟這個全是暗中做事的手段。教了正人。本不要緊。萬一教的是個不正之人。他學了去。

那就姦淫邪盜無所不爲的了。縱使要教。也得要慢慢查察起來。果然是個光明正大的行徑。方纔可以教得。岳忠道。這也是正論。但是近來金兄。每天聚集了所教的學徒。講說忠義。又講那韃子凌虐漢人的可恨。漢人被虐的可憐。那聽講之人。有許多聽了怒形於色的。也有痛哭流涕的。這種人總可以教了。狄琪道。只怕是金將軍的高徒。都不能教得。金奎怒道。這是甚麼話。難道我教的都是姦人麼。狄琪道。不是這等說。金將軍身驅雄壯。武藝高強。所選來教的。自然也是些彪形大漢。我這個末技。却是要身裁瘦小。舉止靈動。眼明手快的。方纔學得上來。金奎道。罷了。罷了。我本來還想學呢。此刻沒得望了。正說話間。謝氏兄弟到了。大家又厮見一番。金奎見有了謝家兄弟。又平添了狄琪、史華、樂不可支。便叫置酒慶賀。痛飲至晚方散。這且按下不提。且說宗胡二人。別了狄琪。一路上曉行夜宿。到了燕京。投了客寓。便先要打聽三宮的住處。及元人將三宮如何看待。原來伯顏到臨安時。虜了太皇太后。全太后。及德祐皇帝去。只

因太皇太后抱病在床。在路上把他停下來。叫押全太后及德祐皇帝先去。想要等他病好了。纔送到燕京。一日太監巫忠。不知從那裡跑來見伯顏。說是現在二王出奔在外。留下太皇太后在此。萬一他出一道手詔。二王之中。隨便叫一王即了皇帝位。倒又費了手脚。不如及早押到北京去處置。伯顏便問巫忠是何人。巫忠便自陳履歷。並言曾托賈似道介紹。伯顏聽得是賈似道一黨人。不覺大怒。叫拿去砍了。後來想起這話不錯。便不管死活。叫帶病而去。所以全太后、德祐帝先到。太皇太后後到。元人便把他們安置在兩起。全太后、德祐帝在一起。太皇太后另在一起。有一天、元主忽必烈、在宮中宴飲。忽然想起全太後來。便對左右說道。朕要叫那蠻婆子來行一回酒取樂。如何。左右道。這蠻婆子。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怕沒有甚麼趣味。元主道。管他呢。叫他來看看。於是就有兩名太監去了。去了多時。回來說道。那蠻婆子。戀着那小蠻子。一定不肯行。奴才們未奉旨意。不敢施爲。請旨定奪。元主道。不是還有一個老

蠻婆子麼。左右道。老蠻婆子。是別在一起的。元主道。就叫那老蠻婆子。去看顧那小蠻子。替了那蠻婆子來。這是朕格外施恩。叫他這食毛踐土的蠻婆子。要知道朕的深仁厚澤。趕緊就來。再囑強時。就給他一頓皮鞭。叫他知道朕的國法。兩個太監奉了聖旨。就到太皇太后那裡。簇擁着他。連扒帶跌的。到全太后這邊來。把元主的聖旨。口傳了一遍。太皇太后哭道。媳婦呀。你就去走一遍罷。我們是國破家亡的人。受辱已受盡了。也不是頭一次了。你好好的去了。再來。我們還有多少話。要同你說呢。快去罷。免得受他們的皮鞭。小官家有我照應呢。說還未了。就有一個太監。上前兜臉一掌。道。這是甚麼地方。還有得你官家長官家短的。只打得太皇太后。頭暈眼花。險這兒栽個跟斗。打了不由分說。攤了全太后。要走。德祐皇帝哭起來。叫道。母后呀。這太監回身。又是一掌。打得德祐帝哭倒在地。那一個太監。道。由他去罷。打他做甚麼呢。這一個太監。使道。這是甚麼地方。由得他們在這裡。官家母后的亂道。僭越非分到這步田地。還了得麼。

這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呀。說着簇擁全太后出去。上了車子。來到東華門。便拖了下來。擁入宮去。來到宮門時。早有上諭出來道。呀。蠻婆子換了青衣進去。兩個太監。便過來剝了原穿的衣服。代他穿上了一件青衣。走到宮裡來。見了元主。兩個太監過來。又着頸脖子。喝叫跪下。元主道。蠻婆子抬起頭來。全太后只得抬頭。元主道。唔。怎麼不搽點粉來。來。左右帶他搽粉去。全太后沒奈何去搽粉。想起自己身為國母。無端受此奇辱。不覺流下淚來。又把搽得好好好的粉。弄污了。如此好幾次。元主又不肯催促。沒奈何。咬着牙。忍着淚。搽好了。出來。元主呵呵大笑道。好呀。還是一個半老佳人呢。快篩酒來。朕從今不叫你蠻婆子。叫你美人了。你可快點謝恩。說還未了。就有一個太監來。又着跪下。叫磕了頭。還是叉着脖子。不讓起來。說道。你說呀。說謝皇上天恩。全太后沒奈何。說了方纔放起來。元主道。美人。你會唱曲子麼。全太后道。不會。元主道。不會麼。左右給他五百皮鞭。全太后嚇的魂不附體。忙說會會。元主呵呵大笑道。會就免。

打你要知朕是最愛聽曲子的呀。快點唱來。全太后沒奈何隨口編了一個北曲新水令唱道。

望臨安宮闕斷雲遮。痛回頭江山如畫。烽烟騰北漠。蹂躪遍中華。誰可憐。哈在這裡遭磨滅。

元主只知歡喜聽唱曲子。這曲文是一些也不懂得的。也不知怎麼是一套。只聽這幾句音韻悠揚。是好曲子罷了。便呵呵大笑道。好曲子唱得好。美人你再來敬朕一杯。全太后沒奈何再上去斟了一杯酒。元主此時已經醉了。便把全太后的手捏了一把。全太后已是滿腔怒氣。元主又道。美人你們蠻婆子總歡喜裹小脚兒。你的脚裹得多小了。可遞起來給朕看看。全太后那裡肯遞。左右太監已經一疊連聲喝叫遞起來。遞起來。全太后忿氣填胸。搶步下來。倒身向庭柱石上撞去。偏偏氣力微弱。只將額角上撞破一點點。然而已經是血流不止了。元主一場掃興。不覺大怒道。這賤蠻婆不受抬舉。快點攆他回去。左右一

聲○答○應○也○不○管○死○活○一○個○抬○頭○兩○個○抬○脚○抬○起○來○便○走○一○直○送○到○住○處○往○地○下○
 一○攢○便○回○去○覆○旨○元○主○怒○猶○未○息○忽○又○叫○過○一○個○太○監○來○道○你○傳○朕○的○旨○意○去○
 封○那○老○蠻○婆○子○做○「壽春郡夫人」封○那○小○蠻○子○做○「瀛國公」單○單○不○封○這○賤○蠻○
 婆○子○叫○他○看○着○眼○熱○要○活○活○的○氣○死○他○那○太○監○奉○了○旨○便○到○三○宮○住○處○來○大○叫○
 道○聖○旨○到○老○蠻○婆○子○小○蠻○子○快○點○跪○接○太○皇○太○后○看○見○全○太○后○這○般○狼○狽○正○自○
 淒○涼○忽○聽○得○聖○旨○到○又○氣○又○惱○又○吃○嚇○正○不○知○是○何○禍○事○只○得○顛○巍○巍○的○向○前○
 跪○下○全○太○后○不○知○就○裡○也○只○得○帶○着○德○祐○帝○跪○下○來○太○監○向○全○太○后○兜○胸○踢○了○
 一○脚○喝○道○沒○有○你○的○事○！滾○這○一○脚○踢○得○全○太○后○仰○翻○在○地○那○太○監○方○纔○說○道○
 皇○上○有○旨○封○老○蠻○婆○子○做○壽○春○郡○夫○人○封○小○蠻○子○做○瀛○國○公○快○點○謝○恩○太○皇○太○
 后○福○了○一○福○德○祐○皇○帝○叩○了○頭○太○監○喝○道○天○朝○規○矩○要○碰○頭○謝○恩○的○太○皇○太○后○
 沒○奈○何○低○頭○在○地○下○碰○了○一○碰○太○監○道○還○有○兩○碰○太○皇○太○后○只○得○又○碰○了○兩○碰○
 太○監○道○說○呀○太○皇○太○后○道○說○甚○麼○太○監○道○蠻○子○真○不○懂○規○矩○你○說○謝○皇○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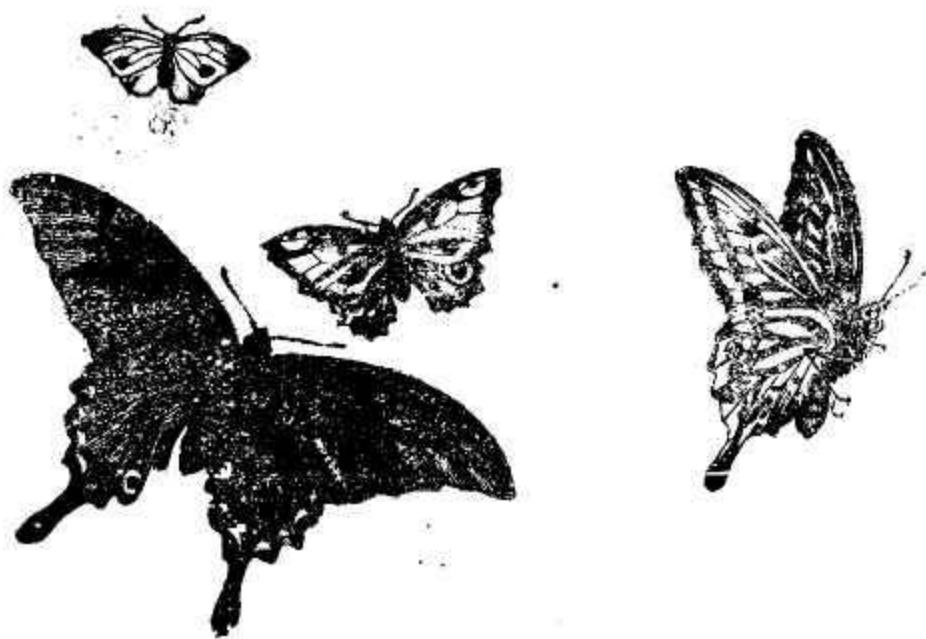
恩快說。太皇太后沒奈何說了。又叫德祐皇帝碰頭。德祐不肯。太監便過來。按着他那腦袋。在地上咯嘣咯嘣。咯嘣咯嘣。碰了三碰。又道說。謝皇上天恩。快說。德祐皇帝哭着說了。那太監方纔出去。忽然又是一個太監來。大嚷道。聖旨到。不知又是甚麼聖旨。且聽下回分解。

三一





新小説 第二年第一號



二百十〇

三三三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三回 擬禁烟痛陳快論 覩賍物暗尾佳人

當下我說這「汊」字還有一個讀法。苟才便問讀作甚麼。我道：俗寫的「雞」字，是又字旁加一個鳥字。此刻借他這「又」字，替代了「奚」字。這個字就可以讀作「溪」字。苟才道：好，有這個變化。我先吃了。繼之道：我再讀一個字出來。你可要再吃一杯。我道：這個自然。繼之道：照俗寫的「觀」字算。這個就是「灌」字。我吃了一杯。苟才道：怎麼這個字有那許多變化。奇極了。呀，有了。我也另讀一個字。你也吃一杯好麼。我道：好好。苟才道：俗寫的「對」字，也是又字旁。把「又」字替代了「堇」字。是一個……呀……這是個甚麼字……呸！這個不是字。沒有這個字。我自己罰一杯。說着咕嘟的又乾了一杯。固修道：這個字竟是一字三音。不知照這樣的字，還有麼。我道：還有一個「卍」字。這個字本來是古文的「節」字。此刻世俗上，可也有好幾個音。並且每一個音，有一個用處。書鋪子裡

想是已經醉了

老爺的爺字
偏要他說方
纔得神

以苟才起令
以苟才收令
豈有不滿於
此宴耶

拿他代「部」字。銅鐵鋪裡。拿他代「磅」字。木行裡。拿他代「根」字。土圖道。代部字。自然是單寫一個偏旁的緣故。怎麼拿他代起磅字根字來呢。我道。磅字。他們起先圖省筆。寫個「邦」字去代。久而久之。連這邦字也單寫個偏旁了。至於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單寫個偏旁。寫成一個「艮」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帶草寫的。就變了這麼一個字。說到這裡。忽聽得苟才把桌子一拍道。有了。衆人都嚇了一跳。忙問道。有了甚麼。苟才道。這個「口」字。號房裡掛號的號簿。還拿他代老爺的「爺」字呢。我想。叫認得古文的人。去看號簿。他還不懂。老爺是甚麼東西呢。說的衆人都笑了。此時又該輪到苟才掣酒籌。他拿起筒兒來。亂搖了一陣道。可要再抽一個自飲三杯的。說罷掣了一根看時。却是「則必鑿酒肉而後反。」下注「合席一杯完令。」我道。這一句完令。雖然是好。却有一點不合。苟才道。我們都是既醉且飽的了。爲甚麼不合。我道。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話。罵我們。當我們是叫化子呢。說的衆人又笑了。繼之道。

伯姪之情益
見泛泛不知
公尙悔當日
之守常經不
使疏踰戚否
也

這酒籌一共有六十根。怎麼就偏偏掣了完令這根呢。固修道。本來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說這根掣得好呢。不然六十根都掣了。不知要吃到甚麼時候呢。我道。然而只掣得七節。也未免太少。我伯父道。這酒籌怎麼是一節一節的。繼之笑道。他要借著木行裡的根字。讀作古音呢。這個還好。不要將來過節的時候。你却寫了個古文。叫銅鐵鋪裡的人看起來。我們都要過磅呢。說的衆人又是一場好笑。一面大家乾了門面杯。吃過飯。散坐一會。士圖固修先辭去了。我也辭了伯父。同繼之兩個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關上的事告訴了繼之。繼之道。這個只得慢慢查察去。一時那裡就查得出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我有一件事。懷疑了許久。要問大哥。不知怎樣。得到見面的時候。就忘記了。今天同席遇了酈士圖。又想起來了。我好幾次在路上碰見過那位江寧太守。見他坐在轎子裡。總是打磕睡的。這個人的精神。怎麼這麼壞法。繼之道。你說他磕睡麼。他在那裡死了一大半呢。我聽了越發覺得詫異。忙問何以死了一

此一節讀者
勿以為戲言
也實有其人
實有其事不
過不欲舉其
名耳

大半。繼之道。此刻這位總督大帥。最恨的是吃鴉片烟。大凡有烟癮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現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會有差事的。更不要望求得着差事。只有這一位太守。烟癮大的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瞞得過。大帥每天起來。先見藩臺。第二個客。就是江寧府。他一早在家。先過足了癮。纔上衙門。見了下來。烟癮又大發了。所以坐在轎子裡。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門。轎子一直抬到二堂。四五個丫頭。把他扶了出來。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裡去。他的兩三個姨太太。早預備好了。在床上下了帳子。兩三個人先在裡面吃烟。吃的烟霧騰天的。把他扶到裡面。把烟薰他。一面還吸了烟噴他。照這樣鬧法。總要鬧到二十幾分鐘時候。他方纔回了過來。有氣力自己吸烟呢。我道。這又奇了。那位大帥見客的時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話。不能沒有多少。比方這一天公事回的多。或者上頭問話多。那就不能不耽閣時候了。那烟癮不要發作麼。繼之道。這就難說了。據世俗的話。都說他官運亨通。不應該壞。

世俗之見往
往如此

多少隱情被
公窺破

事的。所以他那烟癮就猶如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時候。耽閣
久了。那烟癮也來得遲些。總是他運氣好之故。依我看來。那裡是甚麼運氣不
運氣。那烟癮一半是真的。也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時候。如果工夫耽閣
久了。那癮未嘗不發作。只因他懾於大帥的威嚴。恐怕露出馬脚來。前程就保
不住了。只好勉強支持。也未嘗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來。坐上轎子。那時候是
惟我獨尊的了。任憑怎樣發作。也不要緊了。他就不肯去支持。憑得他癱軟下
來。回到家去。好歹有人伏伺。至於回到家去。要把烟薰拿烟噴的話。我看更是
故作偃蹇的了。我笑道。大哥。這話纔是如見其肺肝焉呢。這位大帥既然那麼
恨鴉片烟。爲甚麼不禁了他？繼之道。從前也商量過來。說是加重烟土烟膏
的稅。伸一個不禁自禁之法。後來不知怎樣。就沈了下來。再也不提起了。依我
看上去。一省兩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國一齊禁了纔好。我道。通
國都禁。談何容易。繼之道。其實不難。只要立定了案。凡係吃烟的人。都要抽他。

的吃烟稅給他注了烟冊。另外編成一份烟戶。凡係烟戶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試。出仕。並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斷絕了。我還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話。大凡政事最怕的是擾民。只有這禁烟一項。正不妨拿出強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騷擾他。點也不要緊。那些鴉片鬼。任是怎樣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來。究竟烟槍不能作洋槍。用烟泡不能作大礮。用就是刻薄得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個鴉片鬼。世上便少一個傳染惡疾的人。如此說來。非但死不足惜。而且還是早死爲佳呢。怎奈此時官場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那一個。肯建這個政策來作法自斃呢。時候不早了。睡罷。明天再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繼之到關上去了。此時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銀子來。秤了一百兩。打算要寄回去。又想買點南京的土貨。順便寄去。吃過午飯。就到街上去買。順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廟裡。隨意遊玩。忽見有兩名督轅的親兵。叱喝而來。後面跟着一頂洋藍呢中轎。上着轎簾。想來裡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

兩名親兵。走到大殿上。把燒香的人趕開。那轎子就在廊下停住。旁邊一個老媽子過來。把轎簾揭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圍翠繞。錦簇花團。蓮步珊珊的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見他。襟頭下掛着核桃大的一顆水晶球。心下暗吃一驚。道。莫非繼之失的龍珠表。到了他手裡。麼忽又回想道。這是有得賣的東西。雖不知他是甚麼人。然而看他那舉動濶綽。自然他也是買來的。何必一定是繼之那個呢。一面想着。只見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龍珠表雖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銅表墜。不是常有的東西。可惜離的遠。看他不清楚。怎麼能夠走近他身邊。一看就好。躊躇了一會。想起女子入廟燒香。一定要拜觀音菩薩的。何妨去碰他一碰。想着就走到旁邊的觀音殿去等他。等了許久。還不見來。以爲他去了。仍舊走出來。恰好迎面同他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驚。他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滾的是月白邊。那一顆水晶球似的東西。雖然已經藏在襟底。那一根練條兒。還搭在外面。分明直顯出一顆杏仁。

大的黑表墜來。這東西有九分九是繼之的失贓了。但是他是甚麼人。總要設法先打聽着了。纔可以再查探是甚麼人賣給他的。遂想了個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買了些香燭。胡亂燒了香。又隨意取過籤筒來。搖了幾搖。搖出一根籤來。看了號碼。又到香火道人那裡去買籤。故意多給他幾文錢。問他討一碗茶來吃。略略同他談兩句。乘機就問他方纔燒香的女子。是甚麼人。香火道人道。聽說是制臺衙門裡面。甚麼人的內眷。我也不知道底細。他每月總來燒幾回香的。我聽了仍是茫無頭緒的。敷衍了兩句就走了。不覺悶悶不樂。我雖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來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過爲的是打聽這件事。誰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聽不出來。當面見了真贓。勢不能不打聽個明白。站在轅門外面。呆呆的想法子。只見他的轎子。已經出來了。恰好有個馬夫。牽着一匹馬走過。我便賃了他。騎上了。遠遠的跟着那轎子去。要看着他住在那裡。誰知他並不回家。又到一個甚麼觀音廟裡燒香去了。我好不懊惱。

不便再進去碰他，只騎了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會。等的我心也焦了。他方纔出來。我又遠遠的跟着。他却又到一個關神廟去燒香。我不覺發煩起來。要想不跟他了。却又捨不得當面錯過。只得按轡徐行。走將過去。只見同他做開路神的兩名督轅親兵。一個蹲在廟門外面。一個從裏面走出來。嘴裡打着湖南口音說道。噲！夥計！不要氣了。大王廟是要到明天去了。一個道。我們找個茶鋪子歇歇罷。嘴裡燥得很咧。一個道。不必罷。這裡菩薩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們再歇。我聽了這話。就走到街頭等了一會。果然見他坐着轎子出來了。我再遠遠的跟着他。轉彎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條街上。遠遠的看見他那轎子抬進一家門裡去。那兩名親兵就一直的去了。我放開轡頭。走到他那門口一看。只見一塊硃紅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館」三個大字。我撥轉馬頭。要回去。却已經不認得路了。我到南京雖說有了些日子。却不甚出門。南京城裡地方又大。那裡認得許多。只得叫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裡原想順路買東西。

因爲天上起了一片黑雲。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的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纔知道他是一個姓汪的內眷。累得我東西也買不成功。但不知他帶的東西。到底是繼之的失贓不是。如果是的。還不枉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會。拿起筆來。先寫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買了東西。一齊寄去。誰知這一夜就下起個傾盆大雨來。一連三四天。不曾住點。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買東西。打算買了回來。封包好了。到關上去問繼之。有便人帶去沒有。有的最好。要是沒有。只好交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時。恰好繼之已經回來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應了代我託人帶去。當下我便把前幾天在城隍廟遇見那女子燒香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繼之。繼之聽了。凝神想了一想。道。哦！是了。我明白了。這會好得那個家賊就要走了。正是

迷離徬徨疑團事。打破都從一語中。

未知繼之明白了甚麼。那家賊又是誰人。且待下回再記。

論禁烟一節。自是痛快。惜乎辦不到耳。前途猶可冀乎。跂予望之。
跟着那女子走來走去。竟類是個偵探。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窮官自縊 烽烟渺渺兵艦先沈

只怕要算平
等自由可發
一笑

話說繼之聽了我一席話。忽然覺悟了道。一定是這個人了。好在他兩三天之內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問是甚麼人。繼之道。我也不過這麼想。還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畢鏡江。我道。這畢鏡江是個甚麼樣人。大哥不提他。我也要問問。那天我在關上。看見他同一個挑水夫在那裡下象棋。怎麼這般不自重。繼之道。他的出身。本來也同挑水的差不多。這又何足爲奇。他本來是鎮江的一個龜子。有兩個妹子。在鎮江當娼。生得有幾分姿色。一班嫖客。就同他取起渾名來。大的叫做大喬。小的叫作小喬。那大喬不知嫁到那裡去了。這小喬就是現在督署的文案委員汪子存賞識了。娶了回去作妾。這畢鏡江就跟着來做個妾舅。子存寵上了小老婆。未免愛屋及烏。把他也看得

同上客一般。爭奈他自己不爭氣。終日在公館裡。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帶他在身邊教他。又沒有這個閒工夫。因此荐給我。說是不論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見識見識。你想我那裡用得他着。並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也不會做。要是派個下等事給地。子存面上又過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幾吊錢的乾修。由他住在關上。誰料他又會偷東西呢。我道。這麼說。我碰見的大約就是小喬了。繼之道。自然是的。這宗小人用心。實在可笑。我還料到他爲甚麼要偷我這表呢。半個月以前。子存就得了消息。將近奉委做蕪湖電報局總辦。他恐怕子存丟下他在這裡。要叫他妹子去說。帶了他去。因爲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結他。却又無從巴結起。要買點甚麼東西去送他。却又沒有錢。所以只好偷了。你是不是呢。我道。大哥怎麼又說他將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蕪湖電報局了麼。繼之道。就是這話。聽說前兩天札子已經到了。子存把這裡文案的公事交代過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孜孜的來對我說。說是子存要帶他

去。給他好事辦呢。可不是幾天就要走了麼。我道。這個也何妨追究追究他。繼之道。這又何苦。這到底是名節攸關的。雖然這種人沒有甚麼名節。然而追究出來。究竟與子存臉上有碍。我那東西又不是很值錢的。就是那塊黑銅表墜。也是人家送我的。追究他做甚麼呢。正在說話之間。只見門上來回說。有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來求見。說是姓陳。又沒有個片子。繼之想了一想。嘆一口氣道。請進來罷。你們好好的招呼着。門上答應去了。不一會。果然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帶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都是渾身重孝的。走了進來。看他那形狀。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來的樣子。見了繼之。跪下來就叩頭。那小孩子跟在後面也跪着叩頭。我看了一點也不懂。恐怕他有甚麼碍着別人聽見的話。正想迴避出去。誰知他站了起來。回過身子。對着我也叩下頭去。嚇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樣纔好。等他叩完了頭。我倒樂得不迴避。聽聽他說話了。繼之讓他坐下。那婦人就坐下開言道。本來在這熱喪裡

面。不應該到人家家裡去亂闖。但是出於無奈。求吳老爺見諒。繼之道。我們都是出門的人。不拘這個。這兩天喪事辦得怎樣了。此刻還是打算盤運回去呢。還是暫時在這裡呢。那婦人道。現在還打不定主意。萬事都要錢做主呀。此刻鬧到帶着這孩子。拋頭露面的。：「說到這裡便咽住了喉嚨。說不出話來。那眼淚便從眼睛裡直滾下來。連忙拿手帕去揩拭。」繼之道。本來怪不得陳太太悲痛。但是事已如此。哭也無益。總要早點定個主意纔好。那婦人道。舍間的事。吳老爺儘知道的。先夫咽了氣下來。真是除了一個棕榻。一條草席。再無別物的了。前天有兩位朋友商量着。只好在同寅裡面告個幫。爲此特來求吳老爺設個法。說罷在懷裡掏出一個梅紅全帖的知啓來。交給他的孩子。遞給繼之。繼之看了。遞給我。又對那婦人說道。這件事不是這樣辦法。照這個樣子。通南京城裡的同寅都求遍了。也不中用。我替陳太太打算。不但是盤運靈柩的一件事要用錢。就是孩子們這幾年的吃飯、穿衣、念書。都是要錢的。那婦人道。

寫盡世情

發了善心做
了善事還要
騰前願後世
道之難可發
一嘆

那裡還打算得那麼長遠。吳老爺肯替設個法。那更是感激不盡了。繼之道待我把這知啓。另外贍一份。明日我上衙門去。當面求藩台仗助些。只要藩台肯了。無論多少。只要他寫上一個名字就好了。人情勢利大抵如此。衆人看見藩台也解囊。自然也高興些。應該助一兩的。或者也肯助二兩三兩了。這是我這麼一個想法。能够如願不能。還不知道。藩台那裡。我是一定說得動的。不過多少說不定就是了。我這裡送一百兩銀子。不過不能寫在知啓上。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見。不知說我發了多大的財呢。那婦人聽了。連忙站起來。又叩下頭去。嘴裡說道。妾此刻說不出個謝字來。只有代先夫感激涕零的了。說着聲嘶喉哽。又吊下淚來。又拉那孩子過來道。還不叩謝吳老伯。那孩子跪下去。他却。在孩子的腦後使勁按的。了三下。那孩子的頭便嘣嘣的。碰在地上一連磕了三個響頭。繼之道。陳太太。何苦呢。小孩子痛呀。陳太太有事請便。這知啓等我抄一份之後。就叫人送來罷。那婦人便帶着孩子。告辭道。老太太。太太。那

裡。本來要進去請安。因爲在這熱喪裡面。不敢造次。請吳老爺轉致一聲罷。說着辭了出去。我在旁邊聽了這一問一答。雖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詳細。等他去了。方問繼之。繼之嘆道。他這件事鬧了出來。官場中更是一條危途了。剛纔這個是陳仲眉的妻子。仲眉是四川人。也是個榜下的知縣。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却是沒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說是補缺署事。就是差事也不會好好的當過幾個。近來這幾年。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過。足足七年沒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盡當光。窮的不得了。前幾天忽然起了個短見。居然吊死了。這句話把我嚇了一大跳。道。「呀。怎麼吊死了。救得回來麼。」繼之道。你不看見他麼。他這一來。明明是爲的仲眉死了。出來告幫。那裡還有救得活的話。我道。任是怎樣沒有路子。何至於七八年沒有差事。這也是一件奇事。繼之嘆道。老弟你未曾經歷過宦途。那裡懂得這許多。大約一省裡面的候補人員。可以分做四大宗。第一宗是給督撫同鄉。或是世交。那不必說。是一定好的。

你自少見多
怪何奇之有

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鄉世好。自然也是有照應的。第三宗是頂了大帽子。挾了八行書來的。有了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纔够安插。除了這三宗之外。賸下那一宗。自然是絕不相干的。了。不要說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儘長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沒有人想着他呢。這回鬧出仲眉這件事來。豈不是官場中的一個笑話。他死了的時候。地保因爲地方上出了人命。就往江甯縣裡一報。少不免要來相驗。可憐他的兒子又小。又沒有個家人。害得他的夫人。拋頭露面的出來攔請免驗。把情節略略說了幾句。江甯縣已把這件事回了藩台。聞得藩台很嘆了兩口氣。所以我想在藩台那裡。同他設個法子。此刻請你把這知啓另寫一個。看看有不妥當的。同他刪改刪改。等我明天拿去。我聽了這番話。纔曉得這宦海茫茫。竟與苦海無二的。翻開那知啓重新看了一遍。詞句尙還妥當。不必改削的了。就同他再謄出一份來。翻到末頁看時。已經有幾個寫上伙助的了。有助一千錢的。也有助一元的。甚至於有助五角的。也有助

本來人情不

過如此何必
你嘆氣

新小說 第二年第一號

百四十

四。百。文。的。不。覺。發。了。一。聲。歎。回。頭。來。要。交。給。繼。之。誰。知。繼。之。已。經。出。去。了。我。放。下。了。知。啓。也。踱。出。去。看。看。走。到。堂。屋。裡。只。見。繼。之。拿。着。一。張。報。紙。在。那。裡。發。睦。我。道。大。哥。看。了。甚。麼。好。新。聞。在。這。裡。出。神。呢。繼。之。把。新。聞。紙。遞。給。我。指。着。一。條。道。你。着。我。們。的。國。事。怎。麼。得。了。我。接。過。來。依。着。繼。之。所。指。的。那。一。條。看。下。去。標。題。是「兵輪自沈」四個字。其文曰。

馭遠兵輪自某處開回上海，於某日道出石浦。遙見海平線上，一縷濃烟，疑爲法兵艦，管帶大懼，開足器機，擬速逃竄，覺來船甚速，管帶益懼，遂自開放水門，將船沈下，牽船上衆人，乘舢板渡登彼岸，捏報倉卒遇敵，致被擊沈云。刻聞上峯將澈底根究，並剖上海道，會商製造局，設法前往撈取矣。

我看了不覺咋舌道。前兩天聽見濮固修說是打沈的。不料有這等事。繼之嘆道。我們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沒用的。然而也料想不到這麼一着。我道。南洋兵船不少。豈可一概抹煞。繼之道。你未從此中過來。也難怪你不懂得。南

洋兵船。雖然不少。叵奈管帶的。一味知道營私舞弊。那裡還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們帶上幾年兵船。就都一個個的席豐履厚。起來那裡還肯去打仗。我道。帶一個兵船。那裡有許多出息。繼之道。這也一言難盡。尅扣一節。且不要說他。單只領料一層。就是了。不得了。譬如他要領煤。這裡南京是沒有煤賣的。照例是到支應局去領價。到上海去買。他領了一百噸的煤。價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專供應兵船物料的鋪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裡去。只買上二三十噸。我暗道。那麼那七八十噸的價。他一齊吞沒了。繼之道。這又不能。他在這七八十噸價當中。提出二成賄了。那鋪家叫他帳上寫了一百噸。恐怕他與店裡的帳目不符。就教他另外立一個暗記號。開支了那七八十噸的價銀。就是了。你想他們這樣辦法。就是吊了店家帳簿來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時他們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二三十噸煤。却出他個百把噸的收條。叫店家自己到支應局來領價。也是這麼辦法。你說他們發財不發財呢。我道。那許多

明我也急要問

兵船。難道個個管帶都是這麼着麼。而且每一號兵船。未必就是一個管帶到底。頭一個作弊罷了。難道接手的也一定是這樣的麼。繼之道。我說你到底沒有經練。所以這些人情世故。一點也不懂。你說誰是見了錢不要的。而且大眾都是這樣。你一個人却獨標高潔起來。那些人的弊端。豈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現在辦的大關內。中我不願意要的錢。也不知道多少。然而歷來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後來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來舞弊。就算是個好人了。我道。歷來的督撫。難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澈底根查一次。繼之道。你又來了。督撫何曾睡着。他比你我還醒呢。他要是將一省的弊竇都釐剔乾淨。他又從那裡調劑私人呢。我且現身說法說給你聽。我這大關的差事。明明是給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調劑我的。所以我並未求他。他出於本心委給了我。若是沒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餘你就可以類推了。正說話時。忽報藩台着人來請。繼之便去更衣。繼之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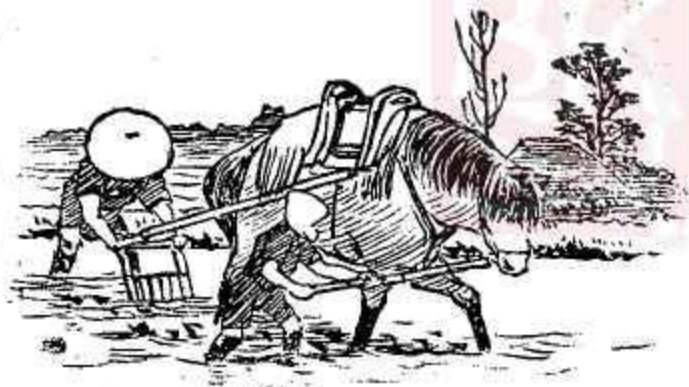
一去。有分教

大善士奇形畢現 苦灾黎實惠難沾

未知藩台請繼之去。有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上半回是演說官場之失意者。下半回是演說官場之意得者。繪影繪聲。神情畢現。無殊抉此輩之心肝。而表暴之指陳。弊竇處竟是一面顯微鏡。





九命奇冤

五五

第三回 接京函陳大人賣關節 除孝服凌貴興考鄉科

却說凌貴興別過馬半仙。帶了小厮。回家而去。一路上細問。陳大人找我有何事故。那小厮名喚喜來。說小也不小了。年紀也有十五六歲了。貴興向來以心腹相待。當下喜來便答道。小人也不知有甚要事。自從大爺動身的第二天。就來過。小人回他說。大爺到南雄去了。他問幾時回來。小人回說不知。從此之後。他三天一次。五天一次的。來打聽。今天看見行李回來。他就過來了。在書房坐等了許久。不見大爺回去。小人便出來尋訪。正在沒有尋處。恰好遇見大宅那邊的易行太爺。說是看見大爺在這裡算命呢。小人便尋得來。一面說着。回到家中。貴興即到書房與陳大人相見。原來這陳大人是浙江人民。本來是一個翰林院編修。放過一任學政。因此人家都叫他陳大人。後來因為犯了清議。被御史參了一本。奉旨革職。他革職之後。慕廣東地方繁華。就到廣東住下。賃居

的房屋。恰在貴興隔壁。彼此鄰舍。常有往來。此番來尋貴興。却是另有一事。當下彼此相見。寒暄已畢。陳大人湊近一步說道。前幾天屢次奉訪。又值老兄公出未回。貴興便搶着問道。不知有何見教。陳大人道。弟接了京裡一位同年的信。這位同年姓王。名字呢。此時却不便說出來。明年是雍正四年丙午鄉試年期。這位做同年。是當今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門生。已經暗暗的許了他一個廣東主考。因寫信與弟。要賣一兩個關節。弟在貴省。是個客居。這賣關節是重大的事。那裡好去張揚起來。說我有關節賣呢。因此特來與老兄商量。看有人肯買沒有。貴興聽了。暗暗歡喜道。馬半仙之言驗矣。屈指一計。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滿服了。因對陳大人道。不知這個關節。怎麼買法。有甚麼憑據。陳大人道。老兄沒有幹過這等事。無怪不知此中玄妙。譬如講定了價錢。只要他說給你幾個字。你就牢牢的記着。等下場的時候。你却把他說的那幾個字。嵌在首藝的破題裏面。他看見了。自然就取中了。貴興道。此刻不能同

主考當面。又怎樣呢。陳大人道。這也容易。倘是有人買了。少不得我要進京走一次。就是我說給他幾個字。也可以使得。只要我到京之後。把那說的幾個字。告訴了做同年。也是一樣的。貴興道。不知要多少價錢。陳大人道。中一名舉人。是五千銀子。我做中人的。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勞。要是想中經魁。却要一萬銀子。我的酬勞也要三千。這是我這裡的實價。老兄去賣得多少。是老兄的好處。我也不管。貴興沈吟道。這不太貴麼。陳大人道。看着像貴。其實熱心科名的人。看起來也並不貴。並且貴省的舉人。比別省來得體面。一朝中了舉人。上自衙門。差役下至賭館娼寮。那一處不來。巴結奉承。豈不威風。就是鄉黨有事出來。理論理論。或者同人家說項件。把訟事到衙門裡去。地方官也不敢怠慢。一席話說得貴興興致勃勃。便道。既然如此。也不必去找別人。就是我来買了。豈不是好。不過單爲我一個。要勞動大人走一次北京。未免勞駕了。陳大人道。不瞞老兄說。弟這裡已經有了兩個舉人了。再能有了兩個舉人。或者有了一個經

魁湊够二萬銀子。我就動身了。貴興直跳起來道。大人放心。我就認了一個經魁。不知大人幾時動身。便當兌銀子過去。陳大人道。老兄禁聲。這是何等事。豈可這樣的大呼小叫。叫別人聽去。還了得麼。貴興連忙住口。便請教何日動身。陳大人道。老兄這裡。既然應了一名經魁。弟三五日內。就要預備動身。雖然爲時尙早。然而恐怕路上有意外的耽閣。二來到了北京。幹停妥了。也要早日給這裡一個信。好大家放心。貴興又躊躇道。萬一貴同年放不着做省主考。就怎樣呢。陳大人道。這個自然。他會打算。既是放了別人。他也可以臨時轉賣出去。他也落着點回用。好歹總保你這裡不落空就是了。當下計議停當。貴興便轉入內堂。與妻子何氏相見。妹子桂仙。也過來給哥哥請安道乏。問了些南雄景緻。貴興對何氏道。好叫娘子得知。今日回家。遇了一件大喜事。娘子要準備做舉人奶奶了。何氏笑道。鄉試還要等到明年。怎麼就好準備起來。並且相公還丁着憂呢。那能下場。貴興道。娘子你怎麼把日子都過昏了。我們明年五月裡。

就要滿服了呀。說罷又把陳大人賣關節的事。一一告知。何氏道。中個舉人。雖然好。只是去了一萬多銀子呢。貴興拍手道。娘子好沒打算。你想我們凌家。向來不甚發達。明年鄉科闈姓。買凌字的人一定少。加以陳大人那裡。已經有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姓甚麼。我明日索性去問了來。明年闈姓。我重重的買上了這二個字。怕我不在這闈姓裡面。撈回來麼。只怕還有利呢。正說話間。喜來進說道。大宅的易行太爺來了。說給大爺請安呢。貴興道。他來了無非又是借柴借米。我不見他。你只說我路上辛苦。已經睡了。喜來翻身出去。桂仙道。易行叔。光景艱難。縱使他來求借。也是不多的。自己一家人。哥哥何苦如此。貴興道。妹子有所不知。這個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見了人。撇起一張嘴。除了告幫求借。再沒有第二句說話。我不願意見他。不比二宅的宗孔叔叔。他一樣是個窮光蛋。却是會說會笑。又肯替人出力辦事。像宗孔叔叔那樣。我就常常幫助他。也是情願的。桂仙聽了。就不言語了。閒話少提。且說貴興過得一天。就去打了

一張一萬兩的匯票。又取了三千兩現銀。到陳大人那裡去回拜。一面交託這件事。要了關節的幾個字。又問了那兩個舉人的姓。準備買闈姓。撈本聽利。又說道。大人進京。費心代我多多拜上王大人。明年倘能中個解元。我還準備一萬兩的贄敬在這裡呢。陳大人照數收下。先向貴興道喜。貴興更是樂不可支。再過一天。又置酒與陳大人餞行。陳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買荐卷。買謄錄。等事。貴興一一謹記在心。送過陳大人後。不知不覺過了十天。便叫喜來到馬半仙處取批的命本。半仙見了喜來。送茶送烟的。同他交談起來。用言語打聽了好些貴興家事。臨了纔說這幾天實在太忙。還不曾批好。再過三天就有了。喜來只得回覆貴興。過了三天。再去取來。貴興一看。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要發解。丁未年連捷大魁天下。某年開坊。某年大拜。看的貴興手舞足蹈。如同瘋子一般。嘴裡只說這位先生真說得靈。正在那裡樂不可支的時候。他的族叔宗孔來了。說道。姪老爹樂甚麼呢。想是有了甚麼得意的事了。何不告訴我聽。

聽讓我也幫着姪老爹樂他一樂呀。貴興道：叔父有所不知。想我從小的時候，我父親就叫人同我算過多少命，都是說我甚麼三刑六害，甚麼血光陽刃，都是一片放屁胡說。那裡有一個靈的。你看這個馬半仙算的纔靈呢。宗孔接過來，識一半不識一半的看了一遍道：丙午，明年就是丙午呀。他說要發解，不知要解到那裡去呢。貴興笑道：怎麼叔父不懂這個。又伸手一個大拇指來道：發解是說我明年要中解元。宗孔聽了，連忙深深作了一揖道：恭喜姪老爹。貴興哈哈大笑。宗孔又道：中了解元之後，怎麼丁未年又要大鬼天下呢。貴興益發笑不可抑道：這是個魁字，不是鬼字。宗孔道：就是魁字，我也不懂呀。貴興又伸出一個大拇指來道：這個嗎？是狀元。宗孔嚇得一骨碌扒下來，對着貴興叩頭。貴興連忙扶起。宗孔道：阿彌陀佛。這個我也來不及道喜了。果然如此。莫說我宗孔沾了姪老爹的光，就是凌家祖宗，只怕也要沾點姪老爹的光了。貴興道：豈但如此。我們廣東八十多年沒有出過鼎甲，我破天荒中了個狀元。

只怕廣東的天也光了呢。叔姪兩個就同做夢一般。說了半天。宗孔方纔說明來意。求借二錢銀子買米。貴興給了他。拜謝回去不提。有話則長。無話便短。轉瞬臘盡春回。陳大人由京中寄了信來。說是諸事辦妥。準備來吃喜酒。貴興又是一樂。等到五月。除了孝服。又過了幾時。考過遺才。一日接到京報。廣東正主考。果然是姓王的。副主考姓李。心中無限歡喜。等到八月初六。宗孔便來送場。一連三場的送場接場。都是宗孔在那裡忙。三場既畢之後。貴興便天天在家中飲酒作樂。心中是穩穩的。放着一個舉人老爺的了。更有那宗孔格外巴結。先就到招牌店裡打聽做匾額的價錢。又到木行裡去問旗杆木的價錢。又到刻字店裡去問刻硃卷的價錢。今天問一樣。明天問一樣。問了來。便去討好。貴興把好好的一個凌貴興。只弄得如醉如癡。眼巴巴望到九月初八。這一天說是明天要開榜了。貴興便起了忙頭。不知他忙這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盼鄉榜焦心似沸 講風水信口開河

却說丙午這一年。廣東鄉科。定在九月初九日放榜。到了初八這一天。凌貴興就起了忙頭了。拉了宗孔。商量開了菜單。預備定酒席。請喜酒。又取過黃歷來。看了開賀的日子。又進去叫何氏預備賞報子的賞錢。新買來的京靴。恐怕不合脚。又穿上了。在廳上走了幾次。這一天的晚飯。竟是未曾下咽。到了初更時候。忽然又肚餓起來。此時宗孔已經來幫忙了兩三天。聽見貴興肚餓。便叫人搬上酒菜來。陪着貴興吃酒。貴興忽然怔了一怔道。此刻已經寫榜了。不知可曾寫到凌貴興三個字。宗孔道。姪老爹只管放心吃酒。寫了出來。自然有報子報到的。貴興此刻不知怎樣。忽又想到萬一不中如何是好。自言自語道。如果不中。我今番死定了。宗孔只顧揀大塊的吃。大杯的喝。却不曾留心聽得這話。貴興忽然又頓足道。果然不中如何是好。宗孔道。姪老爹放心。馬半仙的話。沒有不靈的。我前天也去算了個命。他說我一生衣祿。都仗貴人扶助。你想我這麼窮。不是姪老爹照應。那裡還有飯吃。有衣穿。這貴人扶助的一句話。不是已

經靈了麼。此刻已經二更了。待我去叫他們裏裏外外都點起燈燭來。等着人來報喜。總要燈燭輝煌。纔像個喜事人家呀。說罷起身去張羅了一會。果然一霎時裡外通明。如同白晝。貴興不覺哈哈大笑起來。道我果然中了。不知要累叔父怎麼忙呢。宗孔道。這是當得効勞的。姪老爹中了解元。我的臉上也有光彩呀。貴興嘆口氣道。也不望解元。只要榜上有了個名字就好了。正說話間。忽聽得門外面一聲鑼響。人聲嘈雜。貴興大喜。以爲是報到了。宗孔更忙着三步兩步跳了出去。只聽得那人聲鑼聲慢慢的去遠了。貴興不覺一陣心亂如麻。又想到我纔頭一次下場就中了。只怕沒有這等容易。但是這一科不中下科。不知中不中呢。忽然又轉念道。不管馬牛仙算的命靈不靈。一萬三千銀子的關節早就買定了。那有不中之理。想到這裡。心中又是一樂。忽又想到關節上的幾個字。我是已經嵌了上去。但似乎勉強些。不知王大人看得出。看不出。萬一看不出來。豈不壞了事。忽又想到這幾個是極平常的字。萬一別人破題上。

頭也無意中弄上了這幾個字。倘使主考先看了他的卷，以爲是我倒中了他。豈不是誤了我的事？想到這裡，不由的汗流浹背起來，坐不住，走到炕上去躺。下一會又起來走走，又自己安慰自己道：那關節的幾個字，只有我知道，別人那裡有這樣巧也。剛剛用了這幾個字呢，忽又回想到天下事也難說，萬一果然有這等巧事，那就怎麼樣呢？側耳聽聽外面已經打過三更了，噯，我今番不去下場，此刻倒也安安穩穩的睡覺了。雖然盼了一夜，明日穿了衣帽去拜老師，簪花赴鹿鳴宴，也是開心的。我今年只得二十五歲，到了雍正六十四年，我八十五歲，還要重宴鹿鳴呢。想到這裡，不禁撲嗤一聲，自己笑起來。宗孔道：「姪老爹又樂甚麼呢？我看那些報子，真是可惡。你聽聽看外面一起一起的過去，不少了。單是我們這裡他不來，真是可惡。回來他來了，且不給他賞錢，先要罵他幾句。你聽聽看這管怕是來了，原來外面又起了一陣人聲，再聽時就去遠了。貴興道：「我也不等了，睡罷。走到內室，便和衣睡下。那裡睡得着，不到一刻工。

夫又站起來走到外面只見宗孔躺在炕上呼呼的睡着了獨自一人無精打彩的對着那殘肴剩酒默默的出神坐了一會走過去把宗孔搖醒了道叔父你聽聽看已經交過五更了只怕沒有望的了宗孔一骨碌扒起來道姪老爹不說要睡了麼怎麼又出來貴興道不知怎麼只管睡不着宗孔道姪老爹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我聽見人家說寫榜是從第六名寫起的等全榜都寫好了纔寫前五名。姪老爹中的是解元。是要末末了纔寫的。寫得遲。所以報也報得遲了。貴興大悟暗想道我買的是經魁還可希冀個解元。此刻解元不解元。且不管他好歹是個經魁。高高的中在前五名。自然填榜填的遲了。怎麼我不曾想起來白白的着急了一夜。早點想起來。我倒先去睡覺了。此刻五更時候將近要填到五經魁了。可又不能不等了。噯。好歹再等一個更次。中與不中也可以知道了。宗孔起來。只是拉三扯四的閒談。貴興只是無心理會。定了神側着耳去聽。慢慢的覺着四面絕無聲息。忽然抬起頭來見天已發白。貴興已是急。

的。搓手頓足。忽聽得門外高叫一聲「新科解元試錄」。

此廣東風氣也。放榜之前一夕。探榜者逐名探出。連夜

以活字排板。全榜既成。即印出。沿街叫賣。謂之試錄。時榜尚未張掛也。

宗孔連忙出去。要買一張看。那人已經去的遠

了。只得回了進來。貴興嘆道。試錄已經出了。總是無望的了。買來做甚麼呢。宗孔道。只怕那報子找不着我們的地方。也未可知。此刻只怕榜也掛出來了。姪老爹。何妨自己去看看呢。宗孔一面說。一面覷着貴興。只見貴興在那裡發抖呢。說道。叔叔父去去看罷。我我我。看見有點怕呢。宗孔道。姪老爹不要耽心。等我去看來。包你一名解元。馬半仙不會騙我的。說罷去了。貴興氣惱一番。看看天色大明。太陽已出。沒好氣走到房裡。納頭便睡。這一睡。睡到下午方纔起來。看見紅紙裹着預備賞報子的銀子。還放在那裡。自家覺得沒意思。便跑到書房裡再睡。思量莫非那姓陳的是個騙子。可惜交銀給他的時候。沒有要個收條。不然倒可以告他。又想到。除非他再也不要廣東。倘是再來時。我一定不放過他。心中胡思亂想。又復睡去。這一天連飯也沒有吃。一直過了三天。宗孔纔來。

一來了便道。姪老爹。不要煩惱。我這兩天也着實代姪老爹生氣。我想內中一定有個緣故。貴興道。甚麼緣故呢。宗孔道。古語說的好。若要求取功名。要五件事俱全。那五件事是古語傳下來的。「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依我看來。據馬半仙算的命。姪老爹的命運。是好到極處的了。至於積陰功。一層別的我不知道。單是我這個遠房窮叔子。那一時那一刻不受姪老爹的恩惠。這還不算積陰功。麼講到讀書呢。我常看見姪老爹出口成章。就是說句話。有時也是之乎者也。不去口的。還怕文章作不好麼。我疑心的。就是風水一件事。或者有些甚麼關碍之處。也未可知。貴興慢騰騰的答道。這也未必。我父親在時。最講究風水。所有作竈開門。都定了方向。甚至修渠小事。也選過日子。這總是我的晦氣罷了。怨甚麼風水呢。宗孔道。話雖如此。只怕陽宅好了。陰宅未得分好呢。我聞得馬半仙看風水的本事極好。渾名叫做鑽穿石。何不請他去看陰宅呢。好在所費無幾。姪老爹也不是在乎此的。貴興道。這等說。就煩叔父

去請他來。同去看看。宗孔巴不得一聲答應了。就來找馬半仙。講定了五兩銀子步金。宗孔却要個九五回用。一同到貴興家來。叫了船。搖到譚村去。原來貴興祖墳。葬在譚村。當時船泊了岸。貴興、宗孔、半仙。一同登岸。來到墳上。馬半仙開了羅盤。看了方向。又四面看了大局。就發起他那謊謬議論來道。尊府這一座陰宅。前後俱是高聳。中間低陷。是個貓兒伸懶之局。行門放水。極合其宜。可以斷得是發科發甲。丁財兩旺之地。貴興道。有甚不到之處。尙望指教。不可過譽。馬半仙道。我是依書直說。毫無褒獎。從前那位點穴的先生。很有工夫。恰恰點在這龍盤之內。東邊文筆既顯。西邊催官亦猛。後面玄武高聳。前面朱雀坦平。四圍鞏固。八將歸堂。應有一名狀元。三名進士。舉貢秀才。可保屢代不絕的。貴興道。既如此。何以我今年下場不利呢。半仙嘆一口氣道。最可恨的是前邊那一座石室。恰在那犯煞的位上。最宜平坦。不宜高聳。不知是那個人的房屋。偷能叫他遷讓。此地便是十全十美的了。貴興道。這是舍親梁天來的房子。半

仙道。既是令親。當好商量。老兄……說到此處。宗孔拉了他一把。走過幾步。半仙不知何故。也跟了過來。宗孔悄悄說道。你見了我家姪老爹。就稱呼一聲大爺。也不辱沒了你。你怎麼稱兄道弟。起來。半仙忙道。是是。是。又走過來對貴興道。大爺。不可惜了小費。總要弄了過來。拆平了他。非但可保人口平安。而且科甲不絕。千萬不可錯過。貴興欣然。送過步金。打發半仙先回去。宗孔連忙跟到船上。取了回用。又回到貴興家來。討這差使。要去見梁天來。商量買他的石室。不知此去買得成功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論柴米家庭現醜態 恣鼓簧中表動爭端

却說凌貴興的老宅。本來也在務德里司居住。因為他父親發了大財。所以又在省城蓋造了房屋。貴興借讀書為名。在省城住的時候居多。就是家眷。也是時常往來兩面。此次因同馬半仙來看風水。就便回老宅去。所以打發半仙先走。宗孔因為去省城伺候貴興等榜。也多日未曾回家。此時向貴興討了差使。

一同走下山來。送得貴興回到老宅。自己也回家一轉。妻子謝氏埋怨道。你好呀。一去七八天。也不管家裡沒柴沒米。從前天起。竈上就沒有起過烟了。鬧得個兒啼女哭。叫我一個守着。你却一個人在外頭樂呢。宗孔道。不要緊。我今番再到省城走一次。包你有好處。謝氏道。呸。餓也餓死。快了。還講好處呢。一連三天了。只在門前山芋攤上。賒了兩斤山芋。就當一天米糧。還望你有好處呢。宗孔側着臉兒。想了一想。道家裡還有甚麼衣服。沒有。謝氏道。你好快活呀。還想有得當呢。要就在身上剝下來。索性大家赤膊過日子。宗孔道。你不要性急。首飾呢。可還有點。謝氏聽了。立起來對準宗孔臉上。很命的啐了一口。又伸出手。指在自己臉上。撥了兩撥。道。虧你羞。也不羞我。陪嫁的幾件首飾。那一件不敗在你手裡。你會同我置過甚麼來。害得我耳朵上戴了銅耳環子。頭上插了銅押髮簪兒。你要就都拿了去。說罷。賭氣果然把那銅耳環銅押髮除了。下來劈面擯去。宗孔嬉皮笑臉的拾起來。也不言語。往外就走。謝氏哭着說道。天殺的。

你索性把他攢了。等我銅的也沒得帶。披著頭髮。光着耳朵。只當穿你這天殺的重孝。宗孔頭也不回。一直走到貴興家中。問道。姪老爹。我來請一個示。比如天來肯讓那所石室。姪老爹肯出多少價呢。貴興道。聞得他們當日蓋造的時。不過一千多銀子。此刻我爲風水起見。說不得要多出幾個錢。就是三四千也不要緊。他肯賣最好。不肯時。也不可勉強。不知叔父怎樣說法。宗孔道。此事同他們女人說。是不中用的。我打算趕到省城。到他糖行裡。同天來當面說。貴興道。只是又累叔父奔走。如果事成。這中費我格外從豐就是了。宗孔道。這有甚要緊。我即刻去張羅一件事。就動身。貴興道。叔父又要張羅甚麼。宗孔道。不要說起剛纔我回家去看看。恰好柴也沒了。米也缺了。說到這裡。把那銅簪兒。環兒。故意半隱半現的。在貴興眼前幌了一幌。道。拿這個去當了好。叫他們買起柴米來。貴興道。叔父爲了我的事。那有叫叔父破費的道理。不必當。我這裡拿去用罷。說罷。拿出十兩銀子來。交與宗孔。宗孔道。明日事成。請在中用裡面扣

回就是了。慚愧得很呢。我也不說謝了。說罷辭了出來。氣忿忿的跑回家中。把銀子往桌子上一攢。直挺挺的坐着。瞪起了眼睛。一言不發。謝氏走到桌子旁邊。一看果然真是銀子。便陪笑道。官人當真把那銅東西換出銀子來。真是本事。宗孔也不言語。把那銅簪兒環兒也劈面的攢了過去。謝氏連忙拾起來。又陪笑道。官人我們老夫老妻無意中的三言兩語。何苦動了真氣。倘使氣壞了你。你叫我靠那個呢。你吃了飯。不會可要弄飯給你吃。你喜歡吃甚麼菜。我去煩隔壁王媽媽買來。宗孔也不言語。抓了兩塊銀子。約莫有一兩多重。立起來就走。謝氏等他走遠了。咕噥道。天殺的。不受抬舉。我看銀子面上巴結他。他倒在老娘面前鬧起脾氣來了。又大聲嚷道。王媽媽。王媽媽。有空麼。叫了李婆婆。張嫂嫂來打天九呀。我們那個東西又走了。大家來湊個興兒。我要翻本呢。不提謝氏這裡。且說宗孔離了家門。叫了一隻小船。搖到省城。一逕到第八甫。天和糖行。來尋梁天來。原來梁天來自從南雄拆股以後。就在省城第八甫開設。

天和糖行，自己帶着兄弟君來，兒子養福，在行中經理一切。生意到也興旺。這一天宗孔來到，名份上他是娘舅。天來兄弟是外甥。自然殷勤接待。寒暄既畢。宗孔道：賢甥近來生意想必興隆。不知道糖行的利息有多少。天來道：利息本來甚微。不過所望消場多。就可望多中取利。亦不過敷衍罷了。宗孔道：此刻有一注生意。可以獲得幾倍利。不知賢甥願做麼。願做的，我就說出來。不願做的，我也免開尊口了。天來笑道：那裡有幾倍利的生意。除非是販古董。可奈這個愚甥不在行。宗孔道：這個雖不是販古董。却也同古董差不多。只要賢甥肯做。我便說出來。沒有甚麼在行不在行的。天來道：既承娘舅照應。又有甚麼個利錢。那裡有不肯做的道理。只怕還是求之不得呢。宗孔道：你肯做。我就說了。我那位祈伯舍姪。今年鄉試。主考瞎了眼睛。沒有中他。他心中不忿。請了一位極高明的風水先生。名叫馬半仙的來看陰宅風水。據說風水十分好。應該要中一名狀元。三名進士。天來見他忽然掉轉話頭。講到風水上。去覺得不倫不類。

暗暗好笑。因問道。這是尊府的福地。纔談的是生意。怎麼扯到這個上來。宗孔道。你不要性急。等我慢慢講下來呀。後來又說可惜前面這座石室。擋住了風水。倘能把石室拆平了。就要馬上見功的。這石室就是賢甥的尊府。因此祈伯特地叫我來。與賢甥相商。請賢甥把這石室讓與他。當日你令尊翁蓋造這座石室。是我知道的。不過花了千把銀子。我今天來時。到祈伯那裡請示。問他肯出多少錢。他一口就出了三千。我想他功名心切。就是一萬也肯出的。賢甥若是肯賣時。一萬銀子。包在我身上。可有一層。先要說明白。可是要三七分的。交易成了。你得七千。我得三千。賢甥。你千把銀子的房子。賣了七千。不是幾倍利麼。天來愕然道。原來如此。但是這石室是先父手建。平時常常說起。他日無論家計如何。這石室不准毀賣。三代之內。必要保全。三代之外。人事變遷。也不能預爲囑咐的了。這是先父的話。此刻先父骨肉未寒。那裡就好變賣。却想不到這房子。有礙貴府風水。好不令人爲難。宗孔見天來言語之間。似乎活動。心中

暗想。以爲天來嫌其分潤太多。因又說道。如果賢甥肯讓。分潤一節。可以從長計議。不必一定三七。就是二八。也可商量。天來道。不是這等說。愚甥只礙着先父遺命。是以爲難。宗孔道。賢甥之言差矣。父命雖重。却是早已死了。與其守着死父親的遺命。毫無好處。何如徇了活親戚之情。又可發財呢。君來聽得不耐煩。道。娘舅這是甚麼話。人家只有晚輩不長進。敗壞先人遺業。做長輩的出場禁止。禁止不從。還可以教訓。怎麼你做娘舅的。倒說出這般話來。慫恿愚甥們向不肖路上走呢。我弟兄兩個。任憑怎麼樣。這房子是不變賣的。何況此刻靠着點小生意。還有飯吃呢。我看娘舅還是免開尊口罷。養福插嘴道。說來也是笑話。人家好好的住宅房子。又是礙了風水了。考試不得中。不怪自己心眼塞。倒說主考眼睛瞎了。若要中舉。何不多讀兩篇文章。多臨兩行古帖。反來要買人家的房子。須知這房子底下。生不出個舉人來的呀。倒是我們近來商量要起造花園。沒有地基。凌表叔的房子。恰好合式。不知他肯買給我麼。天來一聲喝

住。對宗孔道。小孩子的話。沒有輕重。不要見怪。愚甥不敢不恪遵父命。望娘舅回去。多多拜上祈伯。恕我有違尊命。其實風水一節。虛無縹渺。不足憑信。何必以此撻心呢。宗孔受了君來養福兩個搶白。正沒有下場。今得天來轉身。埋怨君來。便一言不發。搭趂着走了。天來也不挽留。送出大門而別。天來轉身。埋怨君來。養福道。就是不賣給他。也要好好的打發他。你叔姪兩個。不該出言激怒他。你們可知譚村一帶。鄉民有兩個歌謠。叫做「不怕雷公。只怕宗孔。不怕菩薩。只怕祈伯。」他兩個的行爲。就可想而知。這宗孔的綽號。還叫做落地蜈蚣。你們偏要碰到他頭上。須防惹下禍來。我可不答應你們的。一席話說得君來養福。默默無言。且說宗孔受了一番搶白。沒好氣走了出來。叫了船。一口氣搖到務德里司。捨舟登陸。一口氣奔入貴興家中。將天來君來養福。各人說話。一字不諱。滔滔汨汨的說了出來。說罷。暗覷貴興面色。貴興嘆道。天來表兄。能恪守我姑丈遺命。在市井之中。可算難得。宗孔以爲貴興必怒。誰知他一點也不

怒。反讚美天來。不禁愕然道。天來還情有可原。君來的話。就太豈有此理了。貴興道。他說的本來也是正理。宗孔着急道。叵奈養福這廝。出言無狀。貴興道。小孩子家。懂得甚麼。何必同他計較。宗孔道。小孩子。說小也不小了。上二十歲的人。親也娶過了。還小麼。而且天來也豈有此理。聽了他兒子的話。登時也翻過臉來。說我的兒說的不錯。當日凌……姪。老爹。你不要動氣。這是我學。梁。天。來說的……他說當日凌貴興的老子。本來是個窮光蛋。多虧了我父親提挈他起來。他此刻有了幾個臭銅錢。就這麼放恣起來。連我的房子。也要想買起了。問他要臉不要臉。貴興聽了。勃然大怒起來。未知這一怒。怒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科學
小說 海底旅行 (續第十)
(二號)

紅溪生述

第十九回 駭壯觀水中巫峽 驚座客艦外鮫人

鮫魚也有此
小巧徽號

話說衆人經鮫魚吹波鼓浪之後。便如天翻地覆。眼見得是沒救了。那曉得這銀樣蠟槍頭的鮫魚。原來是外強中乾。不過因爲受傷太重。負痛而狂。不一會竟自疲軟下來。垂頭喪氣的沈下海底去了。陡然風也止了。浪也平了。大家纔有更生之望。水夫一面收拾零碎。放棹而歸。剛到得內支士。便見木桶同鮫魚一齊浮上水面。大家知鮫魚果真死了。方纔安心。進了內支士後。見着李夢。把剛纔的情形說了一遍。李夢纔知他們經過一場大險。如今各人平安回來。自是歡喜。當下各人也甚疲倦。各自回房安歇不題。內支士依舊沈下進航。一連走了好幾日。歐露世恰指計算。知要快到亞刺伯隧道了。獨自步入客堂。想等候李夢。問問情形。直等了好幾點鐘。並無踪影。吃過晚飯。纔回去寢室。讀書消悶。約莫到九下鐘時候。忽聽得內支士浮上水面。便拋了書卷。走上甲板來。彼

繪舟中夜色如

寫來嚇人如
讀眉山石

時濃霧迷天。不辨方向。但見近北一帶。青炎閃閃。正在凝視徘徊。忽然有人在
他背後。叫了一聲。回頭望時。黑徐徐的。又不知道是誰。又聽那人說道。那邊是
「士高意士」的燈塔了。歐露世聽得聲音是李夢。纔摩着走近過來。行了見面
禮。問起隧道的的事情。李夢答道。這裏已經近了。過了這座燈塔。再走一二十哩
路。便是隧道口了。歐露世又問有無危險。李夢道。也不能說他不危險。到了那
處。我要自己掌舵的。你歡喜看時。同我一塊兒去。說着便拉了歐露世的手。同
下甲板。走進機關室。前面有球形玻璃窗。球內安有電燈。照着航路。那時內支
士已再沈下海底。歐露世注視窗外。只見沙平如掌。時有海草成叢。貝介成族。
走不多時。水勢漸高。怪石嵯岬。氣踰虎豹。內支士左避右閃。進行甚遲。再走有
一哩多路。忽然豎起兩幅大石壁。光如劍。水聲如雷。霹靂李夢掌着舵。
目不轉睛的望着外面。又向歐露世說道。這裏是隧道的入口了。歐露世看此
光景險絕奇絕。暗想當初李夢如何會發見這個地方。又硬能拿作自己費盡

寫得有聲有色

極趣語

偏有此閒筆

心○血○造○成○的○一○隻○內○支○士○放○來○這○裏○頭○頭○要○到○如○今○我○還○替○他○捏○着○一○把○汗○呢○
 正○想○着○不○覺○內○支○士○速○力○大○減○只○在○洞○外○躊○躇○逡○巡○一○會○見○李○夢○用○手○把○電○鈴○
 着○實○拍○了○幾○拍○忽○然○電○機○全○發○恰○如○起○了○一○陣○狂○風○颳○的○向○洞○口○駛○入○歐○露○世○
 細○看○這○入○口○的○路○不○過○客○得○兩○隻○內○支○士○的○光○景○到○了○進○口○之○後○越○走○越○窄○越○
 窄○越○險○石○頭○越○多○水○勢○越○急○真○是○地○中○巫○峽○水○裏○陰○平○忽○然○走○到○一○處○地○勢○突○低○
 把○水○分○作○兩○截○好○像○在○幾○千○仞○絕○壁○上○看○瀑○布○倒○下○去○似○的○歐○露○世○那○時○骨○頭○
 已○經○震○蘇○了○心○已○經○嚇○碎○了○並○沒○有○十○五○個○吊○桶○來○七○上○八○下○了○牙○齒○不○用○說○
 自○然○是○趁○這○箇○好○機○會○捉○對○兒○厮○打○來○頑○兒○的○了○看○官○你○道○內○支○士○到○了○這○個○
 地○方○他○便○如○何○走○法○難○道○急○流○勇○退○學○那○曹○孟○德○看○着○長○江○便○道○是○天○用○來○限○
 南○北○的○不○成○閒○話○少○題○那○時○李○夢○却○不○慌○不○忙○的○坐○在○看○舵○的○椅○子○上○拍○了○幾○
 拍○電○鈴○內○支○士○即○時○停○住○了○歐○露○世○忽○驚○轉○過○來○以○爲○是○出○了○峽○到○了○地○中○海○
 了○倒○歡○喜○起○來○向○李○夢○道○已○經○到○了○嗎○李○夢○道○差○不○遠○了○說○話○時○便○把○羅○盤○針○

移了、幾、移。又拍響電鈴。登時電機發動。速力比剛纔更加了數十倍。直跟着潮流衝下。彼時風聲潮聲機器聲波濤蹴踏聲一齊大作。歐露世又是魂飛天外。只有枯人一箇立在那兒。轉眼間諸聲齊歇。艦外寂然。李夢站了起來。歐露世驚魂初定。又不知是甚麼緣故。便問李夢。李夢答道。現在我同你已經在地中海了。歐露世聽了這話。歡喜的了不得。抬頭望鐘時。剛到十一下半。算起由隧道來的時候。通共不過走了二十分鐘。歐露世只是咋舌無言。嘆賞不置。那會時候已經不早。李夢與歐露世分手。各自歇息去了。到了次早。內支士浮出水面。歐露世知已到地中海。故鄉在目。曉夢難尋。未明即起。上甲板觀望。是時朝霧甚農。只微見埃及海岸。那北邊便是歐洲了。可恨海濶天寬。不見片影。遠懷鄉國。有淚如繩。給好李高二人也走上來。大家叫了早晨。李蘭操便問歐露世道。昨兒李夢預先說昨晚遇亞刺伯隧道。今早可以到地中海。我們早睡了。連一點兒動靜也沒得。如今地中海在那兒。明是李夢欺哄我們頑的罷了。歐露

世道。這真奇怪了。昨夜過隧道的時候。李夢拉我同在機關室看的。險的了。不得我幾乎嚇昏了。到了要出口那兒。水勢一邊高的在天一邊低的在地。船一直衝下去。翻蕩的了。不得也算你們好睡。連不曉得動靜。如今這不是地中海嗎。高昔魯搶着說道。哦呀。這是地中海嗎。怎麼一夜就到了。這里奇怪。奇怪。歐露世道。這還算奇怪嗎。說起來不是我親眼看到的。我還不信呢。昨晚由隧道口起。足足走了二十分鐘。就到了這里了。我所以想這內支士平日的走法。不過是他的萬分之一的速度罷了。你說李夢怎麼想法會造出這樣東西。難怪人家都說他是怪物。我如今纔曉得他實實在在是箇大怪物呢。高昔魯聽了。只把舌頭伸着。好像要歐露世替他看病似的。總伸不進去。李蘭操却不。大相信。以爲歐露世說的是。西游記後來歐露世把地中海的形勢。同埃及海岸指點着給他看。他纔信了。懽喜的前仰後合。就如已經到了倫敦。趕着去酒。巴。西人專賣。酒的地方。飲三杯的樣子。又拉了歐李兩人到船邊上說道。我有件事體商量。

原來又是這
件事

不曉得你二位意下如何。歐露世問道。甚麼事。李蘭操說道。我想內支士斷不是長在地中海的。這一次經過之後。不知道是去北冰洋。還是南冰洋。要想再經此地。就不定是那年那月了。若是我們不趁這機會。趁這近我們歐洲的地方。想法子逃脫。到後來就很難的了。歐露世默語低頭。暗想我並不是沒有脫艦的思想。但是李夢相待甚厚。第一層有點兒捨不得。他第二層經了這幾個月。研究的學問頗有頭緒。雖是說脫艦機會不可錯過。難道這講學問的機會又可錯過。我如今不如拏定主意。勉抑衷情。成我畢世的學業。遂我當初的目的。這也未嘗不好。因決計向蘭操道。你很厭惡這隻艦。很悲哀在海底嗎。蘭操道。也不是很厭惡。不過此事沒有界限。不知到那年那月為止。萬一長此終古。豈不是拿着天生我材。換做蛟龍魚鼈。這又何得甘心呢。歐露世道。這也不能說無界限。只要五六箇月以內。支士的速度。可週航五大洋一次。等再過了這幾了箇月。將來到了英國法國。或是美國德國的海岸。或是屬地。再相機行事。也不

蘭操粗才居
然有此如簧
之舌

爲遲。李蘭操道。歐兄總是說將來。不曉得將來還有這箇機會沒有。於今已經在地中海。到了歐洲。還不趁這黑夜裏頭把他的吊船拿下來。划着就走。你想將來。那有這個機會。我想我們走的時候。只管預備點乾糧。見是有岸的地方。我們就上去。到了岸上。再想法子。大家回國。豈不甚好。歐兄你是法國人。我是英國人。咱們這兩國的京城。一箇倫敦。一箇巴黎。是地球上有名繁盛的你。我們忽然回到了。看着那幾十層的高樓。走着那幾丈寬的街道。車水馬龍。肩摩轂擊。或是在人叢裏頭。瞧着箇自己的好朋友。趕緊過去脫帽子。拉手問問家裏頭的消息。國裏頭的新聞。你想人家都以爲我們是死了的人。於今再得會面。這種快活。世界上那里去找。第二件。若是到了家中。見着親人。那更歡喜的。不用說了。歐兄你仔細想想。不強如這兒天天在電燈底下過日子嗎。高昔魯聽了這段話。也高興的了不得。極力聳恿歐露世。歐露世無法。只得決議約期舉事。大家方纔散了。說來又奇。內支自從那日起。常在海底幾千尺下進

不然我想他
一定知道此
事還怕與李
夢有干涉

奇奇

航。有。時。輪。換。空。氣。要。浮。出。水。面。的。時。候。也。是。遠。遠。的。離。着。海。岸。不。曉。得。是。李。夢。知。道。他。們。三。人。商。議。的。事。體。呢。還。是。怕。在。地。中。海。船。隻。來。往。人。多。眼。雜。恐。怕。被。人。看。破。呢。這。件。原。委。難。於。追。尋。就。是。說。書。人。也。拿。不。着。實。在。的。憑。據。只。好。算。他。們。三。人。晦。氣。罷。了。李。蘭。操。因。此。焦。燥。異。常。常。時。發。悶。氣。有。時。飯。也。不。吃。容。易。不。得。他。笑。一。聲。高。昔。魯。也。是。沒。精。打。彩。的。所。以。歐。露。世。也。少。見。他。們。有。一。天。走。到。地。中。海「加。治。亞」島。歐。露。世。忽。然。想。起。去。年。各。國。錯。認。這。內。支。士。是。怪。物。美。國。派。兵。船。搜。討。的。時。候。正。是。這「加。治。亞」島。的。人。因。爲。受。不。住。土。耳。其。的。虐。政。大。家。動。了。公。憤。同。起。義。兵。與。土。耳。其。開。仗。到。了。後。來。不。知。如。何。結。局。又。想。問。問。李。夢。後。來。想。他。也。未。必。知。道。只。得。走。入。客。堂。翻。翻。書。籍。一。會。見。李。夢。倉。倉。皇。皇。進。來。歐。露。世。替。他。行。禮。他。也。不。及。回。答。跑。到。窗。櫺。邊。把。兩。扇。嵌。板。打。開。四。面。張。望。好。像。等。人。的。樣。子。歐。露。世。不。知。道。甚。麼。原。故。坐。在。那。兒。跟。着。他。望。忽。然。看。見。一。箇。腰。上。掛。着。一。大。皮。包。的。男。人。如。同。死。尸。一。樣。或。沈。或。浮。歐。露。世。大。驚。不。知。不。

奇

可見李夢並
非安分大有
交結亡命招
納豪傑之勢

覺說道。李兄。你不見那個人嗎。想是打壞船沈下來的。何不救他一救。李夢並
不理會。仍舊伏在窗前。看看那水裏的人。漸漸游到船邊。却那里是死的手脚。
還在那兒動呢。李夢等他近時。舉手叫暗號。那人也舉着手。答了暗號。纔浮上
水面去。歐露世看了好生怪異。一會。李夢關上窗門。轉身過來。向歐露世道。歐
兄。你不用詫異。這人的名字。叫做「比佳」。生在「古扶馬他」島。全島的人。無人
不曉得他的。他生來會游水。常時由這一島游到那一島。不怕幾百哩路。他當
如行路一般。所以他在水裏的時候。多倒是在陸地的時候。少。歐露世道。李兄
和他有親麼。李夢道。我和他是老朋友。最知心的。說畢。走到左邊。一箇大櫃子。
從前並沒見他開過的。那時。李夢也全不忌諱。歐露世在旁邊看着。把櫃子開
過後。歐露世一眼望着。大生詫異。原來裏頭全是金塊。大約有二十萬鎊的光
景。當下李夢自己。撈手撈脚。拿了一箇大箱子。載滿之後。用銅皮釘蓋好了。又
用近代希臘文字。填了記號。按響電鈴。即時有四名水夫。走來把金箱扛了出

此段筆墨拉
雜曲折全是
模仿紅樓夢
的

去。歐露世看呆了。忽聽李夢說道。歐兄。有要說的話嗎。歐露世見他問得唐突。應聲答道。並沒甚話。李夢又道。那就請去安息罷。我這里有點小事。不便。歐露世無法。只得退出。回來想起剛纔的事體。越想越怪。這人究竟是何等人。爲何。李夢見了他。就趕緊把金塊搬運。這必是交把他的。不用疑惑了。又想起李夢。常時有這些秘密鬼怪的事。都是不許人看見的。何以這次他又絕不避忌。我既不避忌。我何以後來又叫我去。難道故意要我看見他有這樣多的錢嗎。李夢本是豪傑。也不應有這些鄙俗的意見。或者後來的事體。更有甚麼奇怪的嗎。歐露世只顧左思右想。忽然以爲可奇。忽然又以爲可畏。因此一夜竟沒有睡着。但聽見甲板有動搖的聲氣。又好像有放小艇的聲氣。那時艦中悄悄寂寂。過了兩下多鐘。又聽得有人走過房外的聲氣。歐露世想着。必是水夫回來了。忽聽鐘聲又響。已經六下。歐露世就起來洗漱。坐了一會。纔去尋李高二人。那時他們已經起來。歐露便一五一十的。把昨夜的事說給他們聽。二人也是

詫異。一會歐露世回房。吃過早餐。仍到客堂讀書。到了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室中溫度。陡然增加。漸漸熱至不可耐。歐露世乃將外衣脫去。仍是汗流浹背。好不怪異。那時正是早春時分。況且內支士在海底幾千尺之下。那有如此炎熱之理。難道船內失火嗎。大踏步走出客堂。剛好遇着李夢。連問何事。李夢笑道。歐兄不能耐嗎。我正要想法子。歐露世問有甚麼法兒。李夢道。只能將熱氣導出水面便好了。歐露世道。這熱氣由外邊來的嗎。李夢道。正是。此時正在熱海進航呢。可請進來看看。歐露世進了客堂。李夢開了窗門。原來這熱海的水。真是如釜裏的開水一般。當下玻璃都燙熱了。李夢纔快把窗門關上。恐怕熱氣再進來。就會要人性命了。李夢又說道。這熱氣乃由尼亞加美義島以及巴利加美義島的中間火氣。由海底噴出。夾在這兒。所以熱度達於極點。說話間熱氣愈盛。並且有硫黃氣沖進來。急得歐露世氣都出不得。內支士全船電燈。都被熱氣薰蒸得無光了。李夢趕急傳令。將內支士浮出水面。同歐露世跑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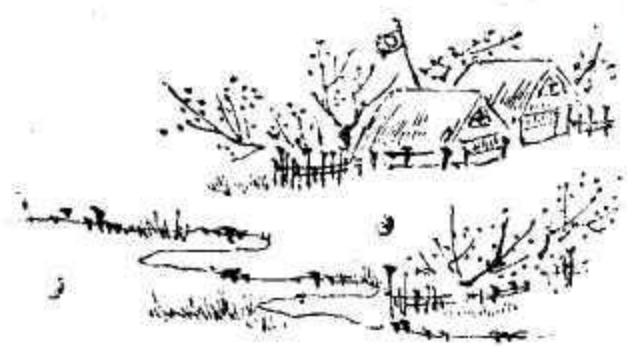
板乘涼。那會李高兩人也熱得氣喘如牛。三脚兩步的跳了上來。幸虧海面空氣清涼。大家纔得無事。約莫走了兩箇時辰。李夢知道已經過了熱海。再復傳令沈下。從此內支士不甚浮。上有時輪換空氣。也是在夜裏換後。即時沈下。李蘭操到底不得脫艦的機會。看看已經要經過支布羅陀海峽。直出大西洋了。蘭操好不急煞。一日走進歐露世寢室。再提議此事。歐露世只得安慰他道。此事我看已經有點走漏風聲。所以防範如此之嚴。從前內支士並沒有這樣的。我想急也急不來。我前兒聽見李夢說。今兒可以過支布羅陀。那我們商量的事。已經十去其九。無可挽回。但是經過此處。還有西班牙海岸。或者再候他經過英法海岸。或屬地的時候。重整旗鼓。也不爲遲。李兄。你少安心點罷。李蘭操聽畢。也是無言可答。躊躇半晌。忽然跳了起來。倒把歐露世嚇了一跳。又怕他要發狂。誰知他悄悄的走到歐露世身邊。附耳低言道。好機會。好機會。就是今晚九點鐘。你趕快預備。要的東西。趕緊收拾。我就去約高昔魯。告訴他。你不要

是甚麼好機會
我亦急欲
知之

走漏消息。至緊至緊。歐露世方欲再問。李蘭操已經走了。出去回頭說了句緊記緊記。就一溜烟的跑了。歐露世摸不着頭腦。又不好不預備。又不知如何預備。進退兩難。忽然想道。我何不即刻到高昔魯那兒。問箇明白。回來預備也不遲。當下主意已定。於是直往高昔魯處會議。不知他們脫艦之事。究竟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新小説 第二年第一號



十四

九二

寫情
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十三回 破陰謀奸徒中毒 尋死路鳳美投河

可稱一面照
妖鏡

却說鳳美站在那琴桌旁邊。在那牆上所掛的小鏡裡一照。吃了一大驚。你道爲著甚麼來。原來他在鏡子裡面。看見輝鳳打開一個小小紙包。將一包白粉似的東西。舀在鳳美的香餅酒杯內。所以嚇了一驚。暗想他下的是甚麼東西呢。想來總是迷魂藥之類。此時採蓮已去的久了。還不見上來。我一個人落在他手裡。無計可逃。這便怎麼樣好呢。古語說的好。人急計生。鳳美在這一時之間。千思百慮。又是害怕。往常在東亞的時節。又常常聽得人說。有用甚麼迷藥殺人的。也有下蠱藥的。都是混在酒肴之內。此時自己落在這圈套裡頭。又沒有個幫手。你道如何不急。他要想個法子避過。不覺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自己先定了一定神色。回身慢慢的走回原位坐下。故意暗暗的將指上指環除下。

來有意丟在地下。道：「呀，這指環怎麼掉了。」一面說，一面撩起柶布要拾。輝鳳道：「不要緊。我替小姐拾來。」說着彎下腰去。拾指環。鳳美嘴裡在那裡說費心費心。手裡却悄悄的把自己的一杯香餅酒放在輝鳳那邊，却將輝鳳的酒換了過來。恰好移換停當。輝鳳拾起指環，放在鳳美跟前道：「在這裡了。」鳳美說費心費心。一面取指環仍舊套上。輝鳳舉起酒杯道：「再敬一杯。」鳳美本意不吃，但怕不吃這酒。他不知又要弄甚手脚，只得勉強的也舉起酒杯道：「敬領一杯。」兩人對乾了酒。鳳美心中好像小鹿亂撞一般，恐怕露出神色來，又走到琴桌那邊，假意玩弄那琴。輝鳳道：「這是一張悲珂娜琴。」西國琴名。小姐何妨試彈一套。鳳美此時心中亂的不知怎麼樣好。歹。借着彈琴避一避面，免至被輝鳳看出面色。想罷就在琴桌旁邊坐下。輕舒玉指，把自己生平最心愛的一套修篁掃月曲彈出來。恰好此時一輪明月從窗外照入。鳳美彈得那琴一陣好像玉佩鏗鏘，一陣猶如喧闐金鼓。忽而悲壯淋漓，激昂慷慨。忽而低徊靡曼，餘音繞梁。一面彈着，一面在鏡子裡面偷覷輝鳳。只因坐了下來，看不見他的身手，只看見他的臉。

呆呆的望着自己。好像聽琴聽出了神的光景。忽然打了個呵欠。便低下頭去。此時連他的頭也看不見了。又不好回頭去看他。只得還是彈琴。彈到琴曲將終的時候。彈得猶如雨打芭蕉一般。一陣緊一陣慢。鳳美雙眼仍注在鏡子裡。忽看見輝鳳立起來。歪着身子。幌了一幌。就不看見了。鳳美彈罷了琴。只得立起回頭一看。只見輝鳳直挺挺的躺在一張睡椅上。雙睛緊閉。臉上漲成紫色。唇上是青一半白一半的。明明是中毒樣子。心中暗想要不是在鏡子裡看破了他。此刻我就是這個樣子。這惡漢不知要怎麼處置我呢。想到這裡。不覺心中又恨又怕。這明明是要設法害我。我同他無怨無仇。他何苦下這毒手。又想起採蓮下樓去了。差不多有三十分鐘。如何還不見來。仔細想去。這件事一定是採蓮同他通同作弊的。不然何以將近終席時。就借點意走了。到這時候還。不來呢。隨手把叫人鐘按了一下。外面就走進來一個丫頭。鳳美問道。方纔下樓去的那一位呢。怎麼不見來了。丫頭道。那個人麼。他早就坐了馬車回去了。

盜賊行裡可謂極盡能事可惜梁山泊上未能分一席也

爲後文給鈍三張本

鳳美暗想採蓮這等舉動一定是同謀的無疑了。這裡也不是久居之地。不如走了罷。因又對丫頭道。我也要走了。但是這個人睡的同死的一般。怎麼好。丫頭道。小姐不要理他。他們吃酒常常是這樣的。鳳美聽了。就出了房門下樓。那丫頭一面送鳳美下去。一面問道。小姐知道那個男人麼。鳳美道。不知道。我今日纔見面呢。丫頭道。怪道呢。我說我看見小姐言動舉止都是大家人的樣子。不合給這些無賴娼婆結識呀。鳳美驚道。他不是音樂會幹事麼。丫頭抿一抿嘴道。那裡他又是無賴。又是強盜。又是鼠竊。又是剪綰。案子也不知犯了多少。牢監也不知坐過多少的了。小姐你小心查查看。身上有失落東西沒有。鳳美打開一個小小皮匣。一看道。還算好。沒有丟東西。原來鳳美也甚是小心。因怕旅舍裡靠不住。所有身邊的二百多圓鈔票。還有些零碎金銀等。總放在小皮匣裡。出入都帶着的。當下鳳美又問道。那男子是個賊。那女子又是個甚麼東西呢。丫頭道。這可不知底細。他常常引了些不三不四的男子到這裡來吃酒。



有人說他是個妓女。有人說他就是這無賴的情婦。不知那一說說得是。總而言之。他不是一個正經人罷了。鳳美益發驚怪。因在身邊取出兩圓銀。謝了那丫頭。便出門而去。但是他自己此時也不知道往那裡去的好。只是信步行去。心中想道。我今夜萬不能回旅舍去。聽方纔丫頭的話。採蓮一定給那無賴通同一氣的。他既然合力謀我。自然總是要圖謀我甚麼東西。此刻他被我窺破了隱情。走了回去。採蓮豈不要重下毒手。我在此處。人地生疏。怎麼敵得他過。正在一面盤算着要打主意。恰好一輛馬車走過來。馬夫問道。小姐坐車麼。鳳美此時着實走不動了。就跨上了馬車。馬夫問道。小姐到那裡去呢。鳳美心中本來沒有主意。然而坐了馬車。總得要到一个地方。那馬夫纔好循着路去。不像上海的人。坐夜馬車。胡亂跑了一淌。無論到東到西。糊裡糊塗的就算了。當下鳳美聽得馬夫一問。因說道。我要到：我要到：馬夫道。到甚麼地方呢。鳳美道。到：到花水橋罷。其實他並不是一定要。到花水橋。只因他一則沒有地。

方好去。二則這倫敦地方他生得很也說不出甚麼地方來。他胸中爛熟的。只有一個花水橋。所以不因不由的就說出他來。馬夫聽說便放開轡頭。漾了漾鞭梢。駛向花水橋去。鳳美如醉如痴的坐在車上。也不知走了幾時。忽聽得馬夫問道。花水橋是到了。還是過橋去。不過橋去呢。鳳美方纔猛然醒悟道。不過橋。不過橋。那馬夫就勒住了馬韁。鳳美付了車錢。下得車來。那馬夫就放韁到別處去了。鳳美耳邊忽聽得噹噹噹打鐘聲音。屈指數着。恰好打了十下。這花水橋離熱鬧市塵遠了。加以這一夜北風甚大。天氣也寒。所以路上的人甚少。鳳美此時。雖不願回旅舍去。却沒有主意要到那裡。下了車。便信步走到橋上去。在那橋當中呆呆的站着。在那裡思前想後。想着自己。要託終身的男子。已是薄倖無情。一味貪財。要託他謀生的女子。又是個妖魔淫婦。設法害人。自己生平所親歷的。就只這兩件事。這兩個人。可都不是好人都幹不出好事。以後生。在世上那一處。沒有人陷害我。那一處不是陷坑。倘然沒有一個可靠的人。

忘了阿卷照
應了人盡出頭
了人往來只想
處往來不想
着苦處不想
到樂處

鏡子裡看見
輝鳳幌一幌
是醉態此處
見鈍三幌一
幌是跛態

描摹鈍三面
貌不是閒筆
閱者須要記
着

帶着自己。不論何時何日。都可以跌入陷坑的。要想一個法子。免了受人暗算。只有一個法子。是個甚麼法子呢。只有死了的一個法子。一面想着。望望橋下。正當潮流急退的時候。若趁此時跳了下去。一定連屍首都飄到海裡。豈不乾淨。想到這裡。不由的說一聲。父親。恕孩兒不孝之罪。就此要永別了。正要跳下去時。忽然一個警察兵走來問道。這麼大的風。站在這裡做甚麼呢。鳳美倒吃了一驚。支吾着答道。因為頭痛得很。在這裡乘涼。一面說着。恐怕那警察兵再來盤問。一面就走到橋那邊去了。正在走到橋頭時。忽見黑越越的一個黑影子。在面前幌了一幌。鳳美又吃了一驚。不覺立住了脚。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人。走近鳳美跟前問道。要新聞紙麼。又自言自語道。今日只賣得七張。賸下的比賣脫的還多幾倍呢。鳳美對他看了一眼。只見那人手裡挾着一大包新聞紙。電燈之下。細審他的形狀。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蓬頭垢面。生得一嘴黑鬚。那耳目口鼻的位置。看着令人可笑。一隻右眼歪了下來。嘴也是歪的那兩

鳳美之憐鈍
三當是自然
感觸不是平
常慈善之心
閱至終卷便
知

顫的肉及嘴唇不住的在那裡顫動再細看他時那身子也好像打顫的樣子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又是個跛子鳳美看着甚覺可憐因問他道你要錢麼那人低頭想了一想道錢有甚麼不要的呢只是要錢也得要得在理譬如小姐把我這新聞紙都買了去那就是我想要錢的意思了鳳美道你怎麼賣了一天只賣得七張那人道我不及人家的會賣而且我身上衣服襤褸人家看見我都討厭多有不肯同我買的鳳美道你如果有了錢就可以過個安樂日子了麼那人又低頭想了一想道如果能多賣些新聞紙就好了我同阿四都可以一天吃三頓飯了鳳美道阿四又是誰那人道他是我同居的人因為他叫阿四我年紀好像大些就叫了阿三又因為我蠢鈍又叫我鈍三鳳美道怎麼叫做年紀好像大些這年紀怎麼可以好像起來的鈍三道因為我面貌生得蒼老些若要問我多大年紀連我自己也不曉得鳳美暗想天下那裡有這等蠢人連自己年紀也不曉得的因又問道你姓甚麼呢鈍三道這個阿四也

因其蠢而憐
之也此方是
平常慈善心

今之死要錢
者當有愧於
此女子

今之貪得無
厭者當有愧
於此男子

處處點醒風
犬爲後文敏
達打聽張本

常常問我我也很很的想過好幾天却只想不出來連我父母是個甚麼樣子的叫甚名字我也不知道鳳美聽了越發覺得可憐暗想我是在這裡等死的人要錢也沒有用處的了不如拿來濟了這個人罷想罷將手中的小皮匣遞給鈍三道給你這個你拿了回去好好的過日子罷說罷復回身走到橋上去。鈍三接過手來覺得沈重不覺驚道人家都說我蠢鈍誰知這女子比我還蠢鈍些怎麼把自己的錢一齊都給了別人打開皮匣看時原來金子也有在裡面我要這許多錢有甚麼用處呢抬頭再看鳳美時只見他站在橋欄旁邊低下頭在那裡看水心裡暗暗驚道噫你看他一定是要想投水：鈍三此時忽然不鈍暗想道天下沒有見死不救的道理罷：罷：待我想法子救了他罷。忙忙的把皮匣揣在懷裡把新聞紙放在黑暗地方注定兩隻眼睛看着鳳美鳳美此時看見橋上還有往來的人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的在那裡延捱時刻這一夜雖然風大他是打算要死的人也顧不了許多並且也不覺着難過看

兒女之情一
至於此讀之
我欲墮淚

看。捱。到。十。二。點。鐘。時。候。四。圍。一。望。見。沒。有。人。了。側。耳。細。聽。也。寂。無。人。聲。遂。雙。手。扶。住。橋。欄。暗。暗。說。道。父。親。恕。罪。孩。兒。今。生。不。能。報。答。養。育。之。恩。了。母。親。呀。請。母。親。援。引。孩。兒。一。把。待。孩。兒。跟。母。親。去。罷。說。罷。扳。緊。橋。欄。閉。着。眼。睛。咬。着。牙。齒。儘。力。一。翻。跳。了。下。去。此。時。寒。風。料。峭。月。色。昏。蒙。可。憐。

珠。沈。玉。碎。無。人。管。付。與。東。風。掃。落。花。

要。知。鳳。美。性。命。如。何。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鳳。美。一。團。穉。氣。却。於。輝。鳳。下。迷。藥。時。竟。能。隨。機。應。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真。是。出。人。意。外。

鈍。三。是。此。書。種。種。情。節。轉。捩。之。所。集。不。可。以。爲。隨。意。帶。寫。忽。略。看。過。

十。四。回 十。家。巷。佳。人。櫻。小。恙 時。敏。街。偵。探。叩。芳。踪

却。說。鳳。美。當。夜。立。定。了。一。個。尋。死。的。主。意。觀。至。夜。靜。無。人。便。扳。着。橋。欄。要。跳。下。水。去。噯。鳳。美。死。了。這。件。事。就。要。算。完。了。仲。達。送。了。性。命。被。了。許。多。人。疑。心。是。終。

久不得明白的了。蘇士馬得了仲達的資財。就可以終身安安樂樂享用的了。那麼說起來。這一部催眠術。是就此要完結的了。有頭無尾的索然無味。算甚麼呢。不是這樣說法。這一夜的鈍三。忽然不鈍起來。他看見鳳美四面張望。知道他要等到沒有人看見。方尋死路。我如果只管看着他。他一定不肯死的。於是躲到一個黑暗的所在。悄悄地去張望。等了一會。果然看見鳳美要跳下水去。他便放開了一雙跛脚。飛奔過來。雙手把鳳美緊緊的抱住。道。小姐。小姐。死不得。死不得。此時幸而鳳美還沒有倒過頭去。倘是已經倒過頭去。只怕連他也要帶了下水呢。你看他支持着那麻木的身子。用盡了生平的氣力。方纔把鳳美抱下橋欄。又說道。小姐快回家去罷。我送小姐回去罷。鳳美一心是要往死路上去的。好容易得了這個機會。正要鬆手下去。不提防後面有個人抱住。倒覺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見是鈍三。不覺怒道。你爲甚阻着我的去路。我給了你那些錢。原是叫你去過安樂日子的。你此刻阻住我的去路。不是倒要我過

身體髮膚受
諸父母不敢
毀傷吾疑先
賢遺訓流傳
海外

蠢鈍便蠢鈍
到極處又
鈍到極處

苦惱日子麼。鈍三道。我不知小姐爲了甚事要尋死。我是有名的蠢鈍人。不會說話。自然說不服小姐。我只會勸小姐不要死。快點回家去。我本來是賣新聞紙的。不過想求小姐買一張新聞紙。誰知小姐新聞紙不買。倒把那許多金銀給我。我此刻把這皮匣依舊還了小姐。小姐快點回去罷。我雖然蠢鈍。却還勉強可以過日子。也不是個叫化子。斷沒有憑空受人家這許多錢的道理。小姐。你想想看這身子。是父母給我的。如果病了。醫不好。要死。是沒法的事。怎麼好。平白無端去自尋短見呢。不要說小姐這麼一個聰明人。就像我這個蠢才。身子又不靈便。又蠢鈍。又窮苦。要是尋死起來。一百個也死得過的。我也曾經想過。我雖然忘記了父母的模樣。姓名又不知。那個是我父母。然而總有這麼兩個人。生我出來的。這兩個人。就是我父母。這麼說起來。我並不是沒有父母。生出來的人。如果我好端端的。尋了死路。這不是不孝了麼。我是個蠢才。還這麼想。小姐。你再想想看。鈍三本來是個強嘴笨舌的人。這一夜因爲遇見了鳳

美尋死。他嚇急了。鼓着那不住顫動的嘴唇。累累贅贅連篇累牘的說了這一大套。倒把鳳美說的心動起來。不覺把他母親臨終叮囑的話一一都潮到心上一陣陣的汗流浹背。暗想莫非我母親在天之靈。借着這逢首垢面醜陋男子的嘴裡來教訓我麼。想到這裡不由的毛骨聳然。把尋死的心思一時都消滅盡了。此時非但不怪鈍三。而且心中甚是感激。想道。看他這麼一個醜陋的人。而且五官四肢沒有一處是完全的。說出話來却甚是有理。叫我也不敢再尋死路。但是我如果不死。今日晚上。却投奔那裡呢。越想越沒有主意。因哭着說道。我就依了你。不死了。却是無家可歸。叫我怎樣呢。鈍三道。這又奇了。怎麼說無家可歸呢。說着提起鳳美那小皮匣。在手裡顫了一顫道。隨身就有了這些銀子。那裡會無家可歸起來。小姐不要取笑罷。莫非小姐還想要投河麼。鳳美道。不。我斷不再投河。鈍三道。那麼說。小姐快請回家罷。這東西我不敢受。還是奉還小姐。說着雙手遞過那小皮匣來。鳳美道。這是我已經給了你的東西。那裡

取可謂一介不

好要還。鈍三道。小姐倫是要給錢與我。只請買一兩張新聞紙。我不是叫化子。斷斷不敢受這個。鳳美見他甚是誠摯。而且不受還此錢。今夜也斷難過去。只得收下。鳳美此時因然不肯再到花水公園的旅舍。也不願意再到來安。因對鈍三道。我本來是住在旅舍裡的。今晚上我不願意回去。因為有個不能回去的道理。却叫我往那裡去住呢。鈍三聽了。抓耳撓腮的好一會。說道。小姐既然沒有住處。就到十家巷住一夜好麼。鳳美道。十家巷是甚麼地方呢。鈍三道。這是我住的地方。同住的還有一個阿四。阿四還有一個母親。地方是很不乾淨的。但是小姐沒有住處。只好請到那裡暫住。阿四的娘。是很親切的。總可以照應小姐。……呀。小姐身上。為甚麼只管亂抖。鳳美道。覺得冷呢。鈍三道。一定着了涼了。小姐要到那裡。快打主意。不要只管站在這風頭裡了。鳳美道。此刻只好依你到十家巷過一宿再說罷。鈍三道。那麼走罷。我也覺着冷呢。說着帶鳳美望十家巷一路走去。走過一處衚衕口。有一家小小的咖啡茶店。還沒有關

此則取不傷
廉矣鈍三雖
鈍取與之間
却有分寸

門。鈍三道。小姐冷了。我看小姐面色很不好看。可吃點熱東西罷。小姐等一等。我去拿來。說罷走到店裡。一會兒雙手捧出熱騰騰的一碗牛奶來。遞與鳳美。鳳美雖不是要吃東西。但見他一片誠心。不好拂他。接過來呷完了。仍把碗遞給鈍三道。你吃麼。鈍三道。我不吃。我回去有東西吃呢。阿四的娘。狠會當家的。總有點心預備着。鳳美暗想。他方纔說三頓飯還不週全。那裡還有甚點心。這不過沒有錢吃罷了。想罷隨手取了幾圓銀錢。遞給鈍三道。你也去吃點罷。我譬如住旅舍。也要花幾個錢。你就受了我這個。鈍三滿臉堆下笑來道。那麼我就受了這個。去去就來。說罷到咖啡店裡去了。不一會出來。仍引着鳳美走路。他一路上看有未曾關門的雜貨店。就去買了些點心。轉彎抹角的。又走了一會。到得一個小小衚衕。裡面路燈也沒有一個的。鈍三指道。這就是十家巷。裡面路不很平。小姐好好的走。說着在前面引路。嘴裡不住的說道。這裡靠左些。那裡靠右些。這裡是垃圾堆。那裡是一口井。鳳美心裡雖不很願意到這些

是方纔聽見
收拾東西聲
響時收拾出
來的

地方。然而也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走。走了二十多碼路光景。鈍三站住了說道。請小姐等一等。說罷推門進去。只聽得他在裡面吱吱咕咕的說話。又聽見收拾東西的聲音。好一會方纔有一個婦人開門出來。說道。小姐請裡面坐罷。這小地方屈駕得很呢。鳳美在外面被風吹的冷不過。一聽得招呼。也來不及答話。只彎了彎腰。就走了進去。只見這房子約摸有四五碼寬。牆上釘了四五個架子。堆積些衣服。小包裏。與及家具零碎東西。七橫八豎的。沒有一點秩序。一個角子上。放着一個小小屏風。旁邊露出一個床角來。料是阿四睡在那裡。那婦人引鳳美走到裡面一間。這一間稍爲乾淨些。裡面放着一鋪床。床上擺的是半舊的被褥。鳳美生平未曾見過這種地方。只得將就坐下。看那婦人時。約摸有五十多歲。臉上生得甚是和氣。請教起姓名來。他名叫阿寶。阿寶對鳳美道。方纔阿三說的不大明白。說甚麼小姐不能回家的。這小地方又不乾淨。怎麼好屈小姐的駕。小姐不嫌棄。要茶要水只管說。不要客氣。鳳美道。那裡話。

此刻只要有了容身之地。那裡還有甚嫌不嫌呢。……不知爲甚麼。此刻頭痛得很。阿寶道。呀。這是着了涼了。你看身上還抖呢。快點睡罷。我去泡一碗藥茶來。說罷走到外間。在架子上翻了一翻。又在櫃裡尋過。道。我記得還有藥茶呀。怎樣沒有了。鈍三自從鳳美進來之後。不曾開過一句口。說過一句話。只注定了兩隻歪斜的眼睛。看着鳳美。聽得阿寶說沒有藥茶。連忙說道。嬌嬌。不要緊。我去買來。阿寶道。甚麼時候了。只怕藥舖子關了門了。鈍三道。不要緊。關了門也好。叫的說罷。邁開一雙跛脚。一拐一拐的去了。阿四此時睡醒了。阿寶約略告訴了這件事。阿四很以爲奇。便過來同鳳美見禮。阿寶再三催促鳳美睡下。又代他盖好了被窩。不一會鈍三買了藥茶回來了。說道。嬌嬌。水開了沒有。藥茶買來了。鳳美聽得。心中着實不安。暗想不料這陋巷之中。倒有這麼個熱誠的人。真是令人感激不盡。阿四低聲問鈍三道。阿三哥。你今夜做了好事了。俗語說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鈍三道。甚麼浮屠不浮屠。我不懂。我救了這

位小姐已經得了謝了。說罷在懷裡摸出一個小包。遞給阿寶道。這是小姐給我的。嬌嬌給我收起來罷。阿寶接過來。打開一看。驚道。呀。這裏面還有金子呢。這一定是小姐錯給你的。說罷要還鳳美。鳳美道。不是錯給的。收了罷。阿寶只得收了。此時水也開了。泡了藥茶。送給鳳美吃了。大家安排睡覺。這一夜鳳美身上燒的猶如火炭一般。一夜何曾睡着。正是

可憐百媚千嬌女。病倒蓬門蕩戶中。

從此鳳美一病十多天。只得安心在十家巷調理。這且按下不表。且說甄敏達自從在倫敦銀行裡打聽得取銀的不是仲達。便設法要先尋出那灰色眼的人來。用盡了生平本領。八面張羅。日夜畫策。却只覓不出一個頭緒來。心中甚是難過。忽然一天。童子報說。有個婦人來訪。敏達教請來相會時。却是一個不相識的人。他當了偵探。常有不相識的人來託辦事的。本來不算甚奇事。當下讓坐開談。那婦人自陳來歷。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韶安埠東明棧主婦阿卷。阿

卷道。從前接到林小姐的信。知道先生代尋喜仲達。費心得很。後來又接到了第二封信。知道那喜仲達是個薄倖男子。叫林小姐絕了念頭。倒是一件好事。免得他想出病來呀。然今又生出一件極耽心的事來。不知先生知道不知道。敏達驚道。又是甚麼事。阿卷道。那林小姐無端的搬到別處去了。又不給我個住址。所以我特地到倫敦來。訪問時敏街來安旅舍。誰知來安也不知道。我想他託先生辦事。一定要告訴先生住址的。敏達又驚道。我一向並未注意到這一層。所以一時疏忽。他搬去了。又不給個信與奶奶。又不留個信在來安。並且我這裡也沒有個信。真是奇事。阿卷道。此刻求先生把尋仲達的事且慢一着。先把這林小姐尋了出來。無論多少偵探費。妾必擔當。敏達點頭道。我必先尋着林小姐。奶奶住在甚麼地方。請告訴了我。好去報信。阿卷道。妾就住在林小姐原住的地方。來安旅舍。敏達道。那就是了。我即刻就去打聽。但此刻要給奶奶同到來安一次。只這一去。有分教。

施將捕虎拿龍手。去訪如花似玉人。

未知敏達要到來安有甚事情。到底尋得出鳳美否。且待再譯下文。便見分曉。寫鈍三如是之呆笨。如是之肫誠。處處能感動鳳美。彼何人耶。讀者試掩卷猜之。

一部書具匣劍帷燈之妙。全在寫鈍三之處。願讀者於鈍三歷史。勿忽略看過也。



法律小說 宜春苑 (續第十) (二號)

却說士蘭去見伯爵夫人那一晚。翌朝柯萬宜在程家書房。檢查各種案情。士蘭的跟人彭進倉皇進來。說道。柯先生。糟糕了。昨晚反監了。柯道。那個反監。彭道。老爺反監了。柯萬宜不大相信。說道。有這樣事嗎。彭道。真的。現在外邊議論。噪雜得很利害。錦小姐也知道。倉皇到極。你到錦小姐處。就曉得了。柯萬宜就去見錦娘。錦娘說道。柯先生。士蘭昨晚逃走了。柯道。一定假的。何君何必要逃走。錦娘道。爲甚麼呢。柯道。既是無罪。何必逃走。何君不是這樣卑怯的人。歇了一會。錦娘纔問道。士蘭昨晚偷出獄的事情。你曉得否。柯道。曉得。他不是要去見伯爵夫人嗎。原來伯爵夫人與士蘭這件事。是瞞着錦娘的。柯萬宜無意說出來。纔始醒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錦娘心中先已有些疑惑。今聽柯萬宜這一句。就憤道。士蘭昨晚出獄。就爲着伯爵夫人嗎。昨日我聽士蘭的說話。也知他別有一情人。原來這樣名聲的伯爵夫人。就是士蘭的情人嗎。真夢也夢不着了。一面說。一面哭。又說下去。柯先生我曉得了。士蘭一定是逃走的。士蘭去見

伯爵夫人。夫人爲愛士蘭。一定像我的心事。勸他逃走。士蘭雖不聽我說話。至夫人的話。他不能不聽的。因爲士蘭與夫人的交情。比我還深呢。他不從我的緣故。我也曉得他。原來豫早有與夫人逃走的心事呢。我與士蘭定親的事。夫人是一定曉得的。夫人恐怕士蘭生心。勸士蘭逃走的事。照例是有的呢。柯萬宜勸道。斷沒有這件事。你可放心。我現在到監房去看看。總可以明白了。柯萬宜就到監房去。出了大街。就聽見有人說士蘭反監的事。柯萬宜心中好不倉皇。趕快跑到士蘭處。誰知士蘭蓋着被。躺在這張鐵床上。像很不高興的樣子。柯萬宜就問道。何君。怎麼樣呢。士蘭起來。嘆一口氣說道。糟糕了。絕望了。又將昨夜的事情。與及伯爵要親自出去做證人的說話。說了一番。柯萬宜思量了好一會。答道。這何至絕望呢。士蘭道。伯爵親自到法廷上。證實我是真犯。還有甚麼說話去抵抗他。柯萬宜問道。你自伯爵處出來。就回來麼。士蘭道不是。我出來後。心中極煩亂。一直跑到何家村口。纔醒覺起來。因爲這條路。平日是走

慣的呢。正要回頭。心裡又想跑回我的別莊。自尋短見。後觸起前時對你講有一日命。託你辨護。一日這話來。又見受這殺人放火的嫌疑。死也死得不名譽。纔決意回這裡來。回來這個時候。已兩點多鐘了。柯道。幸虧你不自尋短見。你若死吊。前功盡廢了。還未定罪。斷沒有無可辨護的道理。或到終審這個時候。伯爵死吊也未可知。因昨晚這件事。縱然不死。也要半死了。何君還有望的。你不要灰心罷。士蘭道。昨晚我出來這個時候。伯爵已昏倒在地下。真是死吊也未可知。不可不去打聽他的消息。柯道。不錯。若伯爵未死。他一定到裁判所證你真犯。你雖無罪。判官不能不信。因爲此後我們的運動。要看伯爵是生是死。乃有下手。真要趕快去探探他的生死如何。柯萬宜猛省道。曉得了。一問蘇博。便知了。等我趕快去問問蘇博罷。萬宜對士蘭。匆匆說了幾句。就跑到蘇博處。萬宜還未坐下。蘇博問道。柯君。我等你許久了。昨晚克德伯家裡。不是鬧出一件大事嗎。柯萬宜驚道。昨夜這件事。你已曉得嗎。蘇博道。雖不曉得。然我度他家

裡。一定鬧出大事來的。柯道甚麼呢。蘇博道。昨晚十二點後鐘。伯爵的跟人請我立刻去。我問他爲甚麼事。他說伯爵要死。柯驚道。伯爵死了嗎。蘇博道。你聽完纔說。罷伯爵這兩日。本來愈了七七八八。忽然說他要死。我心裡好見奇怪。就騎着馬飛跑到他處。見伯爵昏倒在客廳地下。不醒人事。我一扣他的脉。見有歇指。急則治標。趕快用回魂散。救醒他來。我見他仆在客廳。迷惑萬分。就問伯爵夫人。爲甚麼仆在這裡。夫人又不做聲。伯爵就答道。我今晚見略有些精神。看可否行動。就在房間到客廳去。誰知氣力衰弱。一入門口。就仆下去。後來我再扣他的脉。見他又撲又數。知他另有緣故。不便問他了。正要開方子。那胖得很利害這個下婢。進來說。秀姑娘患急症。請我去替他扣脉……秀姑娘就是我前日問他那位姑娘。我心中暗想。秀春的急症。與伯爵昏絕這件事。難道有關係的嗎。就過去診察。誰知果是急驚。我心裡明白。就找出各種說話。去問秀春。秀春答道。先生。我今晚喫了大驚。我同阿媪睡在牀上。忽聽見有客來。

我想聽是那一個。不一會。就聽見很像媽媽與這個客。爭論起來。又聞天階上有足步聲。我開窗一瞧。誰知那根梅樹。化出個妖精來。這個妖精。就爬上這根梅樹。去望客廳這邊。我想去關窗。手也拿不動。妖精又下來。爬到客廳這個窗口。去看客廳。後來聞客廳噪雜起來。這個客就飛跑似的跑出去。這個妖精也跟着他走了。先生。我一閉着眼。心就跳了。秀春說完。我心中就知道他家裡鬧出亂了。開下幾味定經的藥。就快出去。出來的時候。我不由大門。由橫門出。經過客廳窗下。我故意吊下幾個銀貨。拿盞洋蠟。去照地下。那妖精的足跡。一個一個。印在青苔面上。那些足跡。不是兵隊的靴底。就是懲役人的靴底了。柯萬宜答道。那個妖精。自始至終。看着這件事。就是第一個證人了。蘇博茫然道。甚麼證人。你比我還知得詳細。請你說給我聽罷。柯道。昨晚何君買了朱大謀。自監房走出來。去見伯爵夫人。他們兩個講的說話。都被伯爵聽見。蘇博還未聽完。就道。若有這事。伯爵若到裁判。所證實何君是真犯。怎麼好呢。柯道。若伯

爵親自作證。雖是難于辨護。然還有可望。就是那個妖精。蘇博道。爲甚麼呢。柯道。那個妖精。就是朱大謀。蘇博道。是了。朱大謀一定思疑何君。所以跟他到伯爵家去。柯道。朱大謀自始至終。看着客廳的事情。問明朱大謀。就可以做第一個證人。蘇博道。不錯。伯爵若到裁判所。證何君是真犯。這時候。叫他說伯爵因爲十分恨何君。所以特地出來證他是真犯的。這判官就疑到伯爵身上了。朱大謀確實是第一個證人。柯道。聽朱大謀的說話。就知伯爵夫人與何君委實有好幾年交情。又伯爵恨何君。要出法廷證他是真犯。也都曉得。指日就可翻案。且下婢阿英。不久就可以到。鍾浩然一定探得黃昇說話出來呢。蘇君你的共和主義的好朋友。不怕被人冤枉了。蘇博鼓掌道。快極快極。想了一想。又道。朱大謀現在那裡。柯愕然道。不曉得。他若跑到別個地方去。公判以前。不找得他出來。剛纔所畫的策。盡歸水泡了。不可不趕緊找他出來。便僱了幾名偵探。去訪朱大謀蹤跡。誰知找了兩三日。影子也不瞧見。明日就開公判。直至今日。

下婢阿英。固是未來。黃昇的說話。又未能探出。最爲關鍵的朱大謀。也無蹤跡。俗語道財不入急門。豈不是同這一個道理嗎。

是晚柯萬宜與陸倉。急到不得了。不得已跑到士蘭處。教他一番說話。恐他忘記。又用紙一句一句。寫得明明白白。交與士蘭。流光似水。就到了公判這一天。是日各家新聞紙。都載着

裁判官 本日公判何士蘭。裁判長則爲大名鼎鼎之陳士超。判事檢察官則爲周爾信兩君。皆前日自巴黎特派來者。

傍聽票 今次何士蘭之裁判。萬人所共矚目。自有裁判所以來。實無此事之比。以人數太多。特爲收票。欲有所限制。然買傍聽票者。絡繹於道。昨日上午。傍聽票一枚。價約五角。至下午四點鐘。直漲至三元。九點後鐘。人數已滿。票亦沽完。裁判之傍聽票。至以金錢而買賣。實爲古今未聞之奇事。

黃昇。黃昇爲何士蘭事件重要人物。世人當所共知。現黃昇已診斷其爲傻子。斷其詐愚者。則蘇博醫生。昨日午後。彼仍以一書特告於裁判官。檢察官已決不以黃昇之證言。加入此案之內。則辨護人等。可不必於法廷中贅述黃昇之事矣。

克德伯爵。前數日聞頗危急。昨今兩日。稍有起色。本日擬出法廷。親爲證人云。此次裁判。世人咸欲詳聞其事。敝館特派速記生三名。以紀其顛末。今夕六時。當有以慰閱者先覩爲快之望。

此外與這次裁判。有關係的雜錄。差不多遍紙皆是。到了晚上。裁判定了七八成。各家新聞紙。都派單張。載着當時審案的景況。與及傍聽的速記。西伯利街獨立新聞。這張單張。就用三號字寫着。

放火殺人罪之公判

廿三日
禮拜四

這幾個字。西伯利街。本來不是十分繁盛的地方。今日忽然變作人山人海。裁

判所門前。最爲混雜。派出二十幾個巡捕。三十幾個憲兵。到這個地方彈壓。裁判所特地湊合三個法廷。做了傍聽所。容着四千七百餘人。此外特地搭車來聽的人。因沒有買票。不能進去的。實不知凡幾。到了時候。就抽籤選定陪審官十二人。被告與及檢察官。都已答應。被告座傍爲被告的親友。額外設好幾個座。入座的人。就是何侯爵夫婦。程真卿。及錦娘幾個。大約都是面無血色。像很慌忙的樣子。單錦娘一個。與尋常無異。還對相識的人。逐一招呼。判事座前擺着一張大桌子。上頭盖着一張白布。何士蘭犯罪的證據物。盡行放在底裡。到十一點鐘。法廷監督。就叫傍聽人不要做聲。左方的門一開。就有兩個辨護士出來。稍胖這一個。就是陸倉。臉青白沒有鬚子那一個。就是柯萬宜。他兩個從從容容在這護書內頭。拿出各種書類。宣告一遍。到十一點半鐘。裁判長陳士超及檢察官周爾信。就出來就位。後頭就坐着那十二名陪審官。是時傍聽所四千幾百人。忽然都有驚異的神氣。原來就是何士蘭出來。是時何士蘭穿着

禮服。掛着。去年統帶義勇兵的寶星。因爲押了入監。差不多有一個多月。自然略有些清減。色帶青白。何士蘭就自己的座後。有一紳士。殷殷勤勤。和何士蘭握手。這就是蘇博醫生。不一會。法廷監督。又向傍聽人說道。如有對判事及被告人的議論。妄下可否的。立即驅逐。又向被告說道。你唱你的履歷罷。被告姓何。名士蘭。年二十七。職業是山林土地所有人。住所是何家村。監督。可以宣讀犯罪的嫌疑了。書記呂鶴庭。就將犯罪的始末。不抑不揚。宣讀了一次。是時裁判長陳士超。向何士蘭說道。被告。你可站起來。明白申訴。豫審的時候。判事問你。你一點兒事情。都沒有申訴。這就是公判廷。不是豫審所。你有可以辨解。就要申訴。你若有意諱。就吃虧了。士蘭道。我有許多說話辨解。大老爺下問。我纔好回話。判事道。豫審時候。你怎麼一言不發。士蘭道。未到公判時候。申訴出來。於我極有不利。判事道。剛纔書記宣讀這殺人放火的罪犯。你幹過沒有。士蘭道。沒有。聞說巴爾遜村的罪犯。是用獵鎗的碎彈。去打伯爵的。曉得洋鎗性質的人。

自沒有這個辦法。我若要殺人。就不用獵鎗了。判事道。這是辨解了。士蘭道。辨解不行嗎。判事道。等一會纔辨解。現在問你一句。你答一句。就使得了。又道。你與程家姑娘。是定了親否。是時傍聽的人。皆瞧着錦娘。錦娘滿臉通紅。不知怎好。士蘭低聲答道。不錯。判事道。犯罪那一天。你有信給錦娘麼。士蘭道。這封信由美路送去的。判事道。這封信說甚麼話。士蘭道。說今晚有要事。不能如約。判事道。這是甚麼要事呢。士蘭想要回話。判事再道。你想真纔好說。當初查究你時候。你答這句。已說到紅葉村管領地的人處了。士蘭道。這句話有些不對。判事道。你若說不對。就是說謊。你爲甚麼對豫審判事。還要說謊。士蘭聞了說謊這兩個字。有些怒容。答道。因爲當初豫審判事阿賓到我房子。查究我的時候。我以爲他是頑的。我自己的私事。不想給人知道。所以說去紅葉村。判事道。當初你雖以爲頑的。後來你總曉得。士蘭道。是。判事道。你知到非頑的時候。你爲甚麼不將實情供出。士蘭道。豫審判事阿賓是向來極親密的。因爲太

過親密。却不能盡情吐露。判事道。甚麼。你明白說來。士蘭道。對這樣親密的阿賓。彼此辨論。於情有所不忍。是時檢察官周爾信。站起來罵道。被告。你想拿曖昧的說話。中傷阿賓判事嗎。阿賓判事爲法律起見。破除情面。千辛萬苦。去查究被告的。現被告誹毀阿賓。實在不行。被告。你當時見與阿賓判事。不便講話。爲甚麼不請求調換判事呢。你現在說這些曖昧的事。請裁判長執法。被告辨護人陸倉氏。就站起說道。檢察官。我因這件事。已勸了被告好幾次。請求調換判事。但被告信得自己過。委實無罪。說不論那一個判事。斷不能冤枉無罪的人。可以不必調換。所以不聽我的說話。檢察官答道。這樣判斷。可交與陪審員。說完就坐下。判官又向被告說道。你當時所謂要事。究竟是甚麼事。士蘭道。我向來沒有把這事說出來。所以豫審判事。愈疑我所謂要事。就是殺伯爵的事。誰知我的事。就是很尋常的事呢。判事道。是甚麼尋常事。士蘭道。我的婚事本來想在紅葉村菩提寺舉行。已豫備一切。所以種種事情。都要與那菩提寺和尚商量。那

天和尙說有委細的事。替我商量。請我晚上得空時候。去他處談談。傳菩提寺的和尙出來問他。就使得了。是晚我就去紅葉村菩提寺。那和尙適出外去。門也關起。我叩了幾分鐘門。有一個村姑。經過門口。他見我打門。打得這麼兇。就說和尙去了黑須村做法事。剛纔出去。趕快追去。也趕得上。我就指着黑須村這條路去。誰知跑到腿都乏了。纔到黑須村。遍問村裡的人。都說和尙沒有來到。我方知那村姑欺我。就轉回何家村。到家的時候。已十二點鐘了。判事道。這就是你的辨解嗎。士蘭道。是判事道。真的沒有說謊嗎。士蘭道。是真是假。有說謊沒有說謊。聽大老爺判斷。我是照直說的。判事道。這樣平常的事。怎麼要穿森林去。士蘭道。穿森林比大路近得很。我怕耽擱時候。和尙就睡了。所以穿森林去。判事道。李波說你在林裡頭碰着他的時候。你很驚慌。你心裡沒有歪心的事。何必驚慌呢。士蘭道。突遇李波在森林裡頭。所以驚慌。不論那個。在這陰沈的地方。忽然碰着人。也要驚慌的。判事道。你怎麼對李波說。說得糊裡

糊塗呢。士蘭道。一點含糊都沒有。只說去紅葉村呢。判事道。你說打算去獵鬼子。把這鎗給李波看過嗎。士蘭道。是給他看過。若我有殺人的心事。斷不使人見我這鎗的。且在路上碰着人。就曉洩漏。若真想殺人。一定轉回來。等到別晚纔去。然我是去紅葉村菩提寺。所以不怕給鎗與李波看。又不要轉回來。這兩件事。大約總可證出我是無罪了。判事道。你去菩提寺。何用拿鎗。士蘭道。何家的領地。是多鬼子的。我差不多獵師一樣。不論日夜。都去打獵。那一處都是鎗不離手的。不過拿得慣了。並非借此壯膽。判事道。你回來時候。甚麼還要穿森林。士蘭道。人人都疑我穿這樣。那實不知獵師的行爲。尋常人夜間穿森林走。雖是害怕。至獵師森林裡頭的路。與大道一樣。所以揀一條近的路走。自黑須村回何家村。穿森林與行大道。差不多差大半路的。判事道。你在森林碰着高特里時。氣憤憤像很不平的樣子。是否呢。士蘭道。不錯。當時憤得很利害。判事道。憤甚麼。士蘭道。是晚我辭了錦娘的約。特地到紅葉村和尚處。那和尚既爽約。

又爲村姑所欺。白走了幾點鐘路。所以回來的時候。又氣又憤。要罵那和尚。又罵這村姑。判事道。是晚紅葉村和尚不在家的事。確有憑據不呢。辨護人陸倉又站起。說確有憑據。我們聽見士蘭說這件事時。特地去查究。是晚那菩提寺和尚。果然出外去了。請那和尚做法事的人。也都曉得。傳做法事的人與那和尚出來問他。就曉得了。判事道。那村姑說和尚去黑須村的事。與教你趕去追他的事。有證據沒有。陸倉道。也有證據。我們查究。是晚委實有和尚由紅葉村去黑須村。那和尚的年紀身裁。與菩提寺的和尚差不多。一定那村姑認錯的。傳那和尚出來。自然曉得。判事道。證人杏香說十二點鐘在何家村口。見你很狼狽。是否呢。士蘭道。晚上跑了十幾里路。怎麼不狼狽。是時判事在白布底下。拿出士蘭是晚所着的衣服。問道。是晚你是着這衣服麼。士蘭道。是。判事道。拜客着這衣服。不失禮嗎。士蘭道。我去程家。也着這衣服。那和尚是與我很親密的。更爲不拘。判事又取出臉盆。問道。這是你洗手的臉盆。說有炭灰紙灰。沈在

水底。你兒不見呢。士蘭道。是。第二日清早。阿賓判事到我處查這臉盆的水。爲甚麼有炭灰紙灰。我就答道。是昨晚回來洗手的水。若身上有可疑的事。這洗手的水。一定撒去。若可以留下給人看的。就是無罪的證據了。判事道。你只跑路。怎麼這手弄到這樣污黑。又怎麼有炭灰紙灰。問這一句。何士蘭有罪無罪。就可以判定。所以四千幾百人都注着神。傾着耳。聽何士蘭怎樣回話。士蘭從容答道。這是尋常事。我本是喫煙的人。是晚走乏了時候。正想喫煙。剛忘帶洋火。辨護人陸倉就站起代他說道。被告說忘帶洋火。確是眞事。前一夜他把常用這盒洋火。遺在程家葡萄架底下。現在還沒有人動到。這個盒子是刻着何士蘭購置字樣。別人不能混亂的。判事道。還有呢。士蘭道。因爲忘帶洋火。拿出一個彈子把這粒砲彈扯去。塞滿紙屑。就向着地下放出來。判事道。這就有火出來嗎。士蘭道。是。這樣不論那個獵師都曉得的。總是只打一發。未必一定弄得火出來。大約三發中。必有一發着火的。我一往一返。取了五輪火。實放十四五

發鎗了。判事道。爲甚麼你的手要污黑。士蘭道。着火的紙。放在樹林裡頭。實在危險。我打一輪火。必用手撚熄一輪。我的手所以污黑。臉盆的紙灰。就在這處來了。是時傍聽所的人。信得何士蘭的人。自不用說。就令疑何士蘭的人。心中大約想道。原來如此。恍然大悟。判事更拿出這口獵鎗。說道。這就說謊。你瞧。若放了十幾發。這鎗筒就燻得黑到了不得。然看你這鎗筒的痕跡。分明是放了一發兩發的。士蘭道。那裡說謊。識得獵鎗的人。就沒有這種疑惑。你請鑑定人。判事就吩咐書記請鑑定人出來。這鑑定人。光景是骨薰店的夥計。那鑑定人出來試驗。就明白了。就拿帕子。擦了幾擦這個鎗筒。對判事說道。看這枝鎗筒。斷不出兩發以上。若是兩發以上。這條帕子。何止這樣顏色。判事又向被告問道。你還有甚麼辨解。士蘭笑道。請你將這鎗筒的價值。給人鑑定。判事道。價值有何關係。士蘭道。鎗筒黑與不黑。全因這口鎗的價值。粗賤的鎗筒。放三發五發。煙就燻到通黑。我這個鎗筒。是特別定做的。就令放十發。也與放一發一樣。

的。不放到二十發以上。斷不深黑的。是時鑑定人與士蘭問答了幾句。檢察官就要試驗。令鑑定人照何士蘭的法子。放了五發。果然五發中。有兩發着火。放完查驗。這鎗筒又果然燻得不大深黑。與別鎗放一兩發的時候差不多。是時平日與何士蘭相好的。欣欣然咸有喜色。檢察官就說只這件事不能做被告無罪的證據。不過是這鎗筒委實上等的證據。但被告是晚使用這枝鎗筒。就不能搖動了。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偵探
小說

第十回 孝娃娃委曲承歡 史太太殷勤訪友

幾句着急話
說得似連似
斷似有條理
似無條理焉
地受驚時確
有此情景

話說妙兒開出門來。看見他父親那一付狼狽情形。猶如當頭打了一個霹靂。一般。驀地裡。魂散。魂飛。心摧。膽裂。連哭帶說道。爹爹。你這是怎麼樣了。我的天。哪。怎麼就弄到這麼個樣兒了。這纔坑死人呀。從那說說起的一面哭。一面說。一面伸手來攙扶。此時葛蘭德在旁邊。看見他那一副嬌啼痴惱的模樣兒。也着實覺得可憐。自家心裡也覺得難受。一面帮着妙兒攙扶。瑞福到了屋裡坐下。葛蘭德料得這件事情。難以隱瞞的了。只得把前後的細情。轉述了一遍。並把此刻已經派人四面兜拿罪犯的話。也告訴了他。妙兒一面聽。一面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聽完了。又哭着對葛蘭德道。我父親生平待人。很和氣的。並沒

有一個仇人。怎麼會叫人弄到了這步田地。真是不懂。除非是同行嫉妒。或者有之。然而也何至於下這麼個毒手。這是我不可戴天之仇。一定必報復的。還要求你們早點拿住了犯人。照例辦他的罪。纔可以消了我這點惡氣呢。妙兒雖是很巴巴的這麼說。瑞福心裡。却很明白。自知同行中斷沒有這種狠心辣手的人。當下葛蘭德說了聲珍重。便起身告辭。臨行時又說道。明天打算再來探望尊翁的貴恙。順便就通知那拿人的消息。望小姐莫怪冒昧。妙兒道。諸事都仗大力。有事只管隨時請過來。不必客氣。我這裡感激還感激不了。有甚麼冒昧呢。葛蘭德就辭去了。這裡妙兒叫醒了玫瑰。連夜的弄茶弄水。替他父親洗淨了頭臉。看看他父親那雙眼睛。又是傷心。撲簇簇的那淚珠兒流個不斷。又恐怕他父親知道自己要哭。要擦動他的心事。所以由得那眼淚。直流。只不敢哭出聲來。一面又問長問短。那一處地方痛。那一處痛得好些。眼睛怎麼樣了。瑞福又是愛女心切。那裡捨得叫他半夜三更的忙着。伏伺。只說沒有甚麼痛。

真能體貼真
是孝女

一個的是慈
父一個的是
孝女你看他
家庭之間何
等客氣又何
和氣却又處
處都從天性
中流露出來
並無絲毫偽
飾於澆漓薄
俗中以沙內
淘金之法淘
得之恐亦不
得一

苦不過乏力點。我要睡了。我的兒，你也去睡罷。妙兒連忙開了衾枕，伏伺他父親睡下。瑞福道：「我兒，你也睡罷。難為你辛苦了。」妙兒道：「孩兒還不想睡。爹爹不要說話了，靜養點罷。」瑞福道：「唉，癡孩子，你好好的睡罷。我不會死的，你不要白白的辛苦！」妙兒忙道：「睡睡，孩兒就睡。爹爹靜養點罷……孩兒去睡了。」說着，放重了脚步，退了出來，順手帶上了房門，打發玫瑰去睡了。停了一停，復又輕輕的推開房門，悄悄的走了進來，遠遠的離開他父親的臥榻，坐下獨自一個人在那裡苦楚。瑞福眼睛瞎了，那裡知道他坐在旁邊呢。又奔走了半夜，人是乏極的了。此刻的痛也稍爲定了，所以握着枕頭，便呼呼的睡去。只有妙兒一個獨對孤燈，千思萬想到父親的眼睛，不知能有復明之一日。沒有但願請着個好手的醫生醫好了，那就可以慢慢的報仇雪恨。萬一醫不好呢，叫他老人家下半世怎麼過日子？想過一陣，又心酸一陣。聽得他父親睡熟了，又拿了蠟燭，輕輕的走到床前，彎下腰來，仔細去察看一番。看了那紅腫的樣子，不覺

此事與他何
干却能引爲
己咎雖欲謂
其非純孝不
可得也
此之謂天性
我讀至此幾
欲代妙兒墮
淚也

又滴下淚來輕輕走了過來。呆呆的坐着在那裡懊悔。暗想我往日仗着我爹。爹疼我不論甚麼事我撒起嬌癡來。爹爹沒有不依從我的。今日這個宴會。如果我也撒嬌撒痴不讓他去。他自然也就不去了。那裡會闖出這個窮禍來。唉。妙兒呀。這纔是你的大大的不是呢。怎麼應該撒嬌的時候。你却撒呢。此刻害得爹爹瞎了。這纔是你大大的不孝呢。他心裏提着自己的名兒在那裡懊悔。又是手裡攢緊了十個纖纖玉指。嘴裡挫碎了三十二個銀牙。巴不得能敲自家一頭撞死了。或者可以稍謝不孝之罪。終夜的左思右想。不覺天色已明。連忙出來叫起了玫瑰。盥洗之後。便忙着去請醫生。不一會瑞福也醒了。妙兒便親手輕輕的代他梳洗。又伏伺用過早點。醫生也來了。妙兒引他看了病人。又告訴了得病的緣由。醫生先用藥水同他洗過傷痕。開了藥方。叫撮藥吃。妙兒問道。請教先生。家父這雙眼睛。還可以望復明麼。醫生道。竭我所長醫去。還可以復元的。小姐放心罷。妙兒聽了。方纔覺得略略放心。從此妙兒天天親自

沒了眼睛偏
能達觀可發
一笑

可謂慈孝交
盡

伏伺父親服藥、洗藥。至於一切茶水、飯食、起臥、一切都是必躬必親的。日夕都是眼巴巴的望他父親雙眼復明。誰知過了七天之後。那醫生却回絕了。說道：這雙眼睛是瞎定了。從此無望的了。妙兒聽了。那一番懊喪。自不必言。只可憐這位有名的良工。從此要與那妙技長辭的了。此時妙兒報仇之心更切。瑞福却處之淡然。以爲眼睛既然瞎了。是不能復明的了。又何必多此一舉。所以他從此之後。一切都付之達觀。把從前一切的希望。也都捐棄了。他生平想作大工藝家的想頭。也都付諸流水了。但是自從失明之後。事事不離妙兒。要他不離左右的伏伺。他心裡着實說不出的難過。所以連日竭力掙扎。要自己摸索。並叫妙兒照常的到外頭去耍樂。不必左右不離。恐怕添了他的傷感。妙兒那裏肯聽。他說這是做女兒的本分。就是捐棄了一切的快樂。也是應該的。就是婚姻一節。他也毫不在意了。那位賈爾誼。本來是他自家看中意了。要嫁他的人。那天他約定了來見瑞福的日子。果然來了。妙兒對了他。也是沒精打彩的。

只淡、淡、的說了幾句尋常寒暄的套話。就沒有甚麼知心話再談了。賈爾誼看了這個情形。也想不出甚麼別的話來說說。然而他心裏却恐怕悞了這一段滿心滿意、日夕圖謀的、美滿良緣。所以要求着妙兒許他天天到這裡來探望一次。可以借此勾搭住了。不致冷淡到底。可憐瑞福起初的主意。本來要等賈爾誼到來之後。飽飽的看他一番。看他到底是配得上妙兒的不是。因為他自以為閱歷已久。這相人之術。是確有把握的。此刻他只得耳為目的了。他聽得那賈伯爵的聲音。天然生得清脆柔糯。宛轉可聽。而且辯才無礙。出口成章。談吐之間。當說的話。他就滔滔汨汨。不當說的話。他從沒有出過口。就是他初次來的一淌。瑞福已經是十分願意的了。他起初雖然竭力阻止。很不以為然。此刻他反催着妙兒叫他趕快選定一個日期。完了這一段美滿姻緣。也可以解解自家的愁悶。誰知妙兒反不肯答應。一定要等到他父親舉動如常。在家中行走。不用攙扶。然後纔肯再議這件事。至於賈伯爵一面。不過照朋友般看

待。雖然也許他不時來談談。然而碰了這位小姐發煩的時候。仍舊是一聲擋。不許進來。瑞福也不好勉強他。只得由了他去。那位白路義從此也差不多。天天到鐵家來走動。因為他知道瑞福這個意外之變。是同他那天晚上分手之後。走岔了路。鬧出來的。心裡着實過意不去。所以他從此以後。一有了空兒。就到瑞福那邊。同是談天解悶。但是他的來意。與那位甚麼賈伯爵不同。賈伯爵一心是爲的妙兒一段姻緣。白路義一則明知妙兒意有所屬。二則他在這婚姻上面。本來未曾放在心上。這是他在大客店。曾經對瑞福說過的。所以他每來了。只帮着妙兒侍奉瑞福。引得瑞福終日歡笑。使妙兒不至於愁悶罷了。故此白路義來了。總在瑞福那邊週旋。談談各藝術。有時又把各種美術的新聞紙。選了出來。念給他聽。這都是瑞福平生最歡喜的。從此就不覺得很寂寞了。那妙兒看見白路義這麼用心。着實的看重他。愛敬他。又是感激他。至於他的人品才貌。同賈爾誼比較起來。也實在無從軒輊。但恨相見太晚。自己已

是心許了賈爾誼。只可以兄弟姊妹的情分。相親相愛的了。白路義的妹子白愛媛。從此也在鐵家走動。白小姐的家況雖貧。那一種荆釵裙布。貞靜雅潔的態度。出落得別樣的風流。妙兒見了他。不消說的。也是同他十分親密的了。他兩個相親相愛。真同同胞姊妹一般。並且他兩個年紀不相上下。相貌亦難判低昂。性情又復相投。越越的見得是一對玉人兒呢。且說妙兒年紀雖輕。他處置一切家務。却還井井有條。自從他父親失明之後。他一手督理家政。頗能有條不紊。每日早起。先代他父親櫛沐梳洗。然後一同早餐。早餐的時候。又親手遞給他那種匙盤刀叉等食具。瑞福也就漸漸熟習起來。遇了天氣晴和的時候。又扶他到公園裡面去散步。在花叢裡小坐。隨意談天。或是扶他下樓。到相館裡去。終日談笑。他所塑的第九十二隊團練的肖像。工程已經過了大半。這件事外面很有人稱道的。刻下由他的門徒陳家鼐。代爲完工。完工之後。就要送到美術大賽會中去陳設的。這大會不上兩個月。就要開了。且說瑞福此時

可惜瑞福沒
有眼睛去看
了

的傷痕已經全愈了。除了眼睛看不見之外。其餘被葯水爛傷的地方。都醫好了一切舉動。也漸漸覺得方便起來。心也定了。依然是那一頭拳曲的頭髮。滿嘴倒捲的鬍子。終日裡閉着一雙眼睛。越發的像那大花園裡的銅人兒了。且說他那相館。最是透光。明窓淨几。佈置幽雅。一切陳設。却又甚是富麗。裝璜的又甚爲繁華。大凡做這一行生意的。大概總是這樣。這個爲的是招徠之計。此時瑞福失了明。在相館裡消遣的時候最多。因此妙兒格外留意。把那相館粉刷得煥然一新。添置了許多器具。又把各種的磁銅古玩。都移到那裡來陳設了。瑞福終日沒事。就一件件的去撫摩玩弄。然而眼睛看不見。只好手裡明白的。從此之後。這房子那裡還像個相館。不知道的人。走了進來。還要當是他們家族聚樂的地方呢。那位白愛媛小姐。也不時到這裡來。妙兒就把他安置在壁角裡一張桌子上。很是幽靜。他所以天天帶了銅絲紙絹那些材料來。嘴裡只管談天。手裡依然可以紮他的花。從此一舉兩得。不致累他費時失業。所

以來得格外的勤了。有時他哥哥不來。他獨自一人也來了。弄得那位麗娟小姐。心裡漸漸的有些妒忌起來。這就可見得他兩個的要好到十分十二分了。他們這種日子。實在過得逍遙得很。就是瑞福。雖瞎了眼睛。然而習慣了。倒覺得清淨。一日午飯之後。白小姐又來了。瑞福正在同兩位小姐在相館裡邊閒談。陳家鼐也在那裡做那團練像的完工生活。忽然那丫頭玫瑰。進來報說。有兩位女客要求見主人。妙兒道。你是很應該知道的。我父親現在不見客呀。玫瑰道。我也這麼回過他。他們一定要見見小姐。內中有一位。就是史太太。妙兒一聽到了是史太太。心裡就不快活起來。想道。這等人。不過是快活時候的。酒肉朋友罷了。斷不能講甚麼道義之交。患難之交的。不然。我父親遭了這回事。他豈有不知道的。早就該來探望了。何至於到這個時候再來呢。這等人還有甚麼可以同他交處的。因對玫瑰道。你就同我回絕了他。只說我有事。不見客。瑞福道。我的兒。你不要這麼使性。人家好好的探望你。你左右又閒着沒事。

那有個回絕人家的道理。年紀輕輕的。不要這麼着。玫瑰。你給我好好的請進來。妙兒正在沒好氣。一瞥眼看見白小姐站起來要走。連忙走過去。一手按住。道。你不要走。我還有話同你說。他們來了。我也不過略略的應酬幾句罷了。說着白小姐就依然坐下。妙兒回頭。見玫瑰仍舊站着。沒有動。因說道。去請他們進來。玫瑰翻身去了。不一會。果然見史太太同着一個標緻女子。一同進來。未知進來之後。有甚麼話講。且聽下回分說。

此一回專寫妙兒之承歡。瑞福之體貼。無論狂妄之輩。講家庭革命者。所夢不得到。即家庭專制者。亦斷斷乎不能臻此境界。父女之間。無一處不是天性。無一處不是互相疼愛。真是一篇教孝教慈之大文章。（趺塵主人）

第十一回 顧蘭如呈身探瑞福 陳家鼐立志報師仇

話說那位史太太。是一位極壯健的婦人。年紀約有五十來歲。看他那臉龐兒。他年輕的時候。不消說也是很標緻的。可惜他中年以後。身子漸漸的發胖了。

尊範可想

塑像也抄藍
本可發一笑

到了後來。慢慢的就生成了一副癡肥的樣子。不知道他的人。倘使見了他。還要當他是個市井裡面的管店婆子呢。那裡看得出他是個豪華富貴中人來。今天他同來的那位婦人。却生得與他大不相同。明眸善睐。笑靨宜春。看他的年紀。至多也不過三十四五歲。恐怕還不到呢。那烏雲髻上。罩着一頂潤邊的帽子。翠袖迎風。長裙曳地。越顯得柳腰雲鬢。杏臉桃腮。那臉上大有却嫌脂粉污顏色之概。更兼天生就的玲瓏活潑。越顯得他態度輕盈。這麼一個傾城傾國的美人。縱使瑞福眼睛不曾壞的時候。親眼見了。只怕也不容易模範得出來呢。瑞福往常想塑一個極標緻的自由神。總慮沒有一個好模範。此刻可惜他瞎了。不然他一定要把這位美人的面貌照抄下來。做個藍本呢。閒話少提。且說史太太進得門來。就對妙兒說道。我的乖乖。你家裡出了事。我一向沒有來瞧你。你可要怪我。然而我却有我的道理呢。……妙兒聽他獨對着自己說這兩句抱歉話。並不同他父親招呼。就滿肚子不快活起來。所以不等他說完。

多謝多謝承
情承情

就要打斷他的話頭。用手指着他自己的父親，說道：「太太，這就是家父呀。」史太太扭過頭來一看，道：「阿隋，天爺爺，我許久沒有瞧見瑞福先生，此刻竟認不出來了。實在對不起得很。」瑞福接着答應道：「是呀，這也難怪，因為我就在近來這幾天，把樣子都改變了，說也奇怪，一個人傷了眼睛，這臉貌自然是會兩樣的。」史太太道：「虧你受了這麼一番苦，此刻貴體倒還康健，你女兒當時不知怎麼樣難受呢。」連我，也是想着了，就心痛，屢次要來探望呢。又恐怕反為攪擾不安，所以不敢。前天幸得有位好朋友，賈爾誼君，告訴了我，說你老人家差不多痊愈了，所以今日纔敢來呢。想這位賈君是時常到府上來的，我們來的時候，還商量着說，恐怕被你老人家攆出去呢。」瑞福道：「那裡話來，勞駕得很呢。而且我是個最愛作樂，最愛熱鬧的人，要是你肯把你府上往來的相好朋友都帶了來，我更樂呢。果然那麼着，我們這相館，也可以設一個小小的跳舞會了。」妙兒聽了瑞福如此回答，心裡着實難受。你道爲着甚麼來，因爲他一心一意的只

所以他獨能
望見玻璃窓
外事也記着

望他父親快活受用。誰知被史太太這麼一撩撥。他倒發起牢騷來。一面忽又想着了那位婦人。不知他冒冒失失的帶他來做甚麼。仔細看他時。但見他眼光流射。坐在那裡。好像很不舒服是的。此時瑞福躺在一張有攔手的靠背椅子上。愛媛小姐低着頭。在那裡做他的活計。陳家鼐却蹲在一張高凳上邊。妙兒心上也不以那女子爲足重輕的。史太太一看。沒有人去睬他。事總不妙。於是嬉皮笑臉的道。阿呀。我好糊塗呀。只管同瑞福先生談天。把一位顧蘭如姑娘忘在一邊了。等我趕緊給你們各位引見引見罷。他是一位大詞曲家。真是詞章領袖。仕女班頭。方纔從俄羅斯回來的。承他的情。許我下禮拜三在舍間獻技。今天他來瞧我時。我剛要出門。所以同來府上拜望拜望。……說到這裡。還沒有說完。那位娘娘就微綻朱唇。輕舒皓齒的。對着妙兒說道。小姐。……我本不應該這麼冒冒昧昧的登門。不過被史太太拉着同來。所以沒法。但還有一線可恕的地方。因爲我向來仰慕尊大人的大名。每每要想求見。可奈總沒

有機會。今日雖說來得鹵莽。在我却可以了此夙願的了。瑞福聽得他說話宛轉。猶如燕語鶯聲一般。心裡很是快活。而且天下的人。總是好名的多。那位女曲師又是恭維得體。言語從容。瑞福豈有不樂之理。所以徐徐的笑着道。這麼說來。我的聲名居然跑到了俄羅斯去了。這個我可真是夢想不到的。「你老人家的大名。那邊知道的人很不少。但我却不是到了那邊纔曉得的。我本來是法蘭西人。在聖彼得堡搭班唱戲。大約有一年光景。幸得到處都有人賞識。所以這回回來了。倒又懊悔了。」你在這裡。也總得唱呀。你怕這裡沒有人賞識麼。就是我就很想聽你的妙音。你提起來。我耳朵裡先就癢癢。想你不至於推辭我罷。因為我此刻眼睛壞了。可憐這雙眼睛。從此沒有享福的日子了。只好儘力拿着耳朵去享福的了。我還想給你塑一個半身的肖像呢。尊範不必說。自然是標緻的。」陳家鼐忽然在旁插嘴道。豈但標緻。我看見這位娘娘。眼睛也花了。還狐疑是天仙下凡呢。」一句話說。的大家都笑了。「顧蘭如也

不圖以耳爲
目之說竟能
實行豈非奇
事

非但詞曲家
還善於詞令
呢

不覺笑了一笑。瑞福道：「我這個做門徒。向來是心直口快。從不說謊的。他既這麼說。自然是真的。你們瞧。我眼睛雖然看不見。我的耳朵就可以聽出他標緻來。世人往往說道聽塗說。一流人。是以耳爲目的。要像我這樣。以耳爲目。也不錯呢。」說的衆人又笑了。瑞福又道：「娘娘。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馬上拿塊白石來。當場試驗。你看可像不像。但不知你願意麼？」我有甚麼不願意。還是求之不得的事呢。就怕我這種蒲柳之姿。白白的勞了你老人家的神。還塑不像呢。並不是說你老人家的技藝不精。因爲我這種平庸的相貌。生來就沒有精采。那裡會像呢？」那倒不至於我另有一個法子。只要用手摸摸。就可以照樣塑出來的。只是不敢放恣。那有甚麼要緊。只管請摸就是了。」我的十個指頭。直頭可以當得眼睛用呢。試過也不止一次的了。我從前塑像。遇了燈光。接不着日光的時候。我往往在黑暗裡。用手不用眼的。這也是熟能生巧。我纔說的以耳爲目。這可又是以手爲目了。這却難爲你了。依我想來。這個手藝。

比甚麼都難呢。」那也沒有甚麼大難。我記得從前有一位大畫家。杜高納先生。是天生沒有手臂的。他下了苦工去學畫。居然也叫他成了名。何況我並不是天生沒有眼睛的。不過近來纔失明罷了。雖然我那妙兒。有了這麼一個父親。也足以自豪的了。」你老人家真是能毅在失意的時候。顯出大本領的。像你老人家這樣大才。又有這麼一副雄心。這麼一副毅力。世界上是少有的。那得叫人不欽佩呢。」我如果一灰心。我那女兒更不知愁苦的怎麼樣呢。我就這麼一來。已經傷了他的心了。」瑞福正在談得高興。史太太忽然接着問道。老先生。你提起那天那件事。到底是個甚麼情形。我倒要請教請教了。我到此刻。還沒有知道這個細情呢。不過聽得賈爾誼君說你那天晚上。走得不巧。被一個不相識的人。偶然失手。錯把你的眼睛弄瞎了。並且：說到這裡。瑞福就接着說道。這件事我們不必再提了。那也是我應該受的。妙兒道。爹爹。你怎麼說出這句話來了。那個罪犯。早晚總要拿到的。拿到了。然後：：顧蘭如搶着

問道。甚麼還沒有拿到麼。那班警察偵探。真是疏忽極了。瑞福道。可不是嗎。妙兒道。太太。你們可相信。我爹爹自從那天晚上回來之後。從沒有傳去見過官。質問一句。不過當時被那警察長問了幾句。就算了。瑞福道。其實呢。就是再叫我去。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的了。我應該說的話。當時已經說了。又說的了。妙兒道。然而這件事情。辦的怎麼樣了。也得要來告訴我們一聲。何以連那天來過的警察兵。也絕跡不來了。他說一有了消息。就來通報。難道這好幾天還沒有一點兒消息麼。並且我親口答應。許多來的。正是事有湊巧。正說到這裡時。只見陳家鼐指着玻璃窗外面道。小姐。說着他。他就來了呢。妙兒道。你那裡知道就是他。陳家鼐道。我雖然不認得送先生回來的那個。然而我看見一個警察兵。正在望着我們家來呢。不是他是誰。且說這個陳家鼐。渾名叫做「自來學生」。你道爲甚麼來呢。因爲他有一天在路上游蕩。瑞福看見他年少聰俊。似乎可以造就。就把他喚進門來。收他做個徒弟。並沒有人介紹他來的。所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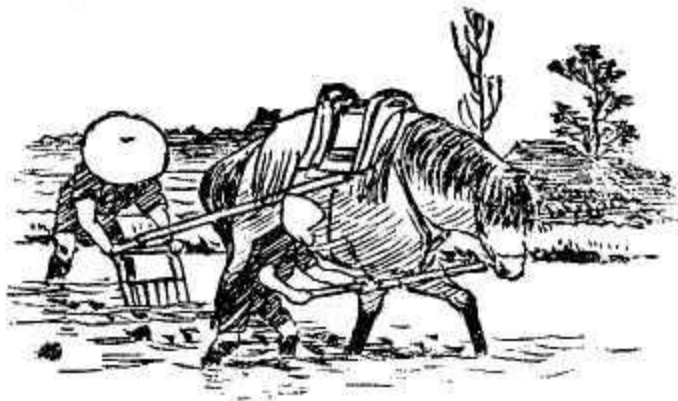
了這麼一個雅號。他本來也曾學過石工。同瑞福年輕時差不多的。不過他專門鑿那墳墓上頭的石件。原來文明國人的墳墓。很是考究。並不是就這麼一堆土就算了的。他們在這上頭。也是用的合羣主義。大抵一處地方。有一處的公墳。此種公墳。就由大家公舉了董事經理。永遠栽培得花木芬芳。就如公園一般。這個法子。比了交托自家子孫。還可靠得萬倍呢。因爲自己子孫。保不定有斷絕的日子。即不然。也有敗壞的日子。那董事却是隨時可以公舉。更換的。更換補充的補充。永遠不會敗壞的。有了這麼一個大大的原因。所以他們歐美的人。看得自己的子孫。是個國中的公產。同他自己。倒是沒有甚麼大關係的了。所以無論男也罷。女也罷。生下來都是一樣的看待。不分軒輕的。倘是不用這個法子。死了之後。除了子孫。請教還有那個來管你呢。所以就要看重子孫了。閒話少提。且說陳家鼐從前所學各種鑿石的技藝。也很工細。字母花紋。式式俱會。因爲他們墳上用的東西。種類很多。如天仙女、十字架、碑、碣、杯、壺、之

陳家鼐是此書中一個要緊人物所以特叙其人品歷史

類都是用白石雕琢的。所以他的本領。也就很可觀了。自從到了瑞福館裡。略一指點。上手就會把個瑞福喜的甚麼是的。所以一向很疼愛的。看得就同自己子姪一般。那家鼐也是知恩報恩。很講服從主義的。不像那浮躁少年。動不動講甚麼天的學問。當與天下共之。自己有點子學問。傳授給別人。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的話的人。一般見識。所以自從此番瑞福被人暗算了去。他也哀痛非常。立誓要把仇人的計畫。偵探一個明白。可以替他先生報仇雪恨。所以他天天歇工之後。就在外面暗暗的打聽。他又生成的高大身裁。強壯有力。面色帶黃。猶如黃種人一般。留了一部短鬚。人品既已生得粗魯。他還不甚講究修飾。其實倒是一個粗中帶細的人。粗心一看。他那樣子。就好像一言不合。就要揮拳是的。誰知他的心腸極善。極有血性。你若是同他要好了。他要格外同你要好。凡係這種朋友。遇着你有患難的時候。他就是赴湯蹈火。也肯去出死力救你的。這就是帶點粗的好處了。要是細心一點。就有了城府。懂得利害。連

一點點的干係都不肯擔的了。那位白小姐。起初見了他時。未免覺得一驚。後來天天在一塊兒。仔細看看他。倒是混然一塊天真毫無私曲的人。所以也同他漸漸親愛起來。這也是身世相同。所以纔格外的你連我愛。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陳家。靠在玻璃窓裡。望見一個警察兵。望着自家門首而來。就認定是葛蘭德。說道。這纔是說着曹操曹操便到呢。妙兒還當他是胡說。不一會。丫頭玫瑰。果然進來報說。葛蘭德來了。妙兒忙叫快請。未知葛蘭德進來。有甚好消息。且聽下回分說。

上回極寫父女之誼。此回却又極寫師生之誼。是直今日社會之教科書也。然而吾知必有議其後者。曰。奴隸性質。（跣塵主人）



割記 小說 嘯天廬拾異 (卷一) 續第十

一號

嘯天廬主草稿

一五三

俠胥

滇中某生。好學士也。性懦弱。鄉里之有力者。輒凌之。生不能較也。生有祖遺好硯。鄉之顯者。求購之。願出二百緡。生曰。是祖傳物。雖千金。烏敢棄也。顯者銜之。會顯者隣有遇盜者。殺人命。顯者賄盜。以誣生生。遂被繫。顯者又賄於官。官故畏顯者。勢赫奕。又得賄。擬以死罪。上生繫於獄。自以爲世清白。忽被誣。毋以對祖宗。毋以見鄉里也。竟縊於獄。於是顯者曰。豈非自慚畏罪而至此哉。官亦曰。豈非自慚畏罪而至此哉。乃并收生妻子。縣有胥姓鄒名文者。爲人頗敦篤。有君子風。未嘗妄害人。憐生之無辜而死。而妻子又被收。且得罪。計謀救之。而無策。歸於家。唏噓歎息。自朝至暮。無一刻歡。胥妻曰。君何事抑抑至此。胥曰。是非爾女子所知也。妻曰。君勿以女子視妾。苟有患難。妾豈懼死者耶。胥乃告以故。胥妻曰。是何難以妾與琴兒代之。則渠兩人生矣。渠已死。祖宗血食。惟藉一子。

君年少可再娶也。胥曰：誠能是耶？妻曰：誰與君戲也？胥於是與妻與子代生妻子而與生妻子以金使亟去。會縣易令，鄉人寃生羣請新令白其誣，令亦廉其誣，遂釋其妻子而胥一家復得完聚云。

嘯天廬主曰：自嬴秦而後胥吏之爲害甚矣。故謹善者多自愛而爲胥吏者類兇虐不良之儔，無以活其生命則狗計蠅營以肥其生家，殺人曾不眨眼者固比比於世。而鄒文獨能棄其妻子而救人文，其朱家郭解而隱於胥者耶？抑胥中之朱家郭解耶？然其妻更奇人哉！世嘗謂女子多保命畏死，又莫不愛其子女，觀於文之妻不必然矣。而又出於胥之妻，雖然胥有文則胥之妻有文之妻者固又不爲怪矣。於乎！吾願爲胥者悉以文爲師而爲胥之妻者都以文之妻是宗，則月中夜半之際曠野羣塋間庶幾無悽號慘泣之聲矣。

義盜

江夏黃鵬，綠林豪客也。力拔牛尾，倒牽之行走；及犇馬善，大刀常往來齊魯淮。

泗間齊魯淮泗間之豪客莫不畏鵬。鵬雖爲盜，未嘗妄掠良家子女金帛，而常肯施與。有某生者，家奇貧，日不得炊者數數，乃貸於人，得二百金，而以幼子爲質。將走嶺南，敏親戚乞衣食，攜小囊盛金，餘則一絮被一雨蓋也。過清江，爲盜所窘，獻金乃得脫。然自以命多蹇，徼倖得貸金，或得衣食，謀又被劫，以爲幼子已矣。而一家且待斃也。欲投潛死，鵬忽來見之，問以故。生亦不知鵬之亦盜也。第語以故，鵬愈日上，睜髮冲冠，怒曰：「吾有令，不劫貧人。良輩鼠輩，何敢也！」犯也。謂生曰：「劫爾者，其人如何？」生又告之。鵬顧生曰：「爾稍俟，吾即來還爾金。」遂去。甫食頃，鵬馳至，挾大刀於懷，左手提人頭，右手持生囊，下騎謂生曰：「不錯，殺否？劫爾者是渠耶？」爾金具在，盡完。爾生戰栗，汗流如雨。鵬曰：「爾走嶺南，且萬餘里，去或再逢劫掠，則又死耳。吾今有五百金在，具與爾。爾以前金贖子歸，以此金作賈，尚可活一家也。」第此金，吾自某縣官處來，爾將去，且得禍。吾有函，爾佩於身，以防不虞也。言畢，遂去。生牽衣問姓氏，鵬曰：「我黃鵬也。」生聞之，大驚，汗益

漱漱落持金歸家。以易貨。果被禍。生乃以情告。陳書於縣。縣啓視。色變。汗流。遽釋生。有知其事者。以謂五百金。乃某奸賈賄令以殺某囚者也。其書云。君以賄得我。以盜去。出爾反爾。若何。尤人釋之。則已。否則寤忘。去歲中秋夜。午君與夫人交媾時。君夫人髮截五寸許。並失一金釧耶。

嘯天廬主曰。翠娥吾不敢謂之妓。若黃鵬者。吾又安敢謂之盜哉。鵬蓋古朱家郭解之儔也。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五齣 廷諍

(小旦華服上老旦付婢隨上)

(越調) 霜天曉角 辭官罷職未敢談時事。只為關懷君國。陳言擬着朝衣。

宋時有祈請使

可見開報之益

敵營祈請煩公使。軍國戎機問女流。千古漢家青史在。和親兩字後人羞。
(坐介) 奴家謝氏。表字瑤芳。本國稻花村人氏。吾國歷來女主臨朝。所有官職。多是閩流。奴家上年首任上苑探花之職。因邊廷多故。朝政不修。遂與蘇氏姐姐。一全上表乞骸。罷官歸里。那國家政事。久不問聞。昨閱邸報。知胡封國使臣。來此議和。不料蜜部大臣。一味順從。他要那一件。就依他那一件。他要這一件。就依他這一件。現在胡封國之外。尚有元封國一種。亦是強族。又有蒲蘆蠓螭等國。均為同類而異種。他若曉得我國如此懦弱。將來要挾而求。如何答應。不允則立啓兵端。允之則力不能給。咳。時局如

營
伏下
機密至

黃蜂尚畏瓜
分而況于人

此。是吾黃種數百兆生靈。數該遭劫呢。本日且約同蘇姐姐來此商議。或伏闕上書。或還鄉團練。這正是我們報國之熱心。國民之義務。未識他意如何。(顧僮介)來時通報。(老)曉得。(貼華服中淨侍婢全上)(中淨報介)蘇氏姐姐。進來拜會。(貼)奴家蘇氏。表字蘊香。本國人氏。上年曾拜蜜官金翼使之職。管領一國釀密之事。後因議政。與當軸不合。遂同謝姐姐上表辭職。解組歸田。一切朝政。久不相聞。今日謝姐姐持帖相招。未知何事。(中淨全老日出領貼入見介)(分坐介)(貼)請問大姐見招。有何事見教。(小旦)現在胡封國使臣。前來議和。那約章件件諸事。蜜部大臣。一概依允。並不駁詰。但胡封一國。猶可。現花球諸強。大種族。不下十餘。倘或效尤。各思染指。領兵據地。要挾百求。索賠兵費。恐瓜分之禍。即在目前。姐姐平日愛國爲心。豈不慮及此呢。(貼)小妹亦曾慮及。但與姐姐全是退休之員。手無斧柯。言難動聽。如何是好。昨聞議和之后。蜜部大臣。及九門提督。自

應上

此計甚是

應上

以爲百世奇功。日日縱酒徵歌。自謂太平可久。朝廷如聽他先入之言。我們焉能開口。(小旦)聽與不聽。權在他。爭與不爭。權在我。如此國運佔危。不復出而挽救。從前食君之祿。便是負恩。妹已撰有本章。今日一同面聖。姐姐意下如何。(貼)問東宮太子。極留心國事。前已陳奏敵情。奈爲和議諸臣所阻。不能任其調度。致有今日。你我二人。不如先至東宮。挽太子作爲先容。全去伏闕。豈不甚好。(小旦)言之有理。(貼)未見批鱗。先北齋。(小旦)先教投刺謁東宮。(全下一婢隨下)(旦宮裝上一雜宮監隨上)本宮黃封國太子是也。前日和議雖成。戎心叵測。是厝火積薪之下。累卵層棋之上。危險之形。不待智者而後知的。奈蜜務大臣。日事花酒。武將兵弁。不知訓練。士農工商。都個個吃著賭嫖。沒一個關心君國。本宮本擬伏闕上書。備陳時政。惜孤掌難鳴。無人繼起。多是不濟事的。(氣介)小旦貼老旦上報介)前探花使謝瑤芳。前蜜官長蘇蘊香見。(內監)在此侍候。

待咱們報進去。(報介)謝蘇二位。求見東宮。(旦喜介)快宣他進來。(小

旦貼老旦同入見介)分兩旁坐介。(旦)二位光臨。有何見教。(小旦貼)擬

伏闕上書。諫諍時事。請殿下爲之先導。帶領面聖。未識殿下意見如何。

(旦)本宮亦有此意。但恨將伯無人。恐難動聽。今姐姐等同具熱腸。眞眞

難得。就此前去闕下上書便了。(小旦貼)難得殿下同心。請先行領路。

(旦)隨我來。(小旦貼)來了。(全下)(正旦)宮裝上。二監隨上。(正旦)前日

胡封國和議已成。邊廷可以無事了。但蜜部烏大臣奏對之時。言語支吾。

恐有不實。今日御殿。理宜宣他進來。在此面奏。內侍們爲我宣他上殿。

(監)領旨。(下)(監領副末扮前蜜部大臣提督全上)(入報介)(叩見介)

蜜部臣烏里瓜提臣黑心干叩頭。願吾主萬歲。(正旦)少禮。旁坐罷。(坐介)

(正旦)前日和議。可以靠得住否。(副末丑)一來國家洪福。一來主上威

名。許他互市通商。他便歡天喜地。更復何求。再事反覆。(正旦)自古道戎

受他先入之
言是以不能
從諫

一味奉承貢
醜獻媚佞臣
技倆

奏疏體裁傳
奇曲譜合而
爲一

狄豺狼。貪得無厭。卿等有何把握。料他永不負約呢。(副末丑)自來懷柔之道。務在得其歡心。現已一一依他。決無負約之理。(正旦)如將來負約。此咎誰任。(副末丑)如將來負約。臣等願受欺君之罪。萬死不辭。(內監上報介)東宮太子。帶領前探花使蜜官長全來見聖。(正旦)二卿暫退殿左朝房侍候。(副淨丑退左場角坐介)(旦小旦貼全執笏持奏本上伏關介)監(階下俯伏者何人)(旦)臣東宮太子見駕。(小旦)臣前探花使謝瑤芳臣前密官長蘇蘊香。有封事面奏。願吾主龍目觀看。(正旦)內侍們將本章收來呈覽。(收本介)正旦讀介)

(近)入破

臣前探花臣前金翼使伏闕上封事

奏爲強鄰交逼大臣仍復蒙蔽面逞奸

欺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人臣精忠報國荷恩施不愧邦之司直豈料蜜部大臣及提督等一味招權利任溺職甘貪鄙令屬吏羣效污穢守牧監司大壞朝廷綱紀民心離散草澤奸雄聞風盡起

(副末丑驚背介)他是退休之臣。如何奏出時事來。連我咱們拖累在內

焉得不驚

料敵之明一
時無兩

呢。(正旦)卿二人早已致仕。不聞朝政。如何曉得廷臣那箇好不好。(小旦貼)微臣雖早罷官。卻自係懷君國。前日元封國佔取西山。爲胡封國兵驅逐而去。懷恨在心。勢必遷怒于我。胡封國既許通商。元封國豈甘落後。萬一二國協謀。分據西山東山。割地而守。掠取花糧。吾國之民。豈不餓死。願陛下三思。(又讀介)

破第二 互市通商所貴。收權利。要盟無信。外夷誰顧。公義叩關。納款倒戈。犯關憑他。怒喜邊塞。藩籬而今撤矣。

(正旦)難道和議不是麼。(小旦)和議並非不是。但既和之後。文恬武嬉。自謂太平可久。蜜部大臣。不該日事花酒。提督臣不該邊備不修。事至今日。可爲寒心。(又讀介)

哀第二 他更詡功稱奇。捷禍至當。無日狎擾犬羊。訂和約傷國體。笑畏首更兼畏尾。一味依阿。正合邦昌私智。那外夷競覲。覲侵陵效瓜分詭計。

(正旦)爲今之計。卿言若何。(貼)事至今日。只有令提臣統兵。分駐東山

忠言逆耳

此着最要

西山。勿令敵兵入境。(正旦)又讀介)

歇拍 嚴兵勒陣提防無異。所有地方諸官吏行團練。各登陣衆志成城。比似金湯。百里詔書來定。有海內英雄勤王義師。

此計亦是

(小旦)蜜部臣速宜遣使通聘各國。告以前日議和條約。倘彼背盟。或有他國公使仗義執言。令其遵守前議。亦未可知。(又讀介)

中袞第五 他逞狡詭思翻異仗義。煩公使衆論輿評。是耶非或可望。遵公法守條規。戢爾戎心息兵端。免奔馳補救彌縫。於今未遲。(煞尾)千古和戎到底滋流弊。如二臣者乘臣節辱朝儀。屈人才味先幾。伏願速下諭旨。風行雷厲。勿遲疑如此。奸回亟宜奪戢。

名言

出破 若能諒臣竭愚忠。感格回天意。雖互市通商亦各行。其是臣無任瞻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

謹疏。(小旦貼)臣等女流寡識。伏乞聖明俯就施行。國家幸甚。(正旦)現在烏黑二卿。尙在朝房。卿等所言。彼或聞之。卿且暫退。再召他上殿詰問。

還欲加罪于
人陰險之至

明白便了。(旦小旦貼起)謝萬萬歲。(全下)監領副丑二人來見介。(正旦)二臣所言。卿亦聞之否。(副末丑)略聞一二。此皆虛無黨中之人。欲傾政府。請陛下不必信他言語。請東宮不必領他入奏。如此一派妖言。憑空生事。敢在殿廷之上。面謾欺君。該加何罪。(正旦)如今是非未明。不能辦他的罪。(副淨丑怒介)眞眞可惡。眞眞可惱。(正旦)二卿不必生氣。本宮自有權衡。且看和議之後。敵情若何。(副淨丑起介)謝萬歲。(下)正旦全侍女下)

此折寫謝蘇二女士之熱腸愛國。東宮之極力先容。終爲二奸臣所蔽。言不聽。計不從。三人固無如之何也。迨至敗盟之後。始返悔二臣之誤國。亦已晚矣。

女士諫疏。既按曲譜。又合章奏體裁。最難著筆。稍有遺漏。亦限于韻。囿于句。拘于格耳。閱者諒之。

二奸不自責而反責人。誣以黨人。陰險之至。君主不悟何也。

小說叢話

一六五

余不通西文。未能讀西人所著小說。僅據一二譯出之本讀之。竊謂西人所著小說若更有佳者。爲吾譯界所未傳播。則吾不敢言。若其所謂最佳者。亦不過類此。則吾國小說之價值。真過于西洋萬萬也。試比較其短長如左（俠人）

一 西洋小說分類甚精。中國則不然。僅可約舉爲英雄兒女鬼神三大派。然一書中仍相混雜。此中國之所短。

一 中國小說每一書中所列之人。所叙之事。其種類必甚多。而能合爲一爐而冶之。除一二主人翁外。其餘諸人。仍各有特色。其實所謂主人翁者。不過自章法上云之而已。西洋則不然。一書僅敘一事。一線到底。凡一種小說。僅敘一種人物。寫情則叙癡兒女。軍事則叙大軍人。冒險則叙探險家。其餘雖有陪襯。幾無顏色矣。此中國小說之所長。

一 中國小說。卷帙必繁重。讀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洋小說則不然。名

著如魯敏孫漂流記、茶花女遺事等。亦僅一小冊子。視中國小說不及十分之一。故讀慣中國小說者。使之讀西洋小說。無論如何奇妙。終覺其索然易盡。吾謂小說具有一最大神力。曰迷。讀之使人化身入其中。悲愉喜樂。則書中人之悲愉喜樂也。云爲動作。則書中人之云爲動作也。而此力之大小。於卷帙之繁簡。實重有關係焉。此中國小說之所長二。

一中國小說起局必平正。而其後則愈出愈奇。西洋小說起局必奇突。而以後則漸行漸弛。大抵中國小說不徒以局勢疑陣見長。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風采。文筆之生動也。西洋小說專取中國之所棄。亦未始非文學中一特別境界而已。低一著矣。此中國小說之所長者三。

唯偵探一門。爲西洋小說家專長。中國叙此等事。往往鑿空不近人情。且亦無此層出不窮境界。真瞠乎其後矣。

或曰。西洋小說尙有一特色。則科學小說是也。中國向無此種。安得謂其勝於

西洋乎。應之曰。此乃中國科學不興之咎。不當在小說界中論勝負。若以中國大小說家之筆。叙科學。吾知其佳。必遠過于西洋。且小說者一種之文學也。文學之性。宜于凌虛。不宜于徵實。故科學小說。終不得在小說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國如鏡花緣、蕩寇志之備載異聞。西游記之暗證醫理。亦不可謂非科學小說也。特惜鏡花緣、蕩寇志去實用太遠。而西游記又太蒙頭蓋面而已。然謂我先民之無此思想。固重誣也。

準是以談。而西洋之所長一。中國之所長三。然中國之所以有三長。正以其有此一短。故合觀之。而西洋之所長。終不足以贖其所短。中國之所短。終不足以病其所長。吾祖國之文學。在五洲萬國中。真可以自豪也。

孔子曰。我欲托之于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謂此言實爲小說道破其特別優勝之處者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凡人之性質。無所觀感。則興起也難。苟有一人

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樹之鵠。則望風而趨之。小說者。實具有此種神力。以操縱人類者也。夫人之稍有所思想者。莫不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顧談理則能明者少。而指事則能解者多。今明著一事焉。以爲之型。明立一人焉。以爲之式。則吾之思想。可瞬息而普及于最下等之人。是實改良社會之一最妙法門也。且孔子之所謂見諸行事者。不過就魯史之成局。加之以褒貶而已。材料之如何。固系于歷史上之人物。非吾之所得自由者也。小說則不然。吾有如何之理想。則造如何之人物。以發明之。澈底自由表裏。無礙真無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若是乎。由古經以至春秋。不可不謂之文體一進化。由春秋以至小說。又不可謂之非文體一進化。使孔子生於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說。以鞭辟人類也。不寧惟是。使周秦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詔後之人。而咸當本其學術。作一小說。以播其思想。殖其勢力于社會。斷可知也。若是乎。語孔子與施耐菴曹雪芹之學術行誼。則二人固萬不敢幾。若語

春秋與紅樓夢水滸之體裁則文界進化其階級固歷歷不可誣也。

小說之所以有勢力于社會者。又有一焉。曰堅人之自信力。凡人立于一社會。未有不有其自信力以與社會相對抗者也。然衆寡之勢不敵。故苟非鴻哲殊勇。往往有其力而守之不堅。久之且消磨焉。淪胥焉。以至于同盡。夫此力所以日澌滅者。以舍我之外皆無如是之人也。苟環顧同羣而有一人焉。與吾同此心。同此理。則欣然把臂入林矣。其道且終身守之。而不易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謂此也。古人所以獨抗其志。逖然不與俗偶者。雖無並世之儔。而終必有一人焉。先我而立于簡冊之上。職是故也。小說作而爲撰。一現社會所亟需。而未有之人物。以示之。于是向之懷此思想。而不敢自堅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苟不知歷史之人。將認其人爲真有。苟知有歷史之人。亦認其書之著者爲並世曠世心同理同相感之人也。于是此種人之自信力。遂因之益堅。始然而蓄之于心。繼焉而見之于事。苟有流于豪暴者。人訾其強橫無理。彼固以魯智

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于○床○第○者○人○訾○其○纏○綿○無○志○彼○固○以○林○黛○玉○賈○寶○玉○自○居○也○既○引○一○書○中○之○人○爲○同○情○之○友○矣○則○世○人○雖○如○何○非○毀○之○忠○告○之○其○言○終○不○能○入○其○心○終○不○可○動○有○時○以○父○母○師○長○之○力○強○禁○之○禁○其○身○不○能○禁○其○心○也○舍○其○近○而○暱○其○遠○棄○其○實○而○麗○于○虛○雖○曰○爲○常○人○之○所○賊○乎○然○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各○從○其○類○也○此○固○心○理○問○題○而○非○算○術○問○題○也○故○爲○小○說○者○以○理○想○始○以○實○事○終○以○我○之○理○想○始○以○人○之○實○事○終○不○甯○惟○是○小○說○者○固○應○于○社○會○之○熱○毒○而○施○以○清○涼○散○者○也○凡○人○在○社○會○中○所○日○受○慘○毒○而○覺○其○最○苦○者○二○一○曰○無○知○我○之○人○一○曰○無○憐○我○之○人○苟○有○一○人○焉○于○我○躬○所○被○之○慘○毒○悉○知○悉○見○而○其○于○評○論○也○又○確○能○爲○我○辯○護○而○明○著○加○慘○毒○于○我○者○之○非○則○望○之○如○慈○父○母○良○師○友○不○啻○矣○以○爲○窮○途○所○歸○命○矣○且○又○不○必○其○侃○侃○而○陳○之○明○目○張○膽○以○爲○我○之○強○援○也○但○使○其○言○在○此○而○意○在○彼○雖○昌○言○之○不○敢○而○排○測○沈○摯○往○往○于○言○外○之○意○表○我○同○情○則○或○因○彼○之○知○我○而○憐○我○

也。而因曲諒其不敢言之心。因彼之知我者。以知彼。且因知彼者。以憐彼。而相結之情。乃益固。故有暴君酷吏之專制。而水滸現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雖峩冠博帶之碩儒。號爲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守經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筆排寶黛。而躬或蹈之。此無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慘毒者。往往思求憐我之人。著者之哀哀長號。以求社會之同情。固猶讀者欲迎著者之心也。故一良小說之出世也。其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使人無論何時何地。而留有一小說焉。以監督之。而慰藉之。此其力眞慈。父母良師友之所不能。有而大小說家之所獨擅者也。此無他。聖經賢傳之所不能詔。而小說詔之。稗官史籍之所不能載。而小說家載之。詩詞曲之所不能達。而小說達之。則其受人之歡迎。安得不如泥犁獄中之一光明線也。其有一種之特別勢力也。以其爲一種之特別文學也。

小說者「今社會」之見本也。無論何種小說。其思想總不能出當時社會之範圍。

圍。此殆如形之於模。影之於物矣。雖證諸他邦。亦罔不如是。即如所謂某某未來記。某某想游記之類。在外國近時之小說界中。此等書殆不少。驟見之。莫不以爲此中所言。乃世界外之世界也。脫離今時社會之範圍者也。及細讀之。只見其所持以別善惡。決是非者。皆今人之思想也。豈今人之思想。遂可以爲善。惡是非之繩墨乎。遂可以爲世界進步之極軌乎。毋亦以作者爲今人已耳。如聊齋之□□。以醜者佔全社會之上流。而美者下之。觀其表面。似出乎今社會之範圍矣。雖然。該作者並未嘗表同情於彼族也。其意只有代某生抱不平。且借此以譏小人在位之意而已。總不能出乎世俗之思想也。近來新學界中之小說家。每見其所以歌頌其前輩之功德者。輒曰。一有導人游於他境界之能力。然不知其先輩從未有一人能自游於他界者也。豈吾人之根性太棉薄。嘗爲今社會所囿。而不能解脫乎。雖然。苟著者非如此。則其所著亦必不能得社會之歡迎也。今之痛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罪於吾國無佳小說。其果今

之惡社會爲劣小說之果乎抑劣社會爲惡小說之因乎（曼殊）

欲覘一國之風俗及國民之程度與夫社會風潮之所趨莫確於小說蓋小說者乃民族最精確最公平之調查錄也吾嘗讀吾國之小說吾每見其寫婦人眼裏之美男兒必曰「面如冠玉唇若塗脂」此殆小說家之萬口同聲者也吾國民之以文弱聞於此可見矣吾嘗讀德國之小說吾每見其寫婦人眼裏之美男兒輒曰「鬚髮蒙茸金鈕閃爍」蓋金鈕云者乃軍人之服式也觀於此則其國民之尙武精神可見矣此非徒德國爲然也凡歐洲各國「金鈕」兩字幾成爲美少年之代名詞矣蓋彼族婦女之所最愛而以爲最美觀者乃服金鈕之男兒也噫民族之強弱豈無因歟寄語同胞中之欲改良社會之有心人苟能於婦人之愛憎處以轉移之其力量之大較於每日下一明詔且以富貴導其前鼎鑊隨其後殆尤過之（曼殊）

「天下無無婦人之小說」此乃小說家之格言然亦小說之公例也故雖粗豪

如水滸。作者猶不能不斜插潘金蓮潘巧雲之兩大段以符此公例。即一百零八人之團體中亦不能無扈顧孫之三人。吾初不信此公例。吾以爲此不過作者迎合時流。欲其書之廣銷而已。決非無婦人必不能得佳構也。其後聞偵探家之言曰。凡奇案必與婦人有關涉。乃始知小說之不能離婦人。實公例也。蓋偵探所查之案情實事也。才子所作之小說理想也。實事者天演也。理想者人演也。理想常在實事之範圍內。是則理想亦等於實事也。故案之奇者即小說之佳本也。不奇者即凡本也。以論理學演之。則天下之小說有有婦人之凡本。然必無無婦人之佳本也。（曼殊）

中國文學大率最富於厭世思想。桃花扇亦其一也。而所言猶親切有味。切實動人。蓋時代精神使然耳。「修札」演白云。「那熱鬧局便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便是牽纏的枝葉。倒不如把賸水殘山孤臣孽子。講他幾句。大家滴些眼淚罷。」（飲冰）

小說與戲曲有直接之關係。小說者虛擬者也。戲曲者實行者也。中國小說之範圍。大都不出語怪誨淫誨盜之三項外。故所演戲曲亦不出此三項。欲改良戲曲。請先改良小說。（定一）

吾喜讀泰西小說。吾尤喜泰西之偵探小說。千變萬化。駭人聽聞。皆出人意外者。且偵探之資格。亦頗難造成。有作偵探之學問。有作偵探之性質。有作偵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視之。俄國偵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國罕有此種人。此種書無已。則莫若以包公案爲中國唯一之偵探小說也。除包公外。吾尙憶曾聞言。昔程明道先生將攝某縣篆。時某縣已有罪犯數人。是非莫辨。明道遂設宴飲衆囚。飲畢。衆皆去。惟一囚不去。明道曰。汝必眞犯也。囚曰。何故知之。明道曰。殺人者皆以左手持刀。今汝執筆亦以左手。可見汝常殺人。習慣而成自然耳。囚始認之。案遂破。即此一端。可見偵探心思之深微莫測。無孔不入矣。若程明道先生者。即謂爲中國之一偵探。

也。誰曰不宜。（定一）

小說者誠社會上之有力人也。讀之改變人之性質。非獨泰西有讀小說而自殺之事。我中國亦然。吾前聞人言。有讀封神傳而倣其飛行空中之本領。竟作墮樓人。又有談西廂記而戀鶯鶯之貌。欲步張生之舉。寤寐求之。夢中遂大聲疾呼鶯鶯不絕。後以病故。物必有偶。有泰西人讀之自殺。必有泰東人讀之墮樓病故。吾故曰社會上有力人也。吾中國若有政治小說。插以高尚之思想。則以之轉移風俗改良社會亦不難矣。（定二）



粵軍志

(角三價定 册一全)

本書著者當洪楊軍興時曾親自游歷中國
察看實情再參以西人著書數十種以成此
編故所記述多與官書異撰粵軍信史端推
茲編今譯印之資來者之史料云爾

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出書廣告

本局所發行之法政大學速成科講義錄因譯本精益求精再三訂酌是以第一號久未能出現已印成準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乙巳年元旦前後必寄到中國 以後按半月出
一次必無延誤嚮學諸君迅速定閱爲盼
此講義皆最新之學說其中各科之講師多有新從歐洲歸其
所受學說未嘗著書印布者故非讀此講義無從
得之非惟漢文前此無譯本即東文前此亦多無原本也此講義
在日本非賣品 惟該大學學生及校外生乃得購讀今
在中國爲政治思想普及起見故特由本局發行惟初號寄
到僅千五百部有志者幸速來購取否則售罄補印須費
時日故也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